



王船山經史論十二種

4 曾
752
22



五家

論

十

4
752
22

宋

論

十

五

卷

宋五卷
光緒癸卯仲夏
通文書局石印
十

宋論目錄

第一卷

太祖

第二卷

太宗

第三卷

真宗

第四卷

仁宗

第五卷

英宗

第六卷

神宗

第七卷

哲宗

第八卷

徽宗

第九卷

欽宗

皇朝山經

宋論目錄

第十卷

高宗

第十一卷

孝宗

第十二卷

光宗

第十三卷

甯宗

第十四卷

理宗

第十五卷

度宗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宋論卷一

太祖

宋興統一天下民用富政用又文教用興益於是而益以知天命矣天曰難謀匪徒人之不可祖也天無可祖之故常也命曰不易匪徒人之不易承也天之因化推移斟酌而曲成以制命人無可代其工而相佑者特勤也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漢唐是已詩曰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綏萬邦功足以敷大亂皆莫民者也得莫民之主而授之授之而民以莫天之事畢矣乃若宋非鑒觀於下見可授而授之者也趙氏起家什伍兩世為禪將與亂世相浮沉姓字且不聞於人間况能以惠澤下流繫郵民之企慕乎其事崇氏也西征河東北據契丹未嘗有一矢之勛滁關之捷無當安危酬以節鎮而已逾其分以德之無積也如彼而功之僅成也如此微論漢唐底定之鴻烈即以曹操之掃黃巾誅董卓出獻帝於險危夷二袁之僭逆劉裕之俘姚泓滅慕容超誅桓元走死盧循以定江介者百不逮一乃乘如狂之亂卒控扶以起弋獲大寶終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膏蒙其安嗚呼天之所以曲佑下民於無可付託之中而行其權於受命之後天自謀也非人之所得而豫謀也而天之命之也亦勞矣商周之德漢唐之功宜為天下君者皆在未有天下之前因而授之而天之佑之也逸宋無積累之仁無撥亂之績乃載攷其臨御之方則固宜為天下君矣而凡所降德於民以靖禍亂一在既有天下之後是則宋之君天下也皆天所旦夕陟降於宋祖之心而啟迪之者也故曰命不易也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試而悍將服無舊學之甘盤而文教興染掠殺之餘風而寬仁布是豈所望於兵權乍擁守一長莫著之都點檢哉啟之牖之鼓之舞之俾其耳目心思之牖如披雲霧而見青霄者孰為之邪非殷勤佑啟於形聲之表者日勤上帝之提撕而遽能然邪佑之者天也承其佑者人也於天之佑可以見天心於人之承可以知天德矣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終以一統天下底於大定垂及百年世稱盛治者何也惟其懼也懼者惻怛不容自甯之心勃然而猝興怵然而不昧乃上天不惻之神震動於幽隱莫之喻而不可解者也然而人之能不忘此心者其唯上哲乎得之也順居之也安而懼不忘乾龍之惕也湯文之所以履天祐人助之時而懼以終始也下此則得之順矣居之安矣人樂推之而已不可疑反



身自致而信其無欺於是晏然忘懼而天不生於其心乃宋祖則幸非其久矣以親則非李嗣源之為養子石敬瑭之為愛婿也以位則非如石劉郭氏之東鉞專征據巖邑而統重兵也以權則非郭氏之篡柴氏之嗣內無贊成之謀外無捍禦之勞如嗣源敬瑭知遠威之同起而佐其攘奪也推而戴之者不相事使之儔侶也統而馭焉者素不知名之兆民也所與共理者且秦暮楚之宰輔也所欲削平者威望不加之敵國也一旦岌岌然立於其上而有不

能終日之勢權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望不降故不敢以誅夷待勛舊學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輕儒素慮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懼以生慎慎以生儉儉以生慈慈以生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啟以來百年崑陵噬搏之氣浸衰浸微以消釋於無形盛矣哉天之以可懼懼宋而日夕迫動其不康之情者震驚百里不喪也帝之所出而天之所以首物者此而已矣然則宋既受之餘天且若發童蒙若啟甲圻紫回於宋祖之心不自謙而天豈易易哉雖然彼亦有以勝之矣無赫赫之功而不自廢也無積累之仁而不自暴也故承天之佑戰戰栗栗持志於中而不自溢則當世無商周漢唐之主而天可行其鄭重仁民之德以眷命之其宜為天下之君也抑必然矣

韓通足為周之忠臣乎吾不敢信也衣紹曹操之計董卓劉裕之誅桓元使其不勝而身死無容不許之以忠吾恐許通以忠者亦猶是而已矣藉通躍馬而起閉關而守禁兵內附都人協心宋祖且為曹爽而通為司馬懿嗚呼萬歲者崇朝瓦解於是眾望不屬幼君託命魁柄在握物莫與爭會附青雲之眾已望絕於冲人黃袍猝加欲辭不得通於此時能如周公之進誅管蔡退務明農始終不渝以扶周社乎則許之以忠而固不敢信也然則通之以死抗宋祖者其扶爭心以逐柴氏之鹿乎抑不敢誣也何也宋祖之起非有移山徙海之勢蘊崇已久而不可回通與分掌禁兵互相忘而不相忌故一旦變起奮臂以呼而莫之應非若劉裕之於劉毅蕭道成之於沈攸之一彼一此晚

夫授之主國無永存之基人不知忠而忠豈易言哉人之能免於無恆者斯亦可矣馮道趙鳳范質陶穀之流初無驅使者已而並肩矣繼而並肩者已而順首矣終所順首者因以稽顙稱臣駭奔鶴立而洋洋自得矣不知今昔之面目何以自相對也則如通者猶有生人之氣存焉與之有恆也可矣若遽許之曰周之忠臣也則又何易易邪

太祖勒石鎮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曰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諸己而已舍己而求諸人名愈正義愈伸令愈繁刑將愈起如彼者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求民之利而興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謂善而督民從之取所謂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諸人也駁儒之所務申韓之蔽帚也夫善治者己居厚而民勸矣讓者無可逞矣己居約而民裕矣貪者不得黷矣以忠厚養前代之子孫以寬大養士人之正氣以節制養百姓之生理非求之彼也捐其疑忌之私及其忿怒之發戢其奢吝之情皆求之心求之身人之或利或病或善或不善聽其自取而不與爭治德蘊於己不期盛而積於無形故曰不謂之盛德也不能求之己者其道恆簡求之人者其道恆煩煩者政之所由密刑之所由密而後世儒者恒挾此以為治術不亦傷乎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政刑煩而民之恥心蕩然故曰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文王之治歧者五五者皆厚賞之上而薄責之吏民者也五者之外有利焉不汲汲以興有害焉不汲汲以除有善焉不汲汲督人之為之有不善焉不汲汲禁人之蹈之故文王之仁如天之覆下土而不憂萬物之違逆夫治國亂國平國三時也山國土澤國三地也原民頑民庸民三材也積三三而九等以差其為利為害為善為不善也等以殊而巧歷不能窮其數為人上者必欲窮之而先喪德於己矣言之娓娓皆道也行之逐逐皆法也是為王政而俗之偷吏之冒民之死者益積無他求之人而已矣宋有求己之道三焉軼漢唐而幾於商周傳世百年歷五帝而天下以安太祖之心為之也逮慶曆而議論始興建隆而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而後太祖之德意漸以泯得失之樞治亂之紐斯民生死之機風俗滔洸之原至簡也知其簡可以為天下王儒之駁者濫於申韓烏足以與於斯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張邦昌躬篡而止於自裁蔡京賈似道陷國

亡皆保首領於賤所語曰周之士貴士自貴也宋之初興豈有自貴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賤者感其護惜之情乎夷
考自唐僖僖以後迄於宋初人士之名誼自靖者張道古孟昭圖而止其辭榮引去自愛其身者韓偓司空圖而
止高蹈不出終老巖穴者鄭遨陳搏而止若夫辱人賤行之尤者背公死黨鬻販宗社則崔允張濬李漢張文蔚倡
之於前而馮道趙鳳李莫陶穀之流視改面易主為固然以成其風尚其他如和凝馮延巳韓熙載之儔沈亞之
之中雖無巨慝固宜以禽畜畜玩而無庸深惜者也士之賤於此而極則因其賤而賤之未為不愜也惡其賤而激
之使貴必有所懲而後知改抑御世之權也然而太祖之於此意深矣昔者周衰處士橫議勝侯王取寵利而六
國以亡秦惡其罵而坑儒師吏以重抑之漢之末造士相標榜驚擊異己以與上爭權而漢以燬曹孟德惡其競而
任崔炎毛玠督責吏治以重抑之然秦以賈怨於天下二世而滅孟德死司馬氏不勝群情務為寬縱而裴王之流
倡任誕以大反曹氏之為而中夏淪沒由此觀之因其賤而賤之徵其不貴而矯之者未有能勝者也激之也甚則
怨結而禍深抑之也未甚則乍伏而終起故古之王者聞其養士也未聞其治士也聰明才幹之所集溢而出成乎
非僻扶進而導之以興斯興矣豈能舍此而求椎魯獷悍之醜夷以與共天下哉其在詩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周
王壽考遐不作人飛者不虞其颺擊也躍者不虞其縱擊也涵泳於天淵之中而相期以百年之效豈周士之能自
責哉文王責之也老氏之言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威之近道之言也民不畏死而自有畏者並生並育於天地獨
以敗類累人主之於全雖甚冥頑能弗內婉於心况乎業已為士聰明才幹不後於人詩書之氣耳已習聞自己習
見安能一旦而棄若委土哉夫太祖亦猶是武人之雄也其為之督理者非有伊傅之志學睥睨士氣之淫邪而不
生傲慢庶幾乎天之貯空書以翔焉淵之涵止水以游魚者矣可不謂天啟其聰與道合揆者乎而宋之士大夫高
過於漢唐者且倍蓰而無算誠有以致之也因其善而善之因其不善而不善之以治一家不足而况天下乎河決
於東過而回之於西未有能勝者也以吏道名法度矯天下士而求快匹夫倖倖之情惡足以測有德者之藏哉
蓋有之曰得士者昌得士者非上心自得之以為己德也下得士而貢之於上固上之得也下得士而自用之以
效於國亦上之得也故人君之病莫大乎與臣爭士與臣爭士而臣亦與君爭士臣爭士而士亦與君爭士其類天下

之心乃離散而不可收書曰愛有億兆人離心離德非徒與紂離也人自相離而紂愈為獨夫也人主而下有大臣
有師儒有長吏皆士之所自以成者也人主之職簡大臣而大臣忠擇師儒而師儒正選長吏而長吏賢則天下之
士在巖心者以長吏為所因入學校者以師儒為所因升朝廷者以大臣為所因如網在綱以群效於國不肯其大
臣而國是定不肯其師儒而學術明不肯其長吏而行誼修悉率左右以熱天子群相燕也合天下賢智之心於一
軌而天子之於士無不得矣和氣翔洽充盈朝野榮辱昌昌莫感焉得士者昌此之謂也大臣不以薦士為德而士
一失矣師儒不以教士為恩而士再失矣長吏不以舉士為榮而士蔑不失矣乃為之語曰拜爵公門受恩私室非
法也下洋渙而不相親上專私而不能廣億兆其人而億兆其心離而德離鮮不亡矣故人主之病莫甚於與下
爭士也自唐以來進士皆為知舉門生終其身為恩故此非唐始然矣漢之孝廉於所舉之公卿州將皆生不敢與
齒而死服三年之喪亦人情耳持名法以絕人者謂之曰不復知有人主人主聞之憤恚不平曰彼得士而我失之
矣由是而猜妒刻覈之邪說師申韓以束縛縉紳解散士心使相攜貳趨邪徑騰口說以要人主懷姦擅命之夫自
矜孤立而搖蕩國是大臣不自信師儒不相親長吏不能撫於是乎綱斷紐絕而獨夫之號成故曰不信乎朋友弗
獲乎上矣朋友不信上亦惡得而獲之哉少陵長賤妨貴疏間親不肯毀賢骨曰吾知有天子而已豈知天子哉知
爵祿而已矣夫士之懷知己也非徒其名利也言可以伸志可以成氣以類而相孚業以摩而相益易曰拔茅如以
其彙拔不以其彙而獨莖之草不足以算大厦久矣大臣心腹也師儒耳目也長吏臂指也以心應耳目之聰明以
耳目應指臂之動作合而為一人之身而眾用該焉其互相離者不仁者也不仁者接以死如之何君臣爭士而靳
再舉耳守此以為法將與孤秦等察察之明悄悄之忿响响之恩以撫萬方以育多士豈有幸哉豈有幸哉
太祖數微行或不虞為戒而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英雄欺人為大言耳其微行也以己之幸獲虞人之相效察
群情以思豫制私利之編衷猜妨之小智宋德之所以衰也野史載其乘輦以出流矢忽中輦板上見之乃大言曰
射死我未便到汝流矢者即其使人為之也則微行之頃左右密護之術必已周矣而諫者曰萬一不虞徒為之笑

而已凡人主之好微行也有三此其一也其一則狂蕩嬉遊如劉子業諸君耳其次則苛察以為能而或稱其念在國民以同官箴之汗潔民主之苦樂國事之廢舉者也若此者其求治彌亟其近道彌似其自信彌堅而小則以亂大則以亡迄乎亂興亡而不悔其失亦愚矣哉何也兩足之所至兩目之所覘兩耳之所聞斤斤之明磨磨之智以與天下鬪捷未有能勝者也且夫人主而微行自以為密而豈果能密邪趾未離乎禁闈期已洩于近侍形一涉乎通達影已徹乎窮巷此之伺彼也有涯而此之伺彼也無朕於是懷私挾佞者飾慧為樸行詔以顛醜正而相訐黨姦而相獎而受其欺背貽其笑激怒活恩而國是不可復詰矣即令其免乎此也一事之得不足以蓋小人一行之疵不足以貶君子一人之恩怨不足以定仁暴一方之利病不足以概海隅而偶得之小民者無稽弗詢溢益溢惡遂信為無心之詞自矜其察微之睿以定黜陟以衡興筆以用刑賞以權取與而群臣莫敢爭焉此尤不待姦人之詭道相要而坐受其蠹小之以亂大之以亡振古如斯而自用者不察良足悲已夫欲成天下之務必詳其理欲通天下之志必達其情然而人主之所用其聰明者固有方也以求俊又家宰公而側陋舉矣以察官邪憲臣廉而貪墨屏矣以平獄訟廷尉慎而誣罔消矣以處危疑相臣忠而國本固矣故人王之所用智以辨臧否者不出三數人而天下皆服其容光之照自朝廷而之藩牧自藩牧而之郡邑自郡邑而之鄉保聽鄉保之情者邑令也聽邑令之治者郡守也聽郡守之政者藩牧也因是而達之廷臣以周知天下之故遺其小利懲其大害通其所窮疏其所壅於是而匹夫匹婦私語之情天之垂疏纒而坐照之以無遺天下之足皆吾足也天下之目皆吾目也天下之耳皆吾耳也能欺其獨知而不能掩其眾著明主之術恃此而已矣愚氓一往之情辭不屬聽也而况宵人之投隙以售姦者哉古之聖王詢芻蕘問五賢建韜鼓以達臣民之隱者為已救過也非以察人也微行者反是察愈密聽愈寡自貽敗亡而不悟故曰良足悲已故微行者有三而皆君道之所惡若宋祖者即不微行亦豈有攘臂相仍以奪其所奪於人者乎則亦均之乎愚而已矣

劉禪孫皓之容於晉非豈厚也誠有以致之也劉先主以漢主之高保蜀土奉東魏任賢圖治民用又安尚矣孫文臺奮身郡將討董卓復雒京父子三世退保吳楚民不受兵者百餘年天之所佑人之所懷司馬氏弗能重違而絕其世有不可絕者在也禪雖闇雖虛非稱兵首難煇亂天紀者降為臣僕足償其愆而惡容矜滅乎李煜孟昶劉錡以降王而享國封受賚格之禮非其所應得者宋之厚也迹其先世無積累之功無鞏固之守存乎蓬艾之間偷以自王不足以當白馬之淫威久矣其降為覓隸可無餘憾而優渥之禮加乎其身故曰宋之厚也雖然黃蜀粵江左之亢僭爭衡不夙奉正朔於汴雒而以俘虜之刑處之則又不可臣服者必有所服也歸命者必有所歸也有君而後有臣猶有父而後有子也唐亡以來天下之無君久矣宋温賊也李存勗石敬瑭沙陀之部夷也劉知遠郭威乘人之燭乍踞其位猶焚之燿於夜也劉方州而稱帝僅得其十之二三特以汴雒之墟為唐故宮之址乘虛襲處而無識者遂題之以正統如是而欲雄桀足恃者納土稱臣以戴為共主天其許之而人其順之乎故徐温孟知祥劉巖之與宋李石劉相為等夷而非賊非夷較猶愈焉則其後嗣之守土不臣勢窮而後納款固君子所矜而弗容苛責者也若夫因亂竊立窮威而得宜膺王者之誅則抑必首亂以劫奪而非有再造之志者耳項羽雖負罪有十而誅秦猶因義憤故漢高封魯公以厚葬之而不掩其功王莽之亂人心思漢諸劉鵠起而隗囂公孫述張步董憲之流傲擾天紀以殃求莫之民楊廣凶淫民雖靡止而當建德蕭銑徐圓朗乘之以掠殺既困之民劉武周梁師都薛仁果倚戎狄以戕諸夏王世充受隋寵命孤媚而售其攘奪凡此者皆首禍於天下無已亂之情而利於亂者也故雖或降附而槁街之懸邱民咸快其與蜀粵江南不可同日而語矣王者上溯天下下軫民志操不爽之權衡以行誅賞差等之殊不容紊也徐温佐楊行密以禦畢師鐸秦宗權之毒而江淮安江淮之亂非楊徐始之也劉巖坐擁百粵閉關自擅而不毒民以與吳楚爭疆孟知祥即不據蜀疆石劉惲惲以偷立契丹外徼諸鎮內訌救死不遑固無能越劍閣以綏兩川也則此三方者未嘗得罪於天人嗣子保其遺業嬰城以守眾潰而後降苟非殘忍甚害以為心亦惡能以竇建德蕭銑之誅違理而逞其淫刑乎天之所怒者首亂者也人之所怒者強爭者也仁有不可施義有不可棄必如宋祖之優處降王而後可曰忠厚

口給以禦人不能折也衡之以理度之以勢即其禦我者以相詰而固無難折夫口給者宜其信為果然哉懷不可言之隱相誘以相劫而有口給之才以濟其邪說於是坐受其窮唯明主周知得失禍福之原東無私以昭情偽之

始終則不待詰而其辨窮矣曹翰取幽州之策太祖謀之趙普普曰翰取之誰能守之太祖曰即使翰守之普曰翰死誰守之而帝之辨遂窮是其為言也如春水之脆不待鑿而自破而胡為愛普之禦也取之與守其難易較然矣難易飢飽之勢既殊而攻者處可進可退之地人無固志守則生死之爭也能奪之於強夷之手而畏其不保乎因其城壘用其人民收其芻糧則蟻附者不能爭我於散地况幽州者負西山帶盧溝沓嶂重巖以東迤於海其視瀛莫河朔之曠野千里可恣騎兵之馳突者奚若得幽州則河朔之守撤不得幽州則趙魏之野莫非邊徼能守趙魏而不能守幽州乎夏曹翰死而無能守幽州者則姑置之徒不覺守趙魏之無人抑將盡取大河南北而授之契丹也與翰死而不能更得翰則幽州之取愈亟矣所患者幽州不易得耳既已得之而使翰經理守之之事則雖不如此如翰者倚其所繕之營堡食其所儲之米粟用其所備之甲兵自可百年而屹然以山立由漢以來踞燕山以扼北邊豈人皆如翰而短垣卒不可踰又何憂翰之不再得哉慮之遠者亦知其所可知而已呂后問漢高以社稷之臣至於一再則曰非汝所知非獨呂后之不知漢高亦不知也所可知者育材有素揀選有方委任之以誠駕馭之以禮則雖百年以後之干城皆早下其勛名之不爽何事於曹翰旅力方剛之日而憂其難繼哉逆料後之無良將而斬復其故字抑將料子孫之無令人而早舉中夏授之戎敵以免爭戰之勞與故普之說口誠給也以其矛攻其盾破之折之不待踟躕而春水立泮然而以太祖之明終屈於其邪說也則抑有故矣謂誰能守者非謂才不足以守也謂翰死無能如翰者非謂世無如翰之才者也普於翰有重疑矣而太祖曰無可疑也普則曰舍翰而誰可弗疑也幽燕者士馬之淵藪也天寶以來范陽首亂而平盧魏博成德相踵以叛不懲其失舉以授之亢衡強夷之武人使附河朔以瞰中原則趙氏之宗祏危矣嗚呼此其不言之隱局躊躇嚙於閭闔而甘於胸縮者也不亦可為大哀者乎夫直北塞垣之地阻兵而稱亂者誠有之矣漢則盧縮陳稀彭寵盧芳唐則始於安祿山終於劉仁恭父子然方躍以起旋仆以滅亡漢唐者豈在是哉且其擁兵自保而北邊關入之禍消雖偏強不戢猶為我吠犬以護門庭也迨及朱溫屠魏博李存勗滅劉守光而後契丹之突騎長驅於河汴而莫之能遏御得其道則雖有桀鰲之夫而無難芟刈即其不然割據稱雄者猶且離且合自守其疆域以為吾藩籬此之不審小不忍而甯擲之敵人以自貽

馮陵之禍四顧懷疑密謀而安於柔割弗能告人曰吾之憂在此也則口給之言入乎耳而警於心普曰翰未可信也繼翰者愈可疑也則畫河自守鞭易及而馬腹無憂耳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貽六百年□□之□唯此而已矣乃若普者則又不僅是以幕客之雄鷹元勛之寵睥睨將士奄處其上而固無以服其心也陳橋之起石守信等尸之而普弗與下江南收西川平兩粵曹彬潘美等任之而普弗與則當時推誠戮力之功臣皆晚普而憤其軋已普固有不與並立之勢而日思虧替之以自安所深結主知以使倚為社稷臣者豈計安天下以安趙氏哉唯抑武臣使不得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故其受吳之金而太祖曰彼以為天下事盡由書生也則太祖亦窺見其情徒疑忌深而利其相制耳惟然而太祖之任普也亦過矣不仁者不可與託國則他日之甚宜其子弟以同龍稼亦何不可忍也誠欲崇文治以消桀暴與則若光武之進伏湛卓茂以敦樸純雅之風抑干戈之氣自足以靖方夏而化強悍若湛茂等者皆忠厚之心而無陰鷲鉗伏之小知者也故功臣退處而世效其貞當宋之初豈無其人而奚必此懷槩倚門投身戎幕之策士乎弗獲已而實儀呂餘慶之猶在也其愈於普也矣矣險波之人居腹心之地一言而裂百代之網維嗚呼是可為天下萬世痛哭無已者也

曹翰之策取幽州勿慮其不可守也正惟欲取之而不克何以明其然也兵者非可乍用而勝者也非可於小成之世眾志情歸而能當大敵者也宋承五代之餘人厭干戈景雄之氣衰矣江南蜀粵之君臣弄文墨恣嬉遊其甚者浮虐逞而人心解體兵之所至隨風而靡宋於是乘之以有功彼未嘗誓死以守此未嘗喋血以爭如項州公孫述竇建德薛舉之幾勝幾負者始克者也乃天下已收其八九而將卒之情胥泯矣以此而驟與強夷相競始易視之中輕嘗之卒且以一罟而形神交餒故太宗之大舉北伐驚潰披離而死傷過半孰是曹翰之奮獨力以前而可保堅城之遽下邪雖然抑豈無以處此哉漢高帝嘗困於白登矣至武帝而幕南可無王庭唐高祖嘗稱臣於突厥矣至太宗而單騎可使卻走夫漢與唐未嘗不偃戈息馬以靖天下也未嘗不制功臣使蹲伏而不敢覘天位也特不如趙普者惴惴畏人之有功而折抑解散之以偷安富貴則遲之又久而後起者藉焉何憂天下之無英傑以供驅使哉句踐一隅之君耳生聚之教訓之卒以沼吳惟長頸烏喙之難與共功而范蠡去文種誅以終滅於楚一得

一夫之機決於君相之疑信非由天下之強弱其當審矣以普伎書之小慧而宋奉之為家法上下師師壹於猜忌

狄青王德用且如芒刺之在背唯恐不除焉故秦檜相而扣馬之書生知岳侯之不足畏則趙普相而曹朝之策不足以成功必也翰之以取幽州自任也翰固未之思也
記曰禮從其朔朔者事之始也從之者不敢以後起之嗜欲狎鬼神也又曰禮時為大時者情之順也大之者不忍於嗜欲之已開而為鬼神禁之也是故燔黍而有敦黍捧豚而有燔肉元酒而有三酒太羹而有和羹不廢其朔質也而將其敬不從其情則文也不違其時文也而致其愛不斬乎美則質也兼敦而互成仁人孝子之以事鬼神者乃盡之祭用邊豆周制也夏殷以上周有不可盡致者矣不可致者無自而做為之則以古之所可致者為朔祭之用邊豆則祖教彝做周制而備其器所以從朔而將其敬非謂必是而後為鬼神之所敬也尊其祖而不敢斲文治也而質為之誦矣太祖欲撤之而用當時之器過矣過則自不能晏然於其心而必為之怵惕故未幾而復用之然而其始之欲用當時之器以順情而致香亦未甚拂乎道也歎然不愜而用祖考之所常御怵然中變而存古人之所敬陳皆心也非資聞見以仿古徇流俗以從時也愛不忍忘而敬不忘弛質不忍斬而文不敢替故兩存之於其必兩存者可以察仁孝之動以天者矣雖然其未研諸慮而精其義也古者天子諸侯之事其先歲有禘時虞夏有薦薦者自天子達於庶人而祭以等降祭以文昭敬位未尊而敬不得伸薦以質盡愛苟其親者而愛皆可致夫祭必有尸有尸而有獻斯有酢有酬斯有饋周洽彌綸極乎文而不欲其相瀆故尊彝設元酒陳血簋燔牲升首太羹具振古如斯而邊豆銅俎敦彝皆法古以重用其文而後尊之也至尊之也至而後敬無不伸若夫薦則有不必然者矣薦非不敬而主乎愛主乎愛則順乎其時而以利得其情古之薦者所陳之器所獻之味無致焉意者唯其時而不必於古與其器習用而安之其味數嘗而甘之仁人孝子弗忍絕也則於薦設之焉可矣且夫邊豆俎亦非隆古之器矣和羹燔黍亦非隆古之食矣古今相酌而古不廢今於祭且然而况薦乎漢唐以下所謂祭者皆薦也未有舍今以從古者也唯不敢不以從朔之心留十一於千百則邊豆相仍用志追崇之盛而古器與今器雖陳古味與今味互進的其不相拂者各以其候而處用之極致其敬度必有當也而太祖未之諱耳卒

然而撤之卒然而復之義不精而典禮不定過矣然而其易之之情復之之心則固誠有於中憬然而不容抑者存也

也有王者起推此心以求合精於義而質文交盡存乎其人焉非可以意之偶發而廢興之也

省官以清吏治增俸以責官廉開寶之制可謂善矣雖然有說語云為官擇人不為人建官此數名寔求速效之說也非所以將人材厚風俗勸進天下於君子之道也郡縣之天下其為州者數百為縣者千餘久者六載速者三載士人之任長吏者視此而已他則委瑣之簿尉雜流兼進者也以千餘縣歲進一人十年而溢於萬將何以置此萬人邪且夫歲進一人之不足以盡天下之才也必矣古之建國也其子男之國提封之壤抵今縣之二鄉耳而一卿三大夫九上士二十七中士八十一下士食祿於國為君子而殊於野人者且如此進而公侯又進而天子之廷大凡其受田祿而世登流品者不可以紀故其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以文王之德且非是而無以甯也育人材以體天成物而天下以靖故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於民而安於利士志於士而安於義勿抑其長勿汙其秀乃以長養善氣禮樂興風俗美三代之所以敦厚宏雅迎天地之清淑者豈在循名責寔苟求速效之間哉士之有志猶農之有力也農以力為賢力即不勤而非無其力士以志為尚志即不果而非無其志士之知有善猶工賈之知有利也工賈或感於善而既已知利必挾希望之情士或感於利而既已知善必思不肖之名為人上者因天之材循人之性利導之者順屈抑之者逆學而得祿者分之宜也寬而必伸者人之同情也今使為士者限於登進之途雖受一命抑使遷延坎坷白首而無除授之寔則士且為困窮之淵數則志之未果者求為農而力不任且疾趨工賈以不恤舊德之淪亡其黠者弄唇舌舞文墨術淫巧導訟許以搖蕩天下而為生民之大蠹然後從而禁之亂且自此而興矣是故先王建國星羅棋布而觀之於射進之於飲一鄉一遠皆有賓興之典試於司馬而授之以事豈其人之果賢於後世哉所以誘掖而王之成者其道得也夫論者但以吏多而擾民為憂耳吏之能擾民者賦稅也獄訟也工役也雖衰世之政三者之外無事焉抑考周官六典任此以督民者十不二三而興學校典禮樂治賓旅遊祀事候災祥疴器服者事各一司司各數吏咸以上贊邦治下修邦事勸相之以馴雅之業而使向於文明固不能以其喜怒濫施於卑賤貪叨獵取於貧民弱族也則吏雖繁而治固不替又何十羊九牧橫加

王船山經史論

宋論卷一

鞭撻之足憂哉任之以其道也興之以其賢也馭之以其禮也黜之以其行也而賦役獄訟工役之屬無冗員無兼任擇其人而任之以專則吏治之清豈猶有慮而必更之夷之若芒刺在體之必不能容邪乃若無道之世吞於俸而裁官以擅利舉天下之大不能養士自有司而金蝕於府帛腐於筭粟朽於筭以多藏而厚亡天所不佑人所必雙言豈徒不足以君天下哉君子所弗屑論已

軍興芻糧糗糒器仗舟車馬牛靡屨帶幕械具日增重以推牛醜酒賞功鑄謀之費不可殫極未有儲蓄未充而能興事以圖功者也於是而先儲其盈以待事謀國者所務詳也雖然歲積月累希一日而用則徒以受財之累而事卒不成太祖立封樁庫積用度之餘曰將以圖取燕雲終不遂而數傳之後反授中國於北敵則事卒不成之驗也積財既廣既啟真宗驕侈之心以奉鬼神抑使神宗君臣效之以其斂天下而召怨以致敗亡則財之累也財可以養士而士非待餘財以養也謝元用北府兵以收淮北劉宋資之以興郭子儀用朔方兵以挫祿山肅宗資之以振豈有素積以買死士哉非但拔起之英徒乎號召百戰而得天下也蓋兵者用其一旦之氣也用其相習而不駭為非常之情也用其進而利坐而不足以享之勢也恃財積而求士以養之在上者奮怒之情已奄久而不相為繼在下者農安於畝工安於肆商安於旅強智之士亦既清心趨於儒素之為在伍者既久以虛名食薄糈而苦於役應募者又皆市井慵惰之夫無所歸而寄命以餬口國家蓋積重益人思獵得片言之合一技之長飾智勇以前而坐邀溫飽日晚朝廷如委棄之餘今唯所詆訕而誰憂其置一日之功未奏則一日之坐食有名稍不給而潰敗相尋以起夫安所得士而養之哉錙銖斂之日崩月圯以盡之是以圖功貽敗而已矣且夫深智沈勇決於有為者非可望於中材以下之子孫也吾之積之將有以為也而後之人不能知吾之所為而但守吾之所積以為祖德其靡豐而奢汰者勿論矣馴謹之主以守藏為成憲塵封苔蔽數無可稽猶青瑱入者無已姦人乘之竊歸私室而不見其虛變亂猝生猶將死護其藏曾不敢損其有餘以救禍迨其亡徒贈冠雙采有能藉錢之用以收人心而拯危敗者財之累於斯酷矣豈非教積者之作法於涼哉天下之財自足以應天下之用緩不見其有餘迫不見其不足此有故存焉財盈則人之望之也賒財絀則人之諒之也定見有餘者常畏其盡見不足者自別為圖利在我則我

有所變而敵有所貪利不在我則求利於敵而敵無所覩向令宋祖乘立國之初兵挫於戰而幸於獲能捐貲以腹心於虎臣以致死於契丹燕雲可圖也不此之務而竊竊然積金帛於帑散戰士於郊曰吾以待財之充盈而後求猛士以收百年已冷之疆土不亦迷乎翁媪之智畜金帛以與子而使訟於鄰為達者笑奈何創業垂統思大有為者而是之學也

宋初定開寶通禮書佚不傳大抵自唐開元禮而上至於周禮皆有所損益矣婦服舅姑斬衰三年則乾德三年從大理寺尹拙等奏也本生父母得受封贈則淳化四年允季昉之請贈其所生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太夫人始而真宗天禧元年遂令所後父母亡得封本生父母遂為定制也斯二者皆變古制而得失可考焉禮有不可變者有可變者不可變者先王亦既斟酌情理知後之無異於今而創為萬世法變之者非大倫之正也可變者在先王之世尊尊親親各異其道一王創制義通於一必如是而後可行時已變則道隨而易守而不變則於情理未之協也人之大倫五推君臣父子夫婦極恩義之至而服斬兄弟則止於期矣朋友則心喪而止矣其他皆君臣父子夫婦之推也舅姑雖尊由夫婦而推非倫之正也婦人不貳斬既嫁從夫者陰陽合而地在中均之於一體而其哀創也深夫死從子其義雖同而庶子不為其長子斬庶子之妻亦如之則非適長之不斬不視從夫而重雖夫沒無異一姓之中無二斬也是則仇夫於父而妻道盡矣推而之於舅姑不容不降也異姓合而有賓主之道焉故婦初執笄以見舅姑拜而舅姑答之生答其拜沒而服期君子不以尊臨人而廢禮所以昭人倫之辨也今之夫婦猶古之夫婦也則自唐以上至於成周道立於不易情止於自靖而奚容變焉若尹拙之言曰夫居古塊婦被羅綺夫婦齊體哀樂宜同其言陋矣哀樂者發乎情依乎性者也人各自致而奚以同於夫哉婦之於夫其視子之於父也奚若父斬子期亦云哀樂異致非父子之道乎子之居喪也非見母不入於內則婦之得見於夫者無幾雖不哀麻自有質素祭不行而無饋遺亞獻盛飾之服苟為禮法之家亦何至被羅綺以與衰麻相間乎婦有父母之喪夫不舉樂於其側緣情居約哀者哀而哀已節者固不以樂亂之亦無俟強與固哀而為不及情之貳斬矣自宋失之而相沿迄今以禮典禮此不可變者變而失其正也若夫為人後者以所後之父母為父母而不得厚其私親周禮也非周

之蓋一天下萬世於不可變者矣夫周則有厚道矣天子諸侯則有世守卿大夫則有世祿仰承天職上事宗廟者相承也抑有百世之宗五世之宗以合族而勗家政故嗣國嗣位之適子與其宗子而未育子則必豫擇其昭穆之等親且賢者以建為嗣大位發親危病邪伺不豫則爭亂由此而作漢之桓靈唐之武宣聽廢置於婦寺之手其炯鑒已立後以承統而道豈於所尊不得以親間之示所重也後世自天子而外貴賤無恒奮身自致廟祧不立宗子不尊所謂為人後者以私愛置以利賴于未嘗見貴游之子出後於寒門素封之支承嗣於宴室又况鄙滅於舊賈篡於韓之滑倫敗化者相仍以亂則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割其天性之恩以希非望之獲何有於尊親而執古以律今使推恩新於罔極不亦悖乎若李昉者吾不知其何以出後於人而致青雲依白日極人世之通顯或懷响吻之惠忘覆載之恩曾不念位晉三公之身為誰氏之身也其忍也乎哉非以世祿而受榮名非以宗祧故而為養子前之失也補過未晚也且夫古非有蓋人而有為之後者也故禮有無後之祭焉苟非宗子與有世祿廟祀不因已而存亡從子可資以繼祖則子之有無天也人不可以其偽於天而強為駢拇枝指者也僭立後者非法覬覦以忘親為人後者非人古所不敢不忍者也奚容假古禮以薄於所生也哉今之後非古之後也李昉之請天禧之制變之正也是故因亦一道也革亦一道也其通也時也萬古不易者時之貞也其塞也時也古今殊異者時之順也考三王侯百世精義以中權存乎道而已矣

將欲公天下而不私其子乎則亦唯己之無私而他非所謀也將欲立長君託賢者以保其國祚乎則亦惟己之知所授而固不能為後之更授何人者謀也故堯以天下授舜不謀舜之授禹也舜以天下授禹不謀禹之授啟也授禹而與賢之德不衰授啟而與子之法永定舜禹自國其時行其志而上協帝心下順民志堯舜豈能豫必之哉吳壽夢為四世之謀而僂死於光宋穆公為三世之謀而與夷死於濩雜公私以行其意欲及亂之生匪作於骨肉而不可止宋太祖徵柴氏之託神器於冲人而傳之太宗可也乃欲使再傳建美三傳德昭卒使相成而大倫滅裂豈不愚乎我以授之太宗我知也太宗之授建美建美之授德昭非我所能知也臣民之不輸心於太宗之子而奉建美德昭非我所能知也毛維不能必之於舜禹而已欲待補苴之一人以必之於再傳之後乎變不可知者天之數也各有所懷而不可以強者人之情也以人而取必於天以一人而取必於無定之臣民則天人無權而唯己之意欲聖人之不為此也所以奉天而順人也且使太宗而能舍其子以傳之弟與從子也不待吾之鄭重也如其不能則肯已朽言已寒與聞顧命之趙普且笑我為誤而况拜爵銜恩於太宗之廷者乎以己意期人雖公而私觀之不達雖智而愚乃以不保其子弟不亦悲乎

三代以下稱治者三文景之治再傳而止貞觀之治及子而亂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於衽席迨熙甯而後法以教民以不康由此言之宋其裕矣夫非其子孫之克紹多士之贊襄也即其子孫之令抑家法為之繁括即其多士之忠抑其政教為之薰陶也嗚呼自漢光武以外爰求令德非宋太祖其誰為過出者乎民之情上以休養者慈也儉也簡也三者於道貴矣而刻意以為之者其美不終非其道力之不堅而不足以終也其操心之始無根而聊資以用懷來之不淑不能久揜也文景之修此三者無餘力矣乃其慈也畜刑殺於心而姑忍之其儉也志存厚寔而勤用之其簡也以相天下之動而徐制其後也老子之術所持天下之柄者在此而天人不受其欺故王道至漢而闕學術之不貞者為之也唐太宗之慈與儉非有異心也而無固志故不為己甚之行以售其中懷之秘與道近矣然而事因迹襲言異衷藏蒙恩者幸承其惠偏枯者仍罹其傷若於簡則非其所前聞矣繁為口說而辨給奪人多其設施而吏民滋擾夫惟扶快張喜事之情則慈窮而忿起儉困而驕生惡能凝靜以與人休息乎是三君者有老氏處錫之術以至於中既機深而事必詭有霸者假仁之美以著於外抑德薄而道必窮及身不備猶其才足以待之不能復望之後嗣固其宜矣宋祖則二者之患亡矣起行間陟大位儒術尚淺異學不亂其心怵於天命之不恒感於民勞之已極其所為厚柴氏禮降王行賤貨禁淫刑增俸祿尚儒素者一監於毒民侮士之習行其心之所不安漸損漸除而蘇其喘息抑未嘗汲汲然求利以興求病以去質愚氓之愉快於一朝以不恤其久遠無機也無襲也視力之可行者從容利導而不尸自亮自辯之名以於其美而刻責於人故察其言無唐太宗之喋喋於仁義也攷其事無文景之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也而天下紛紛之情優游而就緒瓦解之勢漸次以即安無他其有善也皆因心者也惟心之緒引之而愈長惟心之忱出之而不妄是以垂及百年而餘芳未歇無他心

之所居者本無紛歧而行之自簡也簡以行慈則慈不為沽恩之惠簡以行儉則儉不為貪吝之謀無所師故小疵不損其大醜無所做故達情而不求詳於文具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或以文景當之者非也老氏之支流非君子之所願見也太祖其庶幾矣雖然猶有其立本者存焉忍著薄於所厚則慈亦非慈侈者必奪於人則儉亦非儉文帝之伎淮南景帝之削吳楚太宗之手刃兄弟也本已削而枝葉之榮皆浮榮矣宋祖受太后之命知其弟不容其子而趙普密語之言且不忍著聞而亟滅其迹是不以天位之去留子孫之禍福斷其惻怛之心而不為之制廓然委之於天人以順母而愛弟蹈仁者之愚而固不悔漢唐之主所安忍懷慚而不能自戢者太祖以一心涵之而坦遂以無憂惟其然也不忍之心所以向萌甲圻而枝葉向榮矣不忍於人之死則慈不忍於物之殄則儉不忍於吏民之勞則簡斯其慈儉以簡也皆惟心之所不容已雖粗而不精略而不詳要與操術而詭於道務名而遠於誠者所由來遠矣仁民者親之推也愛物者民之推也君子善推以廣其德善人不待推而自生於心一人之澤施及百年弗待後嗣之相踵以為百年也故曰光武以後太祖其迥出矣

宋論卷二

太宗

錢氏之歸宋與竇融之歸漢彷彿略同宋之待之也視光武之待融固相若也而宋加厚矣融之初起與光武比肩事主從更始以謀復漢室非有乘時徵幸之心也更始既敗獨保西陲而見推為盟主亦聊以固圍而待漢之再興其既得通光武也絕隗囂而助攻囂之師亡隴土歸漢融無私焉則秦版圖以入朝因而禮之寵以上公錫以茅土適足以相酬而未有溢也而錢氏異矣乘唐亂以起於草澤心固董晉之心也要唐命以擅有東土情亦楊行密之情也徒以西有強吳與爭而恐不敵故假拜表以彈壓眾心何嘗有共主在其意中哉唐亡而朱溫篡則又北面事賊假溫之力以掣吳之右臂自王自霸鯨食山海而富無與匹及宋之興雖曰奉朔亦聊以事朱李石劉者事宋觀望其興衰而無固志宋之攻江南也名為助宋而投間抵牾坐收常州為己有僭偽向盡乃始執玉以入庭戀國主之尊猶不自釋也太宗踵立中原大定始捲土以來歸宋之得之豈錢氏之能授宋也哉若然則宋之加厚於錢氏也不已過乎夫置人之情偽以審己之得失則予奪正繫己之愉怫以諒人之從違則恩怨平斯二者君子之道也而宋其庶幾錢氏雖僻處一隅非宋敵也而以視江南吳蜀亦足以頓頑而未見其誣主無荒淫之愆下無離叛之患畫疆自守泉岸有餘使不量方而閉關以謝宋則必動師遠出爭戰經時而後下之使然則白骨橫野流離載道吳越之死者積而中國亦已疲矣且夫錢俶者非崛起卒伍自我得而自我失者也仰事其先則宗廟之血食久矣俯臨其下受祿而立庭取矣一旦削南面之尊就班聯之次委故宮於茂草撤祖廟之椽楹夫豈不有痛心於此哉則遲回依戀不忍遽束手而降附人各有情誰能即決於俄頃不得已而始率宗族子孫以恩媚於一王因以保先王慈留之赤子俾安於隴畝而無暴骨之傷則不忍苛責以顯比之不夙也道宜然也而宋能折節以勤恩禮乃脩長者之行固非驕倨自大者所能知久矣有可責而弗責也可弗厚而必厚矣故曰君子之道而來其庶矣休養兩浙之全力以為高宗立國之基夫誠有以貽之也

不仁之人不可以託國悟而弗終託之則禍以訖不悟而深信雖悟而終託之亂必自此而興明察有餘而弗悟者

不鮮固有甚難知者在也。有人於此與之謀而當與之決而斷與之言而能不泄察之於危疑之際而能不移若此者予之以仁而不得斥之以不仁而亦不得故難知也。雖然自有不難知者在矣。處人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而投獻承旨以勸之相枝相成者則雖甚於我而情不可測。蓋未有仁未絕於心而忍教人以忤害其天倫者也。持此以為券而仁不仁之判若水與火之不相容。故弗難知也。張子房李長源之智也。求之於忠謹而幾失之。而於漢高帝唐肅宗德宗父子猜嫌之下若痛楚之在肺腑。曲為引譬深為護持。以全其天性之恩。則求之於忠謹而不得者求之於仁而仁亦至矣。乃漢唐之主弗託以國也。使懷憂疑以去。若夫舉宗社委之以身後長久之圖。則往往任之不仁者而不疑。於是而楊素徐世勳趙普之效舊焉。此三人者謀焉而當決焉。而斷與之言而不泄。處危疑而不移者也。而其殘忍以陷我於戕賊。則獨任之而不恤。嗚呼。天下豈有勸人殺其妻子兄弟而可託以社稷者乎。楊元感之反非元感之狂也。素之志也。素不死楊廣在其目中。而隋之鹿素得之矣。徐敬業之起兵非義師也。世勳之殺王后立武氏。欲以武氏亂唐而奪其踐田之牛也。敬業之力不足以勝武氏耳。世勳不死縱武氏而後操之中宗之愚且為司馬德宗而唐移於徐氏矣。夫趙普亦猶是矣。所與太祖誓而藏之金匱者曰。立長君防僭奪也。廷美德昭死矣。太宗一旦不保而普存魏爾之孤生。死於普之股掌。然則所云防僭奪者。特以太祖死德昭雖弱而太宗以英姿居叔父之尊。已隱必不可伸。姑授太宗以俟。其身後之冲人而操縱唯己。故曰普之情一素於楊廣世勳於武氏之情非苛摘之也。試取普之終始而衡之。其於子房長源也。奚若而於素世勳其異者。又幾何也。導人以戕殺其天倫者。為何等事。而敢於人主之前無憚於心。無疑於口。非至不仁者誰敢為之。而誰忍為之乎。太宗覺之矣。酬賞雖隆而終寄腹心於岷奇之李昉呂端罷普。以使死於牖下。故宗社以安。太祖未悟也。發吳越之寶金。愛雷德驥之面。恐亦既備察其姦。猶且曰。此忠我者。仁足以託惡。知其晚德昭而推刃之心。早伏於諧毀。太宗不聽之。日邪雖然。無難知也。凡普之進謀於太祖者。皆以鉗網太祖之故。舊元勳而斂權於己也。不仁之不可揜已久矣。觀於趙普盧多遜進退之際。可以知普之終始矣。普在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臣實預聞皇太后顧命。豈有間然。太祖得表手封而藏之。宮中夫所謂輕議者。議於太祖之前也。議與不議。太祖自知。普何庸表訴。苟無影迹。太祖抑可宣諸中外。奚必密藏。以俟他日。然則欲蓋彌章之心。見矣。傳弟者非太祖之本志。受太后之命而不敢違耳。迨及暮年。太宗威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且患其偏。而知德昭之不保。普搆志以獻謀。其事甚秘。盧多遜窺見以搆發之。太祖不忍於弟。以遵母志。弗獲已而出普於河陽。交相覆蔽以消他日之釁。隙則普當太祖時。以毀秦王者。毀太宗其術一也。太宗受其面欺。信藏表之言。以為戴己。曾不念立廷美者。亦太后之顧命也。普豈獨不預聞而導太宗以置之死。又何心耶。普之言曰。太祖已經一誤。普之情見矣。普於太祖非淺也。知其誤而何弗勸之改圖。則當日陳不誤之謀於太祖。而不見聽。小人雖諱不期而自發。其隱惡能揜哉。太宗亦漸知之矣。崇以虛榮而不委之以機要。故宋琪以兩全為普幸。普亦始矣。特其脇顧命以臨太宗。而又曲成其賊害。則心知多遜前此之譖。非普所本無而弗能施以鈇鎖也。杜后之命非正也。盧多遜守太后之命始之。欲全太宗於太祖之世。繼之欲全秦王於太宗之世。則非不正也。太后之命雖不正而疑姑一生。牙必起。天倫為重大位為輕。愛子之私不敵奉母之志。多遜之視普其立心遠矣。夫普則誠所謂鄙夫者耳。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患失而無不可為者。誠之所及。志之所執。習之所安。性之所成。以是為利用。安身之至要。而天下之道無出於此。切切然患之。若疾疢之加於身。而不能自己是。故苟其所結之友。即以患失為待友之信。則友暱之苟其所奉之君。即以患失為事君之忠。而君寵之為友。患失而阿附。朋黨傾危。善類以為友。固其榮利為君。患失而密謀行險。害天倫以為君。遂其邪心。夫推其所患。以與君友。同患君與友。固且懷之以沒世惡。知迷以導迷。既陷於大惡而不能自拔。且患之之情。既切則進而患得者。無涯楊素徐世勳之陰謀。不說於子孫之援戈以起。而己皆鄙夫之所必至者乎。唐亡以後。鄙夫以成姦之習。氣熏灼天下而不可流。普以幕客之雄沈溺尤至。而機械愈深。雖見疑於英察之主。而終受王封。與馮道等向非太祖亟進儒臣以蕩滌其痼疾。宋且與五季同其速亡。周世宗之英斷。豈出太宗下哉。然一傳而遽斬者。鄙夫充位為之也。故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不可與友。以事君則君不可使之事。已所固然矣。不教之兵可使戰乎。曰不可。曰教其兵可使戰乎。曰固不可也。世所謂教戰者。張其旂幟。奏其鉦鼓。喧其呼噪。進之止之。回之旋之。擊之刺之。避之就之。而無一生一死相薄相逼之情形。警其耳目。實其心神。則教之者戲之也。日教

不鮮固有甚難知者在也。有人於此與之謀而當與之決而斷與之言而能不泄察之於危疑之際而能不移若此者予之以仁而不得斥之以不仁而亦不得故難知也。雖然自有不難知者在矣。處人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而投獻承旨以勸之相枝相成者則雖甚於我而情不可測。蓋未有仁未絕於心而忍教人以忤害其天倫者也。持此以為券而仁不仁之判若水與火之不相容。故弗難知也。張子房李長源之智也。求之於忠謹而幾失之。而於漢高帝唐肅宗德宗父子猜嫌之下若痛楚之在肺腑。曲為引譬深為護持。以全其天性之恩。則求之於忠謹而不得者求之於仁而仁亦至矣。乃漢唐之主弗託以國也。使懷憂疑以去。若夫舉宗社委之以身後長久之圖。則往往任之不仁者而不疑。於是而楊素徐世勳趙普之效舊焉。此三人者謀焉而當決焉。而斷與之言而不泄。處危疑而不移者也。而其殘忍以陷我於戕賊。則獨任之而不恤。嗚呼。天下豈有勸人殺其妻子兄弟而可託以社稷者乎。楊元感之反非元感之狂也。素之志也。素不死楊廣在其目中。而隋之鹿素得之矣。徐敬業之起兵非義師也。世勳之殺王后立武氏。欲以武氏亂唐而奪其踐田之牛也。敬業之力不足以勝武氏耳。世勳不死縱武氏而後操之中宗之愚且為司馬德宗而唐移於徐氏矣。夫趙普亦猶是矣。所與太祖誓而藏之金匱者曰。立長君防僭奪也。廷美德昭死矣。太宗一旦不保而普存魏爾之孤生。死於普之股掌。然則所云防僭奪者。特以太祖死德昭雖弱而太宗以英姿居叔父之尊。已隱必不可伸。姑授太宗以俟。其身後之冲人而操縱唯己。故曰普之情一素於楊廣世勳於武氏之情非苛摘之也。試取普之終始而衡之。其於子房長源也。奚若而於素世勳其異者。又幾何也。導人以戕殺其天倫者。為何等事。而敢於人主之前無憚於心。無疑於口。非至不仁者誰敢為之。而誰忍為之乎。太宗覺之矣。酬賞雖隆而終寄腹心於岷奇之李昉呂端罷普。以使死於牖下。故宗社以安。太祖未悟也。發吳越之寶金。愛雷德驥之面。恐亦既備察其姦。猶且曰。此忠我者。仁足以託惡。知其晚德昭而推刃之心。早伏於諧毀。太宗不聽之。日邪雖然。無難知也。凡普之進謀於太祖者。皆以鉗網太祖之故。舊元勳而斂權於己也。不仁之不可揜已久矣。觀於趙普盧多遜進退之際。可以知普之終始矣。普在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臣實預聞皇太后顧命。豈有間然。太祖得表手封而藏之。宮中夫所謂輕議者。議於太祖之前也。議與不議。太祖自知。普何庸表訴。苟無影迹。太祖抑可宣諸中外。奚必密藏。以俟他日。然則欲蓋彌章之心。見矣。傳弟者非太祖之本志。受太后之命而不敢違耳。迨及暮年。太宗威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且患其偏。而知德昭之不保。普搆志以獻謀。其事甚秘。盧多遜窺見以搆發之。太祖不忍於弟。以遵母志。弗獲已而出普於河陽。交相覆蔽以消他日之釁。隙則普當太祖時。以毀秦王者。毀太宗其術一也。太宗受其面欺。信藏表之言。以為戴己。曾不念立廷美者。亦太后之顧命也。普豈獨不預聞而導太宗以置之死。又何心耶。普之言曰。太祖已經一誤。普之情見矣。普於太祖非淺也。知其誤而何弗勸之改圖。則當日陳不誤之謀於太祖。而不見聽。小人雖諱不期而自發。其隱惡能揜哉。太宗亦漸知之矣。崇以虛榮而不委之以機要。故宋琪以兩全為普幸。普亦始矣。特其脇顧命以臨太宗。而又曲成其賊害。則心知多遜前此之譖。非普所本無而弗能施以鈇鎖也。杜后之命非正也。盧多遜守太后之命始之。欲全太宗於太祖之世。繼之欲全秦王於太宗之世。則非不正也。太后之命雖不正而疑姑一生。牙必起。天倫為重大位為輕。愛子之私不敵奉母之志。多遜之視普其立心遠矣。夫普則誠所謂鄙夫者耳。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患失而無不可為者。誠之所及。志之所執。習之所安。性之所成。以是為利用。安身之至要。而天下之道無出於此。切切然患之。若疾疢之加於身。而不能自己是。故苟其所結之友。即以患失為待友之信。則友暱之苟其所奉之君。即以患失為事君之忠。而君寵之為友。患失而阿附。朋黨傾危。善類以為友。固其榮利為君。患失而密謀行險。害天倫以為君。遂其邪心。夫推其所患。以與君友。同患君與友。固且懷之以沒世惡。知迷以導迷。既陷於大惡而不能自拔。且患之之情。既切則進而患得者。無涯楊素徐世勳之陰謀。不說於子孫之援戈以起。而己皆鄙夫之所必至者乎。唐亡以後。鄙夫以成姦之習。氣熏灼天下而不可流。普以幕客之雄沈溺尤至。而機械愈深。雖見疑於英察之主。而終受王封。與馮道等向非太祖亟進儒臣以蕩滌其痼疾。宋且與五季同其速亡。周世宗之英斷。豈出太宗下哉。然一傳而遽斬者。鄙夫充位為之也。故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不可與友。以事君則君不可使之事。已所固然矣。不教之兵可使戰乎。曰不可。曰教其兵可使戰乎。曰固不可也。世所謂教戰者。張其旂幟。奏其鉦鼓。喧其呼噪。進之止之。回之旋之。擊之刺之。避之就之。而無一生一死相薄相逼之情形。警其耳目。實其心神。則教之者戲之也。日教

之者日戲之也教之精者精於戲者也勅敵在前目焚魄蕩而盡忘之矣即不忘之而抑無所用之是故日教其兵者不可使戰也雖然抑豈可使不教之兵以戰哉夫教戰之道無他以其戰教之而已矣古之教戰也教之於四時之田禽如其敵也獲禽如其殺敵也驅逐如其挑戰也獲而獻禽如其計功以受賞也趨利而唯恐失洞中貫腦而唯恐斃之不速眾爭追逐而唯恐其後於人操必殺之心而如不兩立以此而教行乎戰之事矣然而古之用兵者鄰國友邦之爭然盡而止非夷狄盜賊之致死於我而不可與之俱生以禽視敵而足以戰矣夫與人同類則不容視其死如戮禽而不動其心敵與我爭命則不如人可殺禽而禽不能制人之死命以此為教施之後世猶之乎其有戲之心但習其馳射進止之節而不能鼓臨事之勇於戰固未有當也况舍此而言教戰黷武也黷之以戲而已矣夫營壘有制部隊有法開合有勢伏見有機為將者務知之而氣不屬焉則欄習以熟而生死成敗之介乎前且心目交笑而盡失其素況乎三軍之士鼓之左而左鼓之右而右唯將是聽而惡用知兵之宜然哉所恃以可生可死而不可敗者氣而已矣氣者非可教而使振者也故教戰者唯數試之戰而後氣以不駭而昌日習之日教之狎而玩之則其敗愈速是故不得百戰之士而用之則莫若用其新者漢之擊匈奴也其去高帝之時未及百年凡與高帝百戰以定天下者雖已略盡而子孫以功世徹侯皆以兵為世業習非不夙而酌金之令削奪無餘武帝所遣度絕幕斬名王橫馳塞北者衛霍去病李廣程不識蘇建公孫敖之流皆拔起寒微目未親孫吳之書耳未聞金鼓之節乃以用其方新之氣而威行乎朔漠其材官健兒以及數十萬之眾天子未聞親臨大閱將軍未暇日教止齊令頒於臨戎之日馳突於危險之地即此以教之而已足於用故教戰者舍以戰教而教不知其無教教者戲而已矣雖然抑有說焉有數戰而不可使戰者屢試之弱敵幸而克捷遂欲用之於勅敵也則宋之用曹彬潘美以爭幽州是已此數將者皆為宋削平割據以統一天下者也然而其效可觀矣劉錡之虛也孟昶之荒也李煜之靡也扭於乍安而盡弛其備兵一臨之而如春冰之頓釋河東差可自固而太祖頓於堅城之下太宗復親御六軍躬冒矢石而僅克之則諸將之能概可知已幸人之弱成其平國之功整行長驅卧鼓偃旂而敵已潰未嘗有飛矢流於目睫白刃接於肘腋之危不測之憂也方且以仁厚清廉容讓讓天子之情說有相臣之頃殆危難

之世而益老矣畏以勛名見忌而思保富貴於暮年之情蓋焉矣乃使質首於積強之契丹攻瀋之死傷過半豈雄麾不耀雲日部伍不綴星辰以致敵之薄人於無法哉怙其勝小敵者以敵大敵突騎一衝為生平所未見而所習者不與之相應不憚何待焉張齊賢曰擇卒不如擇將諸將之不足以一戰也夫人而知之矣夫宋豈無果毅跡跡之材大可分閫而小堪奮擊者乎疑忌深而士不敢以才自見恂恂秩秩苟免彈射之風氣已成舍此一宿將而固無人矣岐溝一蹶終宋不振吾未知於幕王其教之與否藉其教之亦士戲於伍將戲於國相率以嬉而已嗚呼斯其所以為弱宋也歟

數變之言志士恥言之英主惡聞之其尚口而無所擇也已賤者也且詭隨而無定操也不令者也其反激以相顛倒也懷發者也張齊賢不失為抗直之臣太宗非聽焚之主宜其免焉乃當反橋戰後議者欲速取幽燕齊賢力陳其不可越六年齊賢與王顯同任樞密而曹彬潘美等大舉北伐取岐溝之敗帝謂齊賢曰卿等視朕今後作如此事否而齊賢愧答不逞則岐溝之役齊賢實贊成之何前後之相蓋戾邪齊賢不以反覆為恥太宗不以反覆加誅夫豈其憤憤之至斯哉乃取齊賢前日之詞而覆理之則齊賢之志未嘗須臾忘幽燕者也其云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擇將而任之豈徒以守內地而為偷安之計邪而太宗卒不能庸其於將也無所擇醜謹自持之曹彬已耳胸縮不前之潘美已耳因仍而委之無所擇也其於人也不欲任曹彬之謙謹而不居功以避權也潘美之隘楊業而不敢以避功也將避權而與士卒不親將避功而敗可無咎勝乃自危質士卒之死以自全而無有不敗者矣雖有都部署之名而知上之任之也無固志弗獲已而姑試焉齊賢亦知其不可而姑聽焉於是而齊賢之臨之情不容不降志以相從矣夫齊賢既知其不可而不去就爭之何也嗚呼舍此而宋之事無可為矣契丹之得十六州也得其地得其人矣得其地則繕城郭列堽戍修巖險知宋有欲爭之情益微而日趨於鞏固得其人則愈久而其心愈不回也當石晉割地之初朔北之士民必有□□以悲思者至岐溝敗績之歲凡五十年故老之存者百不得一仕者食其稼耕者習其浮靡之夫且狎其嗜好而與之俱流過此無收復之望則其人且視□□為絕域衣冠為桎梏禮樂為贅疣而力為。爭其勝且唯恐一朝內附不能與關南之吏民爭榮辱則知。為謀勇者

為戰而終無可復之期矣故有志之士急爭其時猶恐其已暮何忍更言姑俟哉且夫志於有為者敗固其所不諱也漢高之夷項羽武帝之攘匈奴光武之破赤眉郭子儀之平安史皆屢敗之餘氣不為茶而懲其所失之收戡定之功彬美既嗣而後齊賢有代州之捷尹繼倫有徐河之勝將非無可擇人非無可任耶律隆緒屢勝之驕兵非無可挫用兵者勝亦不可恃也敗亦不可沮也贊成北伐何足以為齊賢病哉而奚容諫止焉惟是太宗悔非所悔宋琪王禹偁相獎以成乎怯懦齊賢於是亦無如此虛枵之君與大臣何徒有孤出以當一面少奇其磊砢之壯志而已故知齊賢之始終以收復為心而非游移數變無有定情者也太宗亦深知其憂國之忱特不自勝其疑忌消沮之私豈聽榮乎由其言察其情君子是以重為齊賢悲也

太宗修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至數千卷命江南西蜀諸降臣分纂述之任論者曰太宗疑其懷故國蓄異志而姑以是廢之錄其長而遺其短銷其歲月以終老於柔翰而無他嗚呼恃人之善而為之辭以掩之以細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奚足信哉楊崇本原之降將也父子握兵死士為用威震於契丹誘書送至且任以邊圍而亡猜張洎徐鉉向中正之流浮華一夫自詡不為之用縱之壑而不足以游夫人而知之矣李煜降而不能有他曹彬諒之而任其歸邸已灰之燼不可復炊二三弄穎之士固不屑為之重防也張洎之視諸人智計較為敏給亦任之政柄與參坐論其餘可知已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乃其所以必授纂修之事於諸降臣者有故自唐亂以來未溫凶戾殄殺清流杜荀鶴一受其接納而震懼幾死陷其域中者人以文藻風流為大戒豈復有揜猛虎而矜雅步者乎李存勖石敬瑭皆沙陀之孽劉知遠郭威一執帶之備也獷悍相沿弓刀互競王章以毛錐司權算且不免嗶喙於群鳥六籍百家不待焚坑而中原無怒遺矣抑且契丹內蹂千里為墟救死不遑誰暇閱遺文之廢墜周世宗稍欲拂拭而張之而故老已凋新知不啟王朴實備起自無賴簡質有餘而講習不夙隔幕望日固北方學士之恆也唯彼江東西蜀者保國數十年畫疆自守兵革不興水溪山椒藤緘無損故人士得以其從容之歲月咀文苑之英華則欲求博雅之儒以采群言之勝舍此二方之士無有能任之者太宗可謂善取材矣光武之興道藝也雅樂儀文得之公孫述也拓拔氏之飾文教也傳經定制得之河西也四戰之地不足以留文治則偏方晏處者存焉蒙古決裂天維而兩浙三吳文章盛於晚季劉宋章陶藉之以開一代之治非姚樞許衡之得有傳人也由此言之士生禮崩樂壞之世而處僻遠之鄉珍重遺文以須求舊之代不於其身必於其徒非有爽也坐銷歲月於幽憂困苑之下者殆所謂自棄者與道勝者道行而志已得文成者文著而心以亨矣必任三事位撤侯而後足以榮與漢興功臣名多湮沒而申培伏勝遺澤施於萬年然則以纂述為束縛英才之微縲者細人之陋也以沮喪君子而有餘疚已

人之可信者不食不可居之名言之可信者不傳不可為之事微生之直仲子之廉君子察其不諱室遠之詩澤梓之書君子辨其不寔人惡其飾言飾行以亂德也言惡其溢美溢惡以亂道也君子之以敦寔行傳信史正人心厚風俗者誠而已矣江州陳兢九世同居而太宗歲賜以粟蓋聞唐張公藝芝風而上下相蒙以矜治化也凡世同居天下亦多有之矣其宅地廣其田牧使其習業同未可遽為孝慈友愛人皆順以和也公藝芝苦高棠也曰忍夫忍必有不可忍者矣則父子之誼語婦姑之執給兄弟之交喻以致於數倫傷化者皆有之公藝芝忍而弗較以消其獄訟雙最之大惡而已使其皆孝慈友愛以無尤也則何忍之有邪故公藝之言猶不敢增飾虛美以惑人為可信也傳陳兢之家者曰長幼七口人無間言已溢美而非其寔矣又曰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不食其誕至此而兢敢居之為美人且傳之為異史且載之為真率天下以偽君子之所惡夫亂德之言者非此言哉人而至於百則合食之頃一有不非按而數之且不及察矣犬而至於百全滿而前一犬不至即智如神禹未有能一覽而知者矣况夫乎計其家之百口之無間言為誇誕之說亦如此而已矣堯舜之有朱均文王之有鮮度天不能私其美於聖人之家子之賢不肖天也天之化未嘗有能齊者也何獨於陳氏之家使皆醞謹以若於長者之訓耶而曰自陳崇以至於兢教之有方飾之有道家訓立而人皆勸則堯之於子既自以則天之德立範於上而又使事舜於畎畝以薰陶其氣質陳氏之德十百於堯其教也十百於舜庶乎可矣不然慧者愚者弱者強者靜者躁者咸使整齊專壹而無朱均鮮度之梗化於中陳氏何德以堪此取堯舜猶病之美誇鄉原非刺之無競之偽史之誣豈待辨而明哉且以陳氏之族如彼其善矣又何賜粟以後九世之餘寂寂無定紀數而七百口敦仁崇讓之子弟曾無一

人能樹立於末世哉當唐末以後之喪亂江州為吳楚交爭之衝陳氏所居僻遠於兵火因相保以全其家分數差明而無訟獄雙最之覺陳氏遂相相然以自矜有司乃相相然以誇異太宗且相相然以飾為時雍之化相率為偽而犬亦被以榮名史氏傳其不足信者而世信之妄人售而為父兄者恤虛名以噴倫紀君子所以為世道憂也夫君子之齊家以化及天下也不為不可成不居不可久責備賢者而善養不才立異以使之同略辨以使之齊賢者易以篤其恩不肖無以習其德是以命士而上父子異宮不欲其相驕也五世而降功總以絕不欲其強飾也立庭之訓止於詩禮夜飲之戒嚴於朝廷三十校田而田廬分處八口以外而飢寒自贍無相雜也則無相競也使九世可以同居族以睦而分以明則先王胡不立此以為制而文昭武穆必使有國有家各賜族以使自為紀哉理不可驟情不可強天不可不人為之防故偽行為言不宣上以誠教下以誠應同人之道類族辨物而於宗則各家人之義嘻嘻失節而威如以乎垂世立教仁之至義之盡矣傲詭之行矜夸之說榮感之下飾大美以當名利天性受誣而人紀以亡讀史者又何豔焉

三代以下遂其至性直其大節過而不失其中幽光內蘊垂五十餘年人無得而稱者其楚王元佐乎元佐太宗之元子也太宗遂其傳子之志則天下者元佐之天下也杜后之命曰太祖傳二弟而旋授德昭即令太宗恤遺命全秦王而授之位秦王立其猶從母命也德昭雖死而惟吉存使其不然則秦王且私授其子此吳光與僚先度得國之勢也元佐其猶夷昧餘祭之子位不得而及焉必矣太宗挾傳子之私忌秦王而致之死豈專色位之不固哉為元佐計欲坐收而奄有之爾故曰如太宗之志天下者元佐之天下也於是而元佐憬然發其天性之惻怛以質鬼神以對天下必欲曲全叔父以免君父於不仁憤太宗之不聽也激烈伴狂縱火焚宮示不可以君天下進則有九五之尊退則膺庶人之罰萬一父怒不測而死及之亦且甘之如飴嗚呼是豈三代以下教衰俗地之得再見者哉廢為庶人而元佐之心得矣得其心者得其仁矣是伯夷泰伯之所以弁髦人爵寢處天壤而保此心以復於禮者也東海王疆之安於廢不欲昇以天下也宋王成器之屈於元宗弟有社稷之元功已不得而居其上也父志存焉人心歸焉不敢與爭而僅以自保其王爵議者猶且獎之元佐以逸獲之天下脫屣而求愜其孤心豈彼所能企及哉乃建無公論之臣史無聞幽之筆且以建儲稱冠準之忠擁戴說呂端之節寔錄所紀又為燕不得與及李后王繼恩謀立之說曲毀其至德故司馬氏曰伯夷雖賢得孔子而名益著世無君子信流俗傾妒之口揜潛德而曲誣之後世之史不如其無史也多矣太宗怒欲安置之於均州百官諫而止者知其志之正而理之伸也真宗立復楚王之封加天策將軍之號待以殊禮者知其棄萬乘以全至性而李后之謀必其所不就也太宗愧之真宗安之而不能動廷臣國史之心流俗之迷而不覺有如是夫或曰泰伯不欲有天下逃之句吳而元佐終受王封何也曰周未有天下而句吳為殷之蠻服古有公子去國而為羈之禮則有餘地以聽泰伯之徜徉宋則一統六萬而元佐適焉若其終受王封也藉令秦王立惟吉繼而太宗既君天下致年康則其元子固當為王王者元佐之應得也不天子而德已至矣姪姪然致怒天倫效陳仲子之為哉乃於是而見宋之無人也德昭之死廷美之竄大亂之道太宗之巨憊也立其疑者以剛直稱則實傅姚坦以昌言稱則田錫張齊賢以方正稱則李昉呂端皆所謂賢臣也而類首結舌聽其安忍戕性以行私無敢一念開國之先皇者僅一盧多遜衛太宗於前護秦王於後無忘金匱之言而趙普之邪說一張附致深文以亂死昏靈掩日月之光僅露孤光於元佐有心者自知擇焉奚必孔子而後可致伯夷於青雲存乎人心之不死者而已矣

太宗謂秦王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嗜好形見於外殆乎知道者之言也夫且夫人之有所嗜好而不能自己者吾不知其何以然也耳目口體於天下之物相得而各有合欲之所自興亦天也匪徒小人之所依抑君子之所不能去也然而相得者期於得而止其合也既合而固可無求匪徒崇高富貴者之易於屬獸抑貧窶之子可致而致焉者也故夫人之所嗜亦大略可睹矣居海國者不嗜屬屨處山國者不嗜鯁蛤未聞其名則固不慕也未蓋其致則固不耽也然則世之有所嗜好而沈迷不及者皆著見於外而物得乘之以相惑耳由是而銷日糜月濫喜狂怒廢事喪得戕天物耗財用導淫通背小抵於敗國亡家而不悟豈果其嗜好之不可遏哉群然取一物而貴之則貴矣群然取一物而安之則安矣有所貴而忘其貴有所安而忘其本不足以安時過事已而不知當日之嗜好者何心若是者吾又惡知其何以然哉衛懿公之於鶴也唐元宗之於羯鼓也宋徽宗之於花石也達者視之皆無殊

於瓦缶之於塊土凡蟲也而與之相守以不離求其故而不得設身而代為之思蓋觸目喜新偶動於中而着見於外窺之者曲以相成習聞數見浮言脅動隨以流而不可止耳口之欲止於味而山珍海錯者非以味也以其名也體之欲止於適而衣珠玉者非以適也以其名也一夫偶以奇而炫之無識者相因而和之精而益求其精備而益求其備乃至胡椒之八百斛楊梅仁之十石不知何所當於嗜欲而必汲汲以求者如此嗚呼以口還口而味亦斬矣以目還目而色亦斬矣以耳還耳而聲亦斬矣以體還體而衣被器用游觀之所需者亦斬矣過此則皆流俗浮游之言轉相傳述溢於其分而勞形怵神殃民殄物役役以奔走至死而不釋嗚呼是其愚也吾且惡知其何以然哉故君子之無欲不爽於理者無他耳目口體止於其分而不示人以殊異之情則人言之者至稗官之妄述導諛者之將順嚮技者之蠱惑舉不以易吾耳目口體之素然則淡然無欲者非無欲也欲止於其所欲而不以流俗之欲為欲也夫流俗之欲而蕩其心夫人之所不能免也奚以治之其惟有以鎮之乎太宗曰朕無他好唯喜讀書所以鎮之也鎮之者息其紛紜抑其競躁專凝其視聽而不遷古今成敗得失之故迭至而相警以域其聰明其神間其氣肅其幾不可已其得不能忘如是而流俗之相受者不待拒而自不相親以是而形見於外天下之飾美以進者相獎以道藝其人非必賢其所習者亦不詭於正矣其學非必醇其所尚者固不損於物矣因而精之因而備之而道存焉故太宗之擇術善矣宋儒先以格物窮理為身心意知之所自正亦此道焉耳雖然但言讀書而猶有所患所患者以流俗之情臨簡編而簡編之為流俗用者不鮮也故蕭繹揚廣陳叔寶李煜以此而益長其恣淫豈徒人主然哉凡為學者皆不可不戒也夫苟以流俗之心而讀書則讀書亦嗜好而已其銷日糜月廢事與德也無以愈如是者其淫有三不知戒而蹈之者眾故不可不戒也物求其名形求其似誇新競麗耽僻摘險以侈其博如是者謂之色淫師師儒之章程荀小生之矩步析音韻以求工設機局以相應曳聲引氣意短言長如是者謂之聲淫讀可喜之言而如中酒讀可怒之事而如操戈嬉笑以諧心怒罵以快意逞其氣以擊節於豪宕之篇弛其志以適情於閒逸之語心與俱流情將日蕩如是者謂之志淫此三淫者非所讀之書能病之也風雅黃真淫之什春秋有逆亂之書遠流俗審是非審靜以鎮耳目之浮明則道貞於一精軒之語星卷之誦無不可益也非是而中流俗之習且有導人以迷者况史冊有繁言富家瑣說乎班固之核也蔡邕之典也段成式陸佃之博也蘇軾曾鞏之辨也以是而獵榮名之物望又奚異於爛羊之關內侯圍棋之宣城守宣淫之控鶴監乎無他以讀書為嗜好則適以導人於欲也惟無欲而後可以讀書故曰太宗之言始知道者之言也

論治者會言久任為州縣長吏言之耳夫豈徒牧民者之使習而安哉州縣之吏去天子遠賢不肖易以相欺久任得人則民安其治久任失人則民之欲去之也不能以旦夕待而墜於上聞故久牧民之任得失之數猶相半也至於大臣而久任決矣國家之政見為利而亟興之則姦因以售見為害而亟除之則眾競於竄故大臣之道徐以相事會之宜靜以需眾志之定恒若有所俟而不遽乃以熟當其條理而建不可拔之基志有所慎不敢怒張也學有所得不敢姑試也受政之初人望未歸得君之始上情未獲則抑養以冲和待以審固泊乎若無所營淵乎若不可測而後斟酌飽滿以為社稷生民謝無疆之恤期月三年之神化固未可為大賢以下幾幸也乃乘政未久而已離乎位矣欲行者未之能行欲已者未之能已授之他人而局又為之一變勿論其君子小人之迭進而莫裨裨焉之膏雨也均為小人而遞相傾者機械後起而益深均為君子而所學異者議論相雜而不調以兩不相謀之善敗共圖一事之始終條緒判於尺尋而得失差以千里求如曹參之繼蕭何守畫一之法以善初終者百不得一也且惟蕭何之相漢與高帝相為終始緒已成而後洞然於參之心目無所容其異同向令何任未久而參代亦惡能成其所未就以奏治定之功况其本異以相攻彼抑而此揚者乎夫爰立作相者非驟起衡茅初登任版者也抑作久歷外任不接風采者也既異乎守令之遼濶而不深知則不可決之於早既任之而固可勿疑矣待歷事已還而始謀其進退故善用大臣者必使久於其任而後國是以不迷君心以不眩宋自雍熙以後為平章為參知為密院總百揆掌六師者乍登乍降如拙基之置子顛倒而屢遷夷改其人若宋琪李昉李穆張齊賢李奎王沔陳恕張士遜寇準呂端柴禹錫蘇易簡向敏中張洎李日昫者雖其間不多僥倖之士而可盡所長以圖治安者亦多有之十餘年間進之退之席不暇煖而復搖蕩其目前且却之心志未伸行未果謀未定而位已離矣則求國有定命之計謨人有適從之法守其可得與以此立法子孫奉為成憲人士視為故事其容容者既以傳舍視黃扉浮沈於一日

之榮寵欲有為者亦操不能久待之心志氣憤盈乘時以求勝乃至一陟一遷舉朝視為黜陟之期天子為改紀元之號緒日以紛論日以起罵詈盈廷而國隨以斃垂法不臧非旦夕之故矣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敵者無他忌大臣之持權而顛倒在握行不測之威福以圖固天位耳自趙普之謀行於武人而人主之猜心一動則文弱之士亦供其忌玩故非徒王德用狄青之小有成勞而防之若敵國也且以寇準起家文墨始列侍從而狂人一呼萬歲議者交彈天子震動曾不念準非操懿之姦抑亦無其權藉而張皇怵惕若履虎之啞人其愚亦可嗤也其自取孤危尤可哀也至若蔡京秦檜賈似道之誤國以淪亡則又一受其蠱惑以終身此特若山莫能搖其一指立法愈密姦佞之術愈巧太宗顛倒其大臣之權術又奚能取必於閭主徒以制體國之才臣使不能畢效其所長嗚呼是不可為永鑒也歟

自唐漁陽之亂藩鎮擅土自殖近於割據而天下裂有數郡之土者即自帝自王建蟻封之國養兵將修械具備儀衛侈宮室立百官益以驕奢其用不資戶口農田之算斂吏不詳其虐取者奚若概可知其裕奪之難填矣然而固不給也於是而海國之益山國之茶皆官權費又不足則權酒稅農器之令察及毫毛迨宋之初未能除也皆仍舊偽之陋也然就此數者論之唯農器之稅為虐已甚稅與而價必涌貴貧民不贍則器不利而土荒民之貧日以酷矣權酒者官吏降為當壚之傭保辱人賤行之尤也而抑有可通之理焉唯海之有益山之有茶農人不得而有也貧及不得而擅其利也棄耒耜以營定益舍原隰而趨岡阜富民大賈操利柄以制耕夫之仰給而軍國之盈虛亦不與之相與則逐末者日益富力田者日益貧匪獨不均抑國計民生之交感矣故古者漆林之稅二十而五車乘牛馬稅之於商先王之以敦本裕民而持輕重之衡以低昂消點者道莫隆焉則斯二者多取之以寬農田之稅仁之術義之正也雖偏方之主立為程法其逆若苛而有王者起又惡得而廢焉若夫酒則尤有道存焉古之為酒者以療疾以養老以將敬於賓祭而過飲之禁自禹以來垂戒亟焉天子所不敢耽聖人所不敢旨則愚賤貧寒之子不敢恣其所欲素封統袴之豪不得聽其所嗜故周官有薄氏之譏惡人之易得而飲也商賈貿販之不可缺也民非是無以通有無而瞻生理雖微民利而民亦待命焉若夫酒則藉其無之而民生自遂且能永無之而民氣也

醕乃其流既久而不可以乍絕則重稅之而酌者不得利焉稅重價增而貧者不得飲焉豈非厚民生正風俗者所大快哉然則稅之已重而不為民病者莫酒若也權酒雖辱而稅酒則正又何疑乎百家之市無懸幣則日暮無爭之狂子三時之暇無巷飲則長夏無稱貸之窮民又何病焉酒化五年罷官賣而使輸課折衷之允得者也新法行而官賣復行乃至以歌舞一人之沈酒惡足以體太宗之至意乎稅不一而莫先於酒其次茶也又其次鹽也三者之輕重准諸道而可得其平唯農器之稅至景德六年而後罷太宗於此疏矣

古有云受降如受敵非但行陳之間詐降以誘我而覆我也果於降而無以馭之示以瑕而使乘激其怒而使憤益其驕而使玩其禍皆深於受敵受敵而不競一敗而止屢敗而猶足以振患在外也受降而無以馭之則患在內而無以解梁之於侯景身斃國傾朱异受之也唐之於河北兵連禍結僕固懷恩受之也或激之或驕之禍一發而不知所以防而不備此也無以激之而無以綏之猶激也無以驕之而無以服之猶驕也則宋之於李繼捧是已李氏自唐以來世有銀夏阻於一方無可歸之主衣被器具之需仰給於中國者不贍翹首以望內集者固其情也及是河東之下三年矣僅隔一水而即宋疆僭偽削平風聲遠訖捲土而來披襟而受之易易也而正未易也銀夏之在西陲士馬精強風俗橫戾十九同於外夷固非錢氏威處海濱文弱不振之比也則受之也豈得以受錢氏者受之乎太上之受遠人也以德其次以恩其次以略又其次以威惟德與威非一旦之積也宋之德而既涼矣其恩則响响之仁不足以撫驕子其威則瓦橋關之圍莫州之敗岐溝之劔天子親將傾國大舉而死傷過半亟議寢兵李氏入而深測之矣三者無得而待焉則受之之略不容不審也繼捧既移鎮彰德而四州易帥矣帥之者誰使而可邪使能擇虎臣以鎮撫鼓厲其吏士而重用之既可以斷契丹之右臂而久任之部曲尚武之邊民各得效其材勇以圖功名繼遷雖逃無能闖入而播蕩之四州安矣乃豈無可遣之帥而託非其人非無可遣也風將如曹彬而弭德超得行其離間血戰如楊業而潘美等得誘以叛離固不能付馬肥士勇塩池沃壤於矯矯之臣也夫既不能爾矣則繼捧雖奉版以請吏而以恩懷之使仍擁定難之節無失其世守薄收其貢稅漸設其斂判以待其定而後易制之且勿使遷居內地窺我設施以相玩而啟戎心不猶愈乎且夫欲降者繼捧與其二三僚幕而已其從之以入者

倔強之心未嘗一日而去於其懷故繼遷之走旋起收之而樂為之用還繼捧於故鎮則部落民庶既得內附之利而無吏治之擾繼遷無以盡其心而高張漸革無難折垂而收之矣是策也唯乘其初附而銷萌於未亂則得也迨繼遷復振之後守臣殲疆土夫趙普乃用之以繼繼捧而使歸則中國已在其目中徒以長寇而示弱則繼捧北附於契丹繼遷且為降以緩敵卒至帝制自雄度劉西土制中國以納賂於北敵而日就亡削謀之不臧禍亦烈矣乃當日者處堂之君相相相然曰天下已定百年割據之遠人懷音歸我披襟以受之無難也不已矣乎無其德不建其威恃其恩不知其略有殞自天之福非其人不可承也是故東漢之絕西域宣德之斬交趾誠有戒心焉保天下以無虞者惟不可動以小利而思其永斯以得懷遠招攜之道固非宋之所能勝任也

為君子儒者亟於言治而師申商之說東縛斯民而困苦之乃自說曰此先王經理天下大公至正之道也漢唐皆有之而宋為甚陳靖請簡擇京東西荒地及逃民產籍募民耕作度田均稅遂授京西勸農使陳恕等知其不可行奏罷之而黜靖知陳州論者猶惜靖說之不行為怨等咄嗚呼非申商之徒以生事殃民為治術者孰忍以靖之言為必可行乎聖王不作而橫議興取詩書周禮之文斷章以飾申商之刻覈為君子儒者汨沒不悟哀我人斯死於口給亦慘矣哉今姑勿論其言且問其人靖太常博士也非經國之大臣無田賦之官守出位以陳利害者何心及授以陳州之民社則尸位以終於民無循良之績於國無匡濟之能斯其大概可知已故夫天下無事而出位以陳利國便民之說者其人皆概可知也必其欲持富國大臣之長短思以勝之而進其黨者也不則其有所忮忌於故家大族而傾之也不則以己之貧嫉人之富思假公以奪人者也不則迎君與大臣之意旨希得當以要寵利者也即不然抑偶睹一鄉一邑之故動其編表不知天下之不盡然而思概為改作者也如是者覽其章奏若有愛民憂國之忱進而與之言不無指天畫地之略及授以政則面墻而一無能為是其為浮薄倖倖之匹夫也逆風而聞其糴而皮相者樂與之親書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誠畏之也乃若其言則苟寔求諸事理而其發立見唯夫國敵君貪大臣無老成之識於是而其言乃售今取靖言而按之所謂荒地者非荒地也所謂逃民產籍者非逃民也自亦資兵也於契丹之打單殺京東西之凋殘劇矣張全義成汭之僅為拊循周世宗以來之乍獲休息乃有生還

之游子僑寓之羈人越陌度阡薄耕以幸利而聊為棲息當陳靖陳言之日宋有天下三十二年耳兵火之餘版籍錯亂荒萊與熟地固無可稽逃亡與歸鄉抑無可據則荒者或耕逃者或復幸有脫漏以慰鴻雁之哀嗚呼百年大定以還自可度地度人以便賦賦率靖固知其非荒非逃而假為之募民之說俾寸土一民詞窮而盡數之是復一與募民之計發酷吏之遺債無所底止民生感而國本非陳恕等力持以息其毒人之死於靖言者不知幾何矣唐之為此者宇文融也而唐以亂宋之季世為此者賈似道也而宋以亡託井地之制於周官假經界之說於孟子師李愷之故智而文之曰利民襲王莽之狂愚而自矜其復古賊臣之賊也而為君子儒者曾以其說之不行為惆悵乎夫三代之制見於典籍者既已略矣若其畫地域民而俾任土作貢者則有以也古之人民去茹毛飲血者未遠也聖人教之以耕而民皆擇地而治唯力是營其耕且蕪任其去就田無定主而國無恒賦且九州之土析為萬國迨周什省猶千有八百諸侯自擅其土以取其民輕重法殊民不堪命故三代之王者不容不畫井分疆定取民之則使不得損益焉民不自為經界而上代為之非此則擇肥壤棄瘠原亂且日以興蕪萊且日以廣故屈天子之尊下為編氓作主伯之計誠有不得已也夫豈以限萬世而使必服其征哉乃其所謂再易者非必再易也一易者非必一易也其萊田非必萊也存其名不數其數動者不盤宜廣耕而田賦正如其素故自上而下農其獲五等豈百畝之所獲動情如是其差乎萊地之耕否使然宜及漢以後天下統於一王上無分去踰額之征下有世業相因之土民自有其經界而無煩上之區分至於兵火之餘脫鋒刃而務舊畝者或弱民有田而不敢自列於戶或丁壯有力而不自墾其田夫亦患田之不辟而民之不勤百姓不足而國亦貧耳無與限之弗勞募也名為募而寔為經界以與歸飛之雁爭疆界不已慘乎夫如靖者流如匹夫匹婦之偷得一飽而為富有四海之天子益錙銖升斗之利孟子曰辟草萊任土地者次於上刑非若此儔其孰膺明王之鈇鉞邪不勸而自勸者農也勸農者屬農者也頭會箕歛而文之曰勸夫申商亦何嘗不曰吾以利民哉而儒者誣先王易簡之德以申商之穢密當之晉陳靖以與周公齒道之不明莫斯為甚矣

宋論卷三

真宗

船山遺書

咸平四年詔賜九經於聚徒講誦之所與州縣學校等此書院之始也嗣是而孫明復胡瑗定起師道立學者興以成乎周程張朱之盛及韓侂胄立偽學之名延及張居正魏忠賢率以此附致儒者於罪罟之中毀其聚講之所陷其受學之人鉗網修士如防盜賊彼亦無援以為之辭也固將曰天子作君師以助上帝經四方者也亦既立太學於京師設儒學於郡邑建師長餽生徒長吏課之貢舉登之而道術咸出於天子之導士以興賢者修舉詳備而惡用真茅之士私立門庭以充君師而擅尸其職使支離之異學雌黃之游士凌天下之耳目而蕩其心為此說者聽其言恣其辯不覈其心不揆諸道則亦媿媿乎其有所執而不可破也然而非妨賢病國申商以度劉天下者未有以此為謀國之術者也孔子之教於洙泗衰周之世也上無學而教在下故時君不能制焉而孔子以為無嫌彼將曰今非周綱解紐之代不得尸上天不鐸之權也嗚呼佞人之口給不可勝窮而要豈其然哉三代之隆學統於上故其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然而教所託亦有涯矣長越自習文身祀豸淪於夷禮王者亦無如之何也若太學建於王都而圻內為方千里庠序設於邦國而百里儉於提封則春絃夏誦禮射雅歌遠不違親而道無不出故入易集於橋門士樂趨於黉篋迨至季世之勸之也不勤而下有專師之節矣况乎後世之天下幅員萬里文治益敷士之秀者不可以殫計既非一太學之所能容導子舍涉關河抑立程限以制其來去則士之能就學於成均有益亦難矣若夫州縣之學司於守令朝廷不能多稱彬彬之儒與治郡邑而課吏之典又以賦役獄訟為黜陟之衡雖有修葺之堂釋菜之禮而迹籠誠亡名存實去士且以先聖之官牆為干祿之捷徑課之也愈嚴則遇之也益詭升之也愈眾則冒之也愈多天人性命總屬躬身露風雲祇供游戲有志之士其不肖以此為學也將何學而可哉慈得不倚賴鴻儒代天子而任勞來匡直之任哉君子於此以道自任而不嫌於尸作師之權者誠無愧也道不可隱而明之人不可棄而受之非若方外之士據山林以傲王侯也非若異端之師充政教以叛君父也所造者一王之小子所德者一王之成人申忠孝之義勸士而使之親上尊義利之防域士而使之靖民分天子萬

幾之勞瘁長吏教思之倦以視論文之典不足以譽行貢舉之制不足以養恬其有裨於治化者遠矣當四海一王之世雖堯舜復起不能育山海遼遠之人材而使為君子則假退去之先覺以廣教思固其所尸祝而求者也為君子又何媿焉教化行美不居可紀之功造士成才初無邀榮之志身先作範以遠於飾文行于爵祿之惡習相與悠然而富貴不溢貧賤不誦之中將使揣摩功利之俗學媿悔而思附於青雲較彼掄才司訓之官詩書懸利達之標導人尤復者其於聖王淑世之大用得失相差不已遠乎然則以書院為可毀不得與琳宮梵宇之莊嚴而並時以講學為必塞不得與丹雘利羊之幻術而偕行非拓賢病國之小人誰忍為此哉賊仁義之峻法哉宋分於下而道以大明自真宗昉視梁何允鍾山之教加隆焉其功偉矣考古今之時推鄒魯之始達聖王之志立後代之經以推任吾憂世者之責也可弗詳與

漢武帝之吉匈奴曰南越王頭已懸關下單于能戰可來匈奴遠道是道也齊桓公用之踰卑耳伐山戎為燕辟地然後南次陘亭而楚人服非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非不戰也戰功成於彼而威自伸於此也中國之自尋兵也則夷狄必乘之以紅非極晉之八王爭而劉石起即漢唐之始漢夷秦項而冒頓益驕唐平僭偽而突厥方聘何也關不出於其外知其力之已疲也若夫晉為夷狄矣強弱之情勢雖違絕而不相知抑以其意揣而類推之謂橫戾馳突無制之勇風飄雨驟而不可禦者彼猶我也中國能以長破其阻礙其果得其君長郡縣其部落則我亦猶彼而何弗備焉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非奪之於方戰之謂也奪之於未戰而屈即戰而已先假其弱敗可八九得矣李繼遷死德明嗣立曹瑋上言國危子弱願假精兵擒德明送關下復河西為郡縣此一時也固宋室興替之大機而庸主具臣莫能悟安復云德致拒瑋之謀降詔招撫悲夫宋之自折入於西北為千古憾雖有虎臣其將如之何哉瑋之為將非徒言無勇徒勇無謀指其後效豈可觀矣世為勳臣宋抑待以肺腑睥睨孤豚游其几組誠假以精兵推心授鉞四州斗絕一隅孺子植根未固功之夙成在瑋心目間亦在天下後世心目間也德明知其不敵且欲手歸朝而聽我之建置西陲以掣契丹之右臂百年通寇卒以一朝威振質關聲馳朔漠固將曰今之中國非昔之中國也耶律隆濟其敢輕舉以擄澶州乎盟要貽善用兵者欲其攻瑕也而又不欲攻其已瑕者也

舍瑕而攻堅則挫於堅而瑕者亦玩怯於堅而攻其已瑕則勝之不足為武而堅者諒其無能矣唯處於瑕不瑕之間而乘瑕以破其堅則足以震動寇之心而制之以氣李繼遷之強狡固契丹之所憚也而暴死之頃弱子撫不韙之眾人心離而無為之効死以為堅而有瑕可攻以為瑕而人知其瑕則功一就而震疊迄於遐荒其必然之勢矣且不但此也宋之所以名侮於契丹者氣先於也昔之收巴蜀入兩粵下江南皆以眾凌寡乘其瓦解而而坐獲之一試之白晝荒原控騎鳴鏑之地邊聲一起而氣已先奪天河西亦塞外矣引置之凶危之地而捷報以可就之功則將視朔漠之驕子亦猶是可走可馘之虜氣已先增十倍而又得李氏數世之積以使趨利而爭進且以土為吾土人為吾人馬為吾馬使若璋者撫而用之渡一葦以嚮雲中則幽燕在其股掌南取甘京內撤延環之守關中固而汴雜得西面之屏藩何至澶州之警一聞盈庭項縮遽欲走金陵走巴蜀為他日海門甯死之嚙矢設環謀不行德明之詔命一頒而契丹大舉之師踰年即至其應如響而宋窮矣况德明不剪延及元昊最爾小醜充為敵國兵鉅將死趣奉金縢禍乞於亡而不已一機之失追救未繇嗚呼謀國如斯孰謂宋人邪周瑒王繼英之尸位中樞不足責也張齊賢李沆之咎又奚辭哉沆之言曰少有憂動足為警戒此士燮內甯外患之邪說也沆者宋一代柱石之臣也而何是之迷焉

凡上書陳利弊以要主聽希行之者其情不一其不足聽則均也其一大姦挾傾妬之心已不言以避指摘而暴爭外之人許時政之失以影射執政激天子以廢置掣任事者之肘而使之去因以得遂大姦之所懷其一懷私之士或欲啟旁門以倖進或欲破成法以謀利其所欲者小其言之大而借相類之理以成一致之言雜引先王之言詭附於道而不授人以攻擊真一小有才而見拙其牙慧筆鋒以正不足以妄有餘非為炎炎媿媿之談不足以表異徵幸其言之庸而身因以顯此三者皆懷德之姦詭君相以從己而行其脅持者也非此則又有聞君之求言也亟相之好士也其踴躍而興本無定慮搜索故紙旁問塗人以成其說叩其中懷亦未嘗信為可行而姑試言之以耀人之耳目非此則又有始出田野薄游都邑受一命而登仕籍見進言者之奮動當道而不安於緘默晨揣夕摩索一二事以為立說之資而檢拾迂遠之陳言以充幅亦且相相然曰吾亦為社稷計靈長為生民拯水火者也以

句按而已矣非此則抑有誦一先王之言益以六經之緒說附以歷代之因革時已異而守其故株道已殊而尋其
蠹迹從不知國之所恃賴民之所便安而但任其聞見之私以爭得失而田賦兵戎刑名官守泥其所不通以病國
毒民而不恤非此則有身之所受一事之甘苦目之所睹一邑之利病感激於衡茅求伸於言路其言失也亦果有
失也其言得也亦果有得也而得以一方者失於天下得以一時者失於百年小利易以生愚氓之喜隱憂實以惟
君子之心若此者心可信也理可恃也而如其聽之則元氣以傷大法以圯弊且無窮而况挾前數者之心以誣上
行私而播惡下土者乎故上書陳利害者無一言之足聽者也李文靖自言曰居位無補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
罷可以報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此可以當之矣道者安民以定國至正之經也秉道以宅心而識乃宏識惟其
宏而志以定志定而斷以成斷成而氣以靜氣靜而量乃可函受天下而不迫天下皆函受於識量之中無不可受
也而終不為之搖也大矣哉一人之識四海之藏非有道者孰能不驚所於創聞而生其疑慮哉夫天下有其大同
而抑有其各異非可一說竟也久矣其大同者好生而惡死也好利而惡害也好逸而惡勞也各守其大經不能無
死者而生者眾矣不能無害者而利者長矣不能無勞者而逸者遠矣天有異時地有異利人有異才物有異用前之
作者歷千祀通九州而各效其所宜天下雖亂終亦莫能越也此之所謂傷者彼之所自全此之所謂善者彼之所
自敗雖仁如舜智如禹不能不有所缺隘以留人之指摘識足以及此矣則創制聽之前王修舉聽之百執斟酌聽
之長吏從違聽之編氓而天下各就其紀故陳言者之至乎吾前知其所自起知其所自淫知其善而不足以為善
知其果善而不能出吾之國中蟬噪而知其為夏蚩吟而知其為秋時至則鳴氣衰則息安能舉宗社生民以隨之
震動而士自修其素業民自安其先疇兵自衛其職守賢者之志不紛不肖之姦不售容光音照萬物自獻其妍媸
識之所周道之所定故曰天下之動貞於一者也文靖之及此迴出於姚元之陸敬輿司馬君實之表遠矣前乎此
者丙吉後乎此者劉鍵殆庶幾焉其他雖有煌煌之績皆道之所不許也以安社稷不足而况大人之正物者乎有
姚元之則有張說有陸敬輿則有盧杞有司馬君實則有王安石好言而善言與好聽而訟言競惟文靖當國之下
匪徒梅詢曾致堯舜之屏息也王欽若列侍從而不敢售其姦張齊賢履準之抗直而消其數則所以護國家之元

氣者至矣文靖沒宋乃多故筆古爭雄而郊原之婦子不能甯處於泉園瓜圃之下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
者不易攀也景者無有歧也道之所以覆冒萬物而為之宗也豈易及哉豈易及哉
澶州之役寇平仲折陳堯叟王若欽避寇之策力勸真宗渡河決戰而曰與楊大年飲博歌呼於帳中故王欽若之
謂之曰準以陛下為孤注其言亦非無因之誣也王從珂自將以禦契丹於懷州大敗以歸而自焚石重貴自將以
追契丹於相州諸將爭叛而見俘於虜皆孤注也而真宗之渡河類之且契丹之兵勢方張而飲詭自如曾無戒懼
則其保天子之南歸而一兵不損寸土不失似有天幸焉非孤注者之快於一時乎則欽若之謂宜其行矣嗚呼盛宋
之庭鐘鐃自命者充於班序曾無一人能知準之所恃而驚魂喪魄始據其謀終妬其功高瓊楊億以外皆巾幗耳
後之論者曰準以靜鎮之也生死存亡決於俄頃天子臨不測之淵而徒以靜鎮之乎則論者亦馮拯王欽若之流
匹特見事成而不容已於贊美豈知準者哉無所見而徒於靜鎮則景延廣十萬橫磨之鑿語且以速敗而效之者
誤人家國必此語矣夫靜鎮者必有所以鎮而後能靜也謝安圍棋賭墅而襟符堅於肥水非但恃謝元北府之兵
也慕容垂未序張天賜之撐持實久矣夫平仲所恃者美在哉按事之始終以察勢之虛實則洞若觀火矣愚者自
不察耳觀其形勢固非小有所得而遽耳以退也乃增三十萬之賂遂無一矢之加歷之數十年而無南牧之馬
豈蕭捷覽之偶中流矢曹利用之口給辯言遂足戢其賊心哉兵甫一重而議和之使先至利用復歸而議和之使
復來則其且前且卻徜徉於闕志者概可知也契丹之滅王重珂也石敬瑭為之內主其滅石重貴也杜威趙延壽
為之內主契丹不能無內應而殘中國之來舊矣此內之可恃者也且今之契丹非昔之契丹矣陰結席十六州之
安而內淫於華俗國人得志於衣錦食梁而共習於恬嬉至是而習戰之將如休哥輩者亦已骨朽其入寇矣聞李
繼遷以蕃爾之小醜陷朔方脅朝廷而羈縻弗絕及其身死子弱國如浮梗而尚無能致討且不惜錦綺以餌之使
安宋之君臣可以虛聲恐喝而坐致其金繒姑以是脅之而無恃於戰也則挾一索賂之心以求能如其願而固將
引去虜主之情將士之志三軍之氣胥此焉耳矣故其攻也不力其戰也不怒關南之士亦可得則不得則已之
本情兵一動而使頓來和之也易而攻之也抑無難乎仲知之深恃之定恃兵謀尚密不欲昌言於眾以啟曉曉之

辯論耳使乘其不欲戰之情而亟攻之因其利我之和而反制之甯我薄人必勝之道也平仲曰可保百年無事非虛語也此外之可恃者也可恃其情形如彼其昭著六軍之士歡呼震野皆已灼見無疑唯欽若竟與焉極之流聞邊情而弗警耳聞奏報而不留於目挾彫蟲之技傲將吏而不使盡言修鵠立之容迨退食而安於醉夢羽書存至驚於迅雷金鼓乍聞茫如黑霧則明白顯易之機在指掌之間而莫之能喻已而虜兵忽退和議無稽且不知當日之何以當此於契丹則其云孤注者雖傾妒之口抑心所未踰而億其必然也故體國之大臣臨邊疆之多故有必用馬而後可以靜鎮密者鎮也非徒其藏而不洩也得將吏之心而熟審其奏報備偵諜之使而曲證其初終詳於往事而知成敗之由察其合離而知強弱之數故蹲伏匿於遐荒而防其馳突飛鏑交於左右而視若蠱蟻無須臾之去於心者無俄頃之眩於目其密也斯以暇也其暇也斯以奮起而無所揣也謝安石之稱詩曰許讓定命遠猶辰告命定於夙而時以告猷斯遠矣夫豈易言靜鎮哉

王旦受美珠之賜而悅仰以從真宗之偽妄以為榮於貧而喪其守非知旦者不足以服旦也人主欲有所為而厚賄其臣以求遂則事必無中止之勢不得則必不能安於其位及身之退而小人益肆國益危旦居元輔之位擊國之安危而王欽若謂陳彭年之徒側目其去以執宋之魁柄則其遲回隱忍而導諛者固有不得已於斯者矣真宗之夙有侈心也李文靖知之久矣澶州和議甫成而畢士安散兵歸農罷方鎮招流亡飾治平之象弛不虞之防微其驕心勸之夸誕非徒欽若輩之導以恬嬉也欽若曰唯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言誠誕矣然而契丹患昧惑於機祥以戰其戎心者抑數十年則旦知其不可而固不能遏抑者也欽若謂之姦旦知之矣陳彭年上文字且瞑目不視矣欽若之相旦沮之十年矣奉天書而怙快死且自愧激而欲披緇矣然而終不能已於順非從欲之惡者於此而知大臣之不易於任也使旦而為孫奭則亦可以天豈有書對也使旦而為周起則亦可以毋恃告成諫也即使旦已處外而為張詠亦可以乞斬丁謂爭也且使旦仍參政而為王曾猶可以辭會靈宮使自異也今既委國而任之我外有狡虜內有羣姦大柄在握君心未厭可以安上靖邦息民弭患而情起一朝重違上旨虛位以快小人之速進為國計者亦難言之故曰大臣不易任也雖然旦之處此也自有道焉曰皆失之則榜徨而出於

苟且之塗弗能自拔其必然矣澶州受盟納賄之恥微欽若言君與大臣豈能無愧於心恬然以為幸者畢士安畏恩流耳且既受心膂之託所用雪恥而建威者豈患無術哉任曹瑋於西陲乘李德明之弱而削平之以斷契丹之右臂而使龔於威可決策行也兵初解而猶可挑戍初撤而猶可置擇將帥以諫士馬慎守令以實巖邑生聚教訓舉天下之全力以固河北而臨幽燕可斬次興也能然則有以啟真宗憤恥自強之心作朝氣以圖桑榆之效無用假鬼神以雪前羞欽若不能逞其邪矣如其才不逮則其初膺差立之命不可不慎也且之登庸以寇準之罷相也欽若不能與同朝則旦亦不可與欽若並用乃欽若告旦以祥瑞之說旦無以處之而欽若早料其宜無不可則旦自信以能持欽若而早已為欽若所持夫其為欽若持而料其不能無為異者何也相位故也使旦於命相之日力爭寇準之去而不肯代其位則欽若之姦不摧而自折真宗之惑不辨而自釋亦奚至孤立羣姦之上上下下交臂以阿從哉進退之際道之枉直存焉且於此一失而欲挽之於終難矣既之匡濟之洪猷以伸國威而定主志抑不審正邪之消長以慎始進而遠佞人雖有扶抑之微權而不容不諛要而言之視相已重而不知其重不在位而在所以立乎其位者也宋之盛也其大臣之表見者風采煥然施於後世繁有人矣而貴以大臣之道威有歟焉非其是非之不明也非其效忠之不摯也非其學術之不正也非其操行之不潔也而恆若有一物焉繫於心而不能舍故小人起從而讒之已從而玩之終從而制之主人主亦陽敬禮而陰非薄之無他名位而已矣夫君子樂則行方行而憂憂即違也憂而違方違而樂樂又可行也內審諸己而道足以居才足以勝然後任之也無所辭外度諸人而賢以彙升姦以夙退然後受之也無所讓以此求之張齊賢寇準王曾文彥博富弼杜衍諸賢超然高出於升沈興廢之間者皆有憾也而旦適遇真宗眷注之深則望愈隆權愈重所欲為者甚殷所可為者甚顯於是而濡輪曳尾以求濟而不遂其天懷以抱愧於益棺皆此為之矣嗚呼世教之衰以成乎習俗之陋也童而習之期其至而不能必得天子而下宰相而已植根於肺腑盤結而不可鉏且之幼也其父祐植三槐於庭固已以是為人生之止境而更何望焉後世之人材所繇與古異也不亦宜乎

宋初吏治疏守令優閭閻執罷政出典州郡者唯向敏中勤於吏事寇準張齊賢非無綜核之才也而備儻任情日

事遊宴故韓琦出守鄉郡以畫錦名其堂是以剖符為休老之地而不以國計課其幹理也且非徒大臣之出鎮為然矣遺事所紀者西川遊宴之盛殆無虛月率吏民以嬉而太守有遊頭之號其他建亭臺邀賓名攝屬吏以登臨玩賞車騎絡繹歌吹喧聞見於詩歌者不一計其供張尊俎之費取給於公帑者一皆民力之所奉也而獄訟征徭且無暇以修職守導利民以相習於逸豫不憂風俗之曰偷宜其為治道之蠹也滋甚而歷五朝百餘年間民以恬愉法以畫一士大夫廉隅以修葺葺草澤無揭竿之起迄乎熙甯以後亟求治而督責之令行然後海內騷然盜夷交起繇此思之人君撫有四海通天下之志以使各得者非一切刑名之說所可勝任審矣子曰一張弛文武之道也張弛之用敬與簡之並行不悖者也故言治者之大病莫甚於以申韓之慘嚴竄入於聖王居敬之道而不知其病天下也如握苗而求其長也夫儉勤與敬治道之美者也恃二者以恣行其志而無以持其一往之意氣則胥為天下賊儉之過也則吝吝則動於利以不知厭足而必貪勤之亟也必煩煩即責於人以速如己志而必暴儉勤者美行也貪暴者大惡也而弊之流也相承以生夫申韓亦豈以貪暴為法哉用其一往之意氣以極乎儉與勤之數而不知節耳若夫敬者持於主心之謂也於其弛不敢不張以作天下之氣於其張不敢不弛以養天下之力謹握其樞機而重用天下不敢以己情之弛而弛天下也不敢以己氣之張而張天下也故敬在主心而天下成食其和夫天有肅則必有溫矣夫物有華而後有實矣上不致遲天之化下不敢傷物之理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固非外儒術而內申韓者之所能與也以己之所能為而責人為之且以己之所不欲為強忍為之而以責人於是抑將以己之所固不能為而徒責人以必為如是者其心恣肆而持一敬之名以鞭笞天下之不敬則疾入於申韓而為天下賊也甚矣夫先王之以凝命守邦而經天下也其道協於張弛之宜固非後世之所能及而得其意以適古今之變則去道也猶近此宋初之治所以天下安之而禍亂不作者也三代之治其詳不可聞也觀於聘燕之禮其用財也如此其費而不吝飲射豕蜡之制其游民也如此其裕而不煩天子無狗馬督色玩好之耽而不以宵旦不違者督其臣民長吏無因公科歛取貨錮獄之惡而不以寢處不甯者督其非庶故皇華以勞支吏四牡以緩武臣杖杜以慰民年卷可以登無窮東山終結禍之數不官喜春游樂也聖王敬以承天而天下宜乎人者其地也正天

子之張於密勿以善調其節者也宋初之御天下也君未能盡敬之理而謹守先型無失德矣臣未能體敬之誠而謹持名節官無邪矣於是而催科不促獄訟不繁坐役不損爭訟不興禾黍既登風日和美率其士民游泳天物之休暢則民氣以靜民志以平里巷俳達之子弟消其戾氣於恬愉之下而不皇皇然逐錐刀於無厭懷利以事其父兄斯亦平情之善術也異用矯情於所不堪惜財於所有餘使臣民迫束紛紜激起而相攘故易曰乾始能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不言者利之所以美也內申韓而外儒術名為以義正物而實道之以利也區區以聚財為愚者守瓶之智治一邑而不足况天下乎夫財之所大患者聚耳天子聚之於上自官聚之於下豪民聚之於野聚之之實斂人有用之金粟置之無用之窖藏聚之之心物處於有餘而恆見其不足聚之之弊董之以入者不知止而竊之以出者無所稽聚之之變以各陋激其子孫而使席豐盈以益為奢侈聚之之法括克之僉人日進其術而蹈刑之窮民日極於死於是而八口無宿春而民多窮瘠餓餓無趨事而國必危亡然且曰君臣上下如此其儉以勤而猶無可如何也嗚呼勞形怵心以使金死於藏粟腐於庾與耳目口體爭銖兩以怨恣操是心也其足以為民上而使其赤子自得於高天廣野其中乎夫官資於民而還用之於其地則猶然民之得也貢稅之入既以養兵而衛民敬祀而佑民養賢而勸民餘於此者為酒醴豆邊持賜之需而用之於燕遊皆田牧市井之民還得之也通而計之其納其出總不出於其域有寬之名而未嘗不惠較之囊括於無用之地者利病奚若邪子曰者則不孫惡其不孫非惡其不孫也傳曰儉德之共也儉以恭己非儉以守財也不節不宣侈多穢以取利儉不莫大於是而又窮曰殫夕汲及於簿書期會以毛舉纖微之功過使人重足以立而自詭曰勤是其為術也始於晏嬰成於墨翟淫於申韓大亂於秦秦儒之駭者師焉熙豐以降施及五百年而天下日趨於澆刻宋初之風邈矣不可追矣而况米薇天保雅歌鳴瑟之休風乎

宋之以隱士徵者四人博神放魏野林逋夫隱非漫言者考其時察其所以安於隱則其志行可知也以其行求其志以其志定其品則其勝劣固可知也博之初非隱者也唐末喪亂僧偽相仍博棄進士舉結豪俠子弟意欲有為其思復唐祚與自斂爭衡也兩不可知大要不甘為盜竊之朱温沙陀之部族屈而思誅逐之力不瞻志不遂退而

宋論卷三

隱伏乃則天地之機為養生之術以留目而見澄清之日迨宋初而其術成矣中國有天子而志抑慰矣聞心雲住其情既定未有能移之者而天子大臣又以處軒轅集者待博則不知博也彌甚但留其所得於化機之一端傳之李挺之穆伯長以及邵氏雖倚於數未足以窮神化於易簡而歸諸仁義則抑與莊周互有得失而不可廢也博之所謂以隱者在此使其用也非不能為於世而年已垂百志不存焉孰得而強之哉若仲放則風斯下矣東封西祀躡屨以隨車塵獻笑益工覲覲益厚則其始投徒山中高談名理者其懷來可固知已世為邊將不能執干戈以衛封疆而託術於斯以招名譽趨家閭閻抑不患名不聞於黼座詬誶交加植根自固惡足比數於士林邪魏野林逋之視此則超然矣名已達於明主而交遊不結軫於公卿迹已達於市朝而諷詠且不忘於規諫質其義也而安以無未樂其情也而順以自適教不欲施非吝於正人也以求己也書不欲著非怠於考道也以避名也若是者以隱始以隱終志之所存行則赴之而隱以成與博異尚而非放之所可謂頑久矣乃以其時考之則於二子有憾焉子曰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云有道者豈時雍之代無待於我但求明主之知以待榮哉苟非無道義不可辱固將因時之知我不知而進退也今二子者當真宗之世君無敗德相不嫉賢名命已錄受祿不誣而長守荒山驕稱巢許不已過乎前乎此者鄭雲叟也後乎此者蘇雲鵬呂繼之也皆捨懷之世道在全身而二子者非其時也乃以實考之抑有不足為二子病者真宗名命下徵之時宋有天下五十年而二子老矣江南平太原下之去此也三十二年爾則二子志學之始固猶在割據分爭之日也懲無定之興亡惡亂人之去就所決計以自命者行吟坐嘯於山椒耿介之志一定而所學者不及於他迨天下之既平二子之隱局已就有司知而欽之朝士聞而揚之天子加禮而願見之皆曰此隱君子也夫志以隱立行以隱成以隱而見知因隱而受爵則其任也以隱而仕是其隱也以隱而隱隱且為梯榮致顯之捷徑士苟有志執能不恥哉伊呂之能無嫌於此者其道大其時危濶中之民翹首以待其浣滌故莘野渭濱非為卷巽集糴之地若二子之時宋無待於二子也二子之才充其所能為不能軼向敏中孫奭馬知節李迪而上之一日晉立於大廷無所益於邱山終身退處於巖穴無所損於培塿則以隱沽清時之祿而卒受虛聲之謂二子之所不忍為念之孰矣岸然表異以塊夫術於青而數榮寵者抑豈非卑益風故以故於天

下與來世哉君臣之義而高之節皆君子之所重也而要視其志之所存志於仕則載質策名而不以為辱志於隱則安重垂帶而不足為恭苟非辱身賤行之偽士孰屑以高蹈之名動當世而希君相之知乎嗣是而後陳烈以迂鄙為天下笑邵康節志大而好遊於公卿之間固不知周子之不卑小官伊川之不辭薦召為直伸其志而無枉於道也存乎其心之所可安者而已矣

寇平仲求教於張乖崖曰霍光傳不可不讀平仲讀之至不學無術而悟曰張公謂我夫豈知其悟也正其迷也故善聽言者之難善讀書者之尤難也久矣班史云學吾未知其義以學也其云術吾未知其術何若也統言學則醇疵該矣統言術則貞邪疑矣若夫乖崖之教平仲也其云術者貞也則其云學者亦非有疵矣奚以知其然也乖崖且死以尸諫乞斬丁謂頭置國門罷官觀以紓民命此乖崖之術夫豈權剛為柔矯直為曲以希世免禍而邀榮之詭術哉術之為言路也路者道也記曰審端徑術徑與術則有辨矣路之私而取便者曰徑其其絲而正大者曰術推剛為柔矯直為徑者徑也非術也平仲不審乎此乃懲剛直之取禍而屈繞以祈合於人主之意欲於是而任未能以偽造天書進而生平之玷不可磨矣抑亦徒為妖人大逆之謀而已且受不道之誅論死瘞腐之鄉則其懲霍光之失者禍與光等而汗辱甚焉術不如其無術故曰其悟也正其迷也夫人之為心至無定矣無學以定之則惑於多歧而趨蹊徑以迷康莊固將以蹊徑為康莊而樂蹈之故君子不敢輕言術而以學正其所趨霍光之無術非無張禹孔光之術也其不學非不如張禹孔光之學也浸令霍光挾震主之威而藏身於張禹孔光之術則抑且為偽為恭謹之王莽不待其子而身已膺斬臺之天誅非唯乖崖不欲平仲之為此即班史亦豈欲霍光之若彼哉學也者所以擇術也術也者所以行學也君子正其學於先乃以慎其術於後大學之道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天下正身者剛而不可撓直而不可枉言有物而不忘行有恒而不遷忠信守死以不移驕奢不期而自遠光能以是為術則雖有芒刺之君無所施其疑忌雖有悍妻驕子不敢肆其凶逆而永保令名於奕世矣夫光立非常功功居危疑之地惟學可以消其覺况平仲之起家儒素進退惟君無偏上之嫌者乎伊尹之學存乎伊訓傅說之學存乎說命周公之學存乎無逸召公之學存乎旅獒張禹孔光撮拾舊聞委其柔佞以正若彼以邪若此善讀書者其何擇

馬平仲快於用舍一不得當則方為圖揚塵自蔽與王欽若丁謂為水火而效其尤夫且曰吾受教於張公而知術矣惜哉其不得為君子而自貽竄竈之災故曰其悟也正其迷也君子之學於道也未嘗以術為謀審之端而已矣得失者義利之大辨審之也毫髮不可以差貞者忠佞之大司端之也跬步不可以亂祿不可懷權不可怙君惡不可以逢流俗不可以徇妖妄不可姑為嘗試宵小不可暫進與謀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行之家而家訓修行之天下而天下風俗正行之儉阻而險阻平可榮可悴可生可死而心恆泰然君子其以學定其心而術以不窮者此而已矣乖崖之言術者此也則意班史之言術者亦應未遠於此也平仲所習聞於當世之學者楊億劉筠彼所謂浮華之士也則固不足以知學者之術矣惡足以免於政哉

小人之不容於君子黜之誅之以大快於人心而要必當於其罪罪以正名名以定法法以稱情情以法伸姦以永懲天下咸服而小人亦服於其罪而莫能怨君子非求免怨於小人也而怨以其理則君子固任其愆且使情不得而怨以其理者勿恤則深文伎害之門啟而小人操此術以致難於君子也靡所不至遂以召羅織於無窮故君子之治小人也至於當其罪而止而權衡有所不用不得則姑舍而待其自斃苟已無憾得失治亂聽之於理數不得而無自失不治而不釀此足以自靖而已矣正大持理法之衡刑賞盡忠厚之致不可不慎也王曾宋之君子也丁謂之為小人天下允之萬世允之者也真宗崩嗣君始立曾與謂分執政柄兩不相容謂之惡毒滿天下公惡謂留身密陳其惡於主權也亦權之不詭於正者也乃以山林改作石穴水出而為之辭曰謂欲葬真宗於絕地使無後嗣致雷允恭於大辟而竄謂於海外嗚呼此小人陷君子之術而奈何其效之邪舍其與淫祀營土木陷寇準擅除毒民病國如賢黨姦之大罪使不得昭著於兩觀而以誕妄亡實之疑繫殺不當殺者以致謂於羽林之極則孰得曰曾所為者君子之道哉移山陵於水石之穴以為宜子孫者司天監刑中之言也信而從之者雷允恭也謂無能為異而聽之庸人之恒態也苟當其罪以斷斯獄中和以邪說竄允恭以黨邪遂謂謂得承祧而不宜以此譴大臣曾乃為之辭曰臣竊心移皇祚於絕地其不謂之深文以自白人也其每大罪也而謂不謂非謂其術其而惡能知之石藏於土水隱於泉習其術者自謂知之以術巧惑人實固不能知也浸使中和允恭告曾於石未露水未湧之時而為之名曰宜子孫曾能折以下有水石而固拒之乎真宗既不葬於此矣仁宗無子繼有天下者非真宗之裔又豈曾仍用舊穴之罪乎中和以為宜子孫安也曾曰絕地亦妄也兩妄交爭而曾偶勝中和允恭且衛免於地下勿論謂矣天下之惡謂怨謂而欲其竄死也久矣一聞抵法而中外交快乃謂姦邪病國之辜不昭著於天下以儆官邪則君子不以為快樂母后之怒以非其罪而死謂於窮髮瘴癘之鄉君子且為謂悲矣謂以是而竄死謂之榮也而曾何幸焉嗚呼宋之以不道無將陷人於罪罟者自謂陷寇準始急絕其流猶恐不息曾以是相報而益長滔天之浸嗣是而後章惇蘇軾黨人交相指摘文字之疵誣為大逆同文館之獄興而毒流士類者而知紀極君非樞樞之子臣非擁兵擅士之雄父子兄弟世相及而位早定環九州以共戴一王宗社固若盤石孰為無將孰為不道藉懷不逞之心抑又何求而以此為名交相傾於不赦傾之羅網曾欲誅逐小人而計出於此操心之險貽害之深誰得謂宋有社稷臣哉其君子氣而已矣其小人毒而已矣氣之與毒相去幾何君子小人之相去亦尋丈之間而已矣天下後世之欲為君子者尚於此焉戒之哉

宋論卷四

仁宗

曹魏嚴□□□之禁君子深有取焉以為萬世法唐不監而召武韋之禍元宗既靖內難而後為之良止不期宋
 之方威而急製其防也仁宗立劉后以小有才而□□□乃至服袞冕以廟見亂男女之別而辱宗廟方其始仁
 宗已十有四歲迄劉后之殂又十年矣既非幼雅抑匪闇昏海內無虞國有成憲大臣充位庶尹多才惡用乳難始
 知晨昏哉其後英宗之五年三十矣而曹后挾養之恩持經年之政蓋前之輒迹已深後之覆車弗恤其執然也
 宣仁以神宗母越兩代而執天下之柄速除新法取快人心堯舜之稱喧騰今古而他日者以挾女主制冲人之口
 實授小人以反噬元祐諸公亦何樂有此而况母政子政之說不倫不典拂陰陽內外之大經豈有道者所宜出諸
 口哉夫漢唐女主之禍有由來矣宮闈之寵深外戚之權重極重難返之勢不能逆挽於一朝故雖骨體大臣如陳
 蕃者不能假手以行其志至於宋而非其倫矣然而劉后無可章之遺命而持魁柄迄於老死而後釋執假之權
 則丁謂之姦實成之也謂以邪佞逢君而怨盈朝野及此而事將變矣結雷允恭以奉后而覬延先生命則當國大
 臣秉政以肅清內外在此時矣王曾執政繫天下之望者不輕言無定命之謨信取正以立綱紀仍假手乞靈於蕭
 內以竄謂而求快於須臾劉后又以制國之命而威伸中外曾且無如之何然則終始十年成三世□□之禍激君
 子小人相攻不下之勢非曹后其咎而誰委哉曹后之賊也先君慎擇付托之嗣子幾為廬陵房州之續則劉后之
 逐宰相者逐天子之孥也微韓公伸守忠之法而危詞以急撤其簾浸使如曾宋其殆矣韓公一秉道而革兩朝
 之弊後起之英守成憲以正朝廷夫豈非易易者而元祐諸公無懷私之惡有憂國之心顧且踵曹之失仍謂之姦
 倒授宰制之權於賢珥用制同異之見於冲人以不正而臨人使正不已惜乎夫昔之人有用此者謝安是也安圖
 再造之功於外而折桓氏之權於內苦勢已重不欲獨任魁柄以召中外之疑貽桓氏以口實抑恐養從子弟握兵
 權泊方州倚勛望以自崇蹈敦溫之覆軌故奉女主以示有所稟而自保君臣節元祐諸公夫豈當此時值此勢不
 得已而姑出於是哉所欲為者除新法也所欲去者章惇蔡確邪惡之鄙夫也進賢遠姦除穢政修舊章大臣之道大

臣之所得為也奉嗣君以為之而無可避之權建領之勢令下如流何求不得而假靈寵於宮闈以求快於一朝自
開譽障以召人之攻乎易動而難靜者人心也攻擊有名而亂靡有定之禍自此始矣用是術者自王曾之逐丁謂
倡之韓公矯而正之而不能保其不亂邪一中於人心而賢者感焉理之不順勢不足以有行而世變亟矣夫奉□□
以制冲人逆道也躬為天子矣欲使為善豈必不能乃視若贅疣別擁一□□之尊臨其上以相箱束行一政曰太
后之憂民也用一人曰太后之任賢也非其感德孰能忍此即其感德亦未聞天子之孝唯母命而莫之違也且以
仁宗居心之厚而全劉氏之恩於終始其於政事無大變矣而劉后方祖呂夷簡張耒等大臣之罷者七人王德用
章德象俱以不阿附故而受顯擢則元祐諸公推崇高后以改法除姦而求其道之伸保百年之長治也必不可
得矣太后固曰官家別用一番人而諸公不悟時豫以鳴曹莫恤後災之殆其何為者也王曾幸而免此者仁宗居
心之厚而范布文以君子之道立心陳掩小故以全大德之言能持其平也觀於此而韓范以外可謂宋之有大臣
乎不可拂者大經也不可違者常道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婦道之正也雖有庸□□
□□功不求苟成事不求姑可包魚雖美義不及宥此義一差千差皆謂可不慎與

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美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夫考
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
煩乃命其臣下之煩言以啟上之佚志則自仁宗開之而朝不能靖民不能莫在仁宗之時而已然矣國家當創業
之始由亂而治則必有所興革以為一代之規其所興革不足以為規一代之者則必速亡非然則累而不詳因陋而
不文保弱而不強者皆有深意存焉君德民時會之所湊適可至於是既至於是而亦足以持國於不哀乃傳至
數世而弊且生矣弊之所生皆依法而起則歸咎於法也不患無辭其為弊也吏玩而不理士靡而亡實民驕而不
均兵弛而不振非其法而行私抑治法而巧匿其姦也有志者憤之而求治之情迫動於上言治之術競起於下
聽其言推其心皆當時所可厭苦之情事而釐正之於旦夕有餘快焉雖然抑豈必歸咎於法而別求治理哉吏玩
而不理任廉肅之大臣以飭仕階而得矣士靡而亡實崇醇雅之師儒以興正學而得矣民驕而不均豪民日競罷

民日窮人重盜慮之必有也實其征徭賦者而罷其積弊兵弛而不振藉有而無無位而有而無無職
爭久愈之必然也無為之將無私殺之兵委任專而弛者且勸以疆勦矣若是者任得其人而法無不可用若十
一千百之挂漏創法者固留餘以養天下而平其情匹夫匹婦相寒暑雨之怨各得自效民為亂為惟之嘆亂惡
足壞綱紀而傷教化有天下者無容心焉可矣宋自建隆開國至仁宗親政之年七十餘歲矣太祖太宗之法故且
乘之而生者自然之數也夫豈唯宋祖無文武之至德議道之公輔無周召之宏猷乎即以成周治教之隆至於穆
昭之世蠲蠹亦生於簡策固不足以為文武周召病也法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時愈改之則弊愈叢生故其故常
吏雖貪官無改法之可乘不能託名踰分以巧為吹索士雖浮靡無意指之可窺不能違逆揣摩以利其說遇民雖
澁可凌弱無以啟之則無計訟之興以兩俱受斃俾富者貧而貧者死兵雖名在實亡無以亂之則無游惰之民以
昂張而起進則為兵而退則為盜唯求治者汲汲而憂之治者嘖嘖而爭之誦一先王之言古今異勢而欲施之
當世且其所施者抑非先王之精意見一鄉保之利風土殊理而欲行之九州且其所行者抑非一邑之樂從神宗
君臣所夜思畫作聚訟盈廷飛符遍野以使下無法守開章博祭京燭亂以亡之漸者其風已自仁宗始矣前乎此
者真宗雖有淫祀驕奢之失王欽若丁謂雖有貪權感主之惡而李太初慎持之於前王子明謹守之於後迨乎天
聖明道之間老成凋謝已向盡矣僅一直方簡重之李迪起自遺謫而任之不專至若王曾輩者非名節之不矜也
非勤勞之不夙也以術聞道以氣矜剛而仁宗當受諫之美名慕恤下之仁聞於然舉國以無律於聽治及李年天
章開條陳進惟日不給以取綱維而移易之吏無恒守士無恒學民無恒遵兵無恒調所賴有進言者無辭之心
而持之不固不然其為害於天下豈特熙豐哉知治道者不能不為仁宗惜矣夫東漢之德而抑有清剛之多士
養士民於以坐致昇平綽有餘裕奈之何強飲疥癬之疾以五毒之劇而傷其肺腑哉故仁宗之所仇者豈可知矣
迹其謀國則屢敗於西而元昊張威侮於北而歲幣增進其造士則聞風而起者蘇氏父子韓儀秦之舌掃摩而前
者王安石之徒習申商之術後此之撓亂天下者皆此日之競進於大廷故曰神宗之興定於天下始於後世者

皆仁宗啟之也夫言治者皆曰先王矣而先王者何世之先王也孔子曰吾從周非文武之道隆於禹湯也文武之法氏所世守而安焉者也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末亡王者未作井田學校所宜導者則之也官習於廷士習於學民習於野善者其所夙尚夫者其所可安利者其所允宜善者其所慎求治人而政無不舉孔子之言治者此而已矣責噴之言以先王為口實如莊周之稱秦氏許行之道神農曾是之從亦莫於孔子矣故知治者深為仁宗惜也

仁宗有大德於天下垂及今而民受其賜抑有大弊政以病民者一百年其餘汲之害延於今而未已蓋其求治之心已亟但知之而即為之是故利無待而興害不擇而起其行大德於天下者航海買早極萬石於京城分枝民糧是也其種之也早正與江南梅雨而相當可以及時而畢樹藝之功其熟也早與深林霜燥而相違可弗費水而避亢旱之害其種之也田不必腴而獲不貲可以多種而無瘠無乏田皆其施德之善也昔者周有天下既祀后稷以配天為一代之祖又祀之於稷以配社享萬世之報然則有明王起飭正祀典以酬功德奉仁宗以代周棄而享祀春秋其宜也惜乎無與表章者史亦略記其事而不揄揚其美則後王之過也若其弊之病天下者則聽西川轉運使薛田張若谷之言置交子務是也交子變而為會子會子變而為鈔鈔實皆散紙而已矣古之稅於民也米粟也布緡也天子之畿相距止於五百里莫大諸侯無三百里之疆域則粟米雖重而輸之也不勞古之為市者民用有涯則所為者簡田宅有制不容兼并則所齎以易者輕故粟米布帛器械相通有無而授受亦易至於後世民用日繁商賈奔利於數千里之外而四海一王輸於國餉於邊者亦數千里而運轉輒之勞無能勝也而巨粟米耗於舟楫布帛裂於寸尺作偽者溼淫以取可食之福麥麻薄以費可衣之絲帛故民之所趨國之所制以金以錢為百物之母者固有實也金銀銅鉛者產於山而不盡有成於煉而煉無固獲造於鑄而鑄非獨力之所能成薄質之所能作者也其得之也難而用之也不故輸之也輕而藏之也不腐蓋是數物者非寶也而有可寶之道焉故天下利用之王者弗能違也唯然而可以經久行遠者亦止此而已矣交子之制何為也哉有楮有墨皆可造矣造之皆可成矣用之數則速裂矣藏之久則改制矣以方尺之紙被以錢布之名輕重惟其所命而無等則官以之愚商以之愚

民交相愚於無實之虛名而導天下以作偽終宋之世迄於元延及洪水之初籠百物以府利於上或廢或興或免或改千金之質一旦而均於糞土以顛倒愚民於術中君天下者而思為此亦不仁之甚矣夫民不可以久欺也故宣德以來不復能行於天下然而餘害迄今而未已則傷詔祿之典而重刑辟之條無明王作而孰與更始其害治亦非小矣鈔之始制也號之曰千錢則千錢矣已而民遞輕之而所值遞減乃至十餘錢而尚不售然而千錢之名固有也俸有折鈔以代米乃至一石而所折者數錢律有估物以定贓乃至數金而科罪以滿貫俸日益薄而吏毀其廉贓日益重而民極於死僅一鈔之名成而害且積而不去况實用以代金錢其賊民如彼乎益之以私造之易殊死之刑日聞於司寇以誘民於阱而殺之仁宗作俑之愆不能辭矣是故君天下者一舉事而大利大害皆施及無窮不可不審也聽言輕則從善如流而從惡亦如流行法決則三之所及者逃而惡之所破者亦長矣以仁如彼以不仁如此仁宗兩任之圖治者其何擇焉舜之大智也從善若決江河而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以其大智成其至仁治道盡此矣

古之大臣進位宰執而條列時政以陳言自呂夷簡始其後韓范富馬諸君子出統六師入參三事皆於受事之初例有條奏聞之曰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天下無道言有枝葉以此知諸公失大臣之道而明道以後人才之浸降風尚之寢卑前此者石季向王之風軌不可復追矣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以言者始進之士非言無以達其忱上之庸之非言無以知其志故觀其引伸知其所學觀其蘊藉知其所養非必言之可行而聽之行也後世策問賢良科舉取士其法循此而抑可以得人然而不能無不得之人矣至於既簡在位或賢或否則以功而明試之非以言者之始測於影響而下亦僅此以為自效之資也且夫藉言以為美鴈者亦挾長求進之士爾其蓄德抱道具公輔之器者猶不屑此而况大任在躬天職與共神而明之默而成之者非筆舌之所能宣而喋喋多言以掩力行不逮之愆尤乎即以敷奏言之射策之士諫議之官言不容已也而抑各有其畔不可越也將以匡君之過與則即以一德之涼推其所失而導之以改無事撥拾天德王道盡其口耳之所記誦者聲之於一牆也非是者為鬻才之曲士將以指政之非與則即一事之失極其害之所至而陳其所宜無事旁推廣引況及他端之未善以責效於一朝也

非是者為亂世之辯言將以禍所用之非人與則即以一之罪狀明知其不可容無事抑此伸彼濫及盈廷以唯吾所欲廢置也非是者為死黨之儉人將以論封疆之大害與則即以一計之乘張專指而徵其必憤無事臚列兵法畫地指天以遙制生殺之樞機也非是者為首禍之狂夫且夫一言出而且侯君之行此一言也則事不冗而力以暇而有餘一言出而君既行此一言矣則意相得而後可因而復進故志行而言非虛設行與不行皆未可必之於君心姑且言出如哇而唯恐不充於幅誠何為者况乎一人之識以察一理尚慮其義不精而害且伏於其隱乃櫛管經營後雜引舉君德民情憂禮樂水火工虞無涯之得失窮盡之於數尺之章疏才之果勝與念之果周與發果以誠而行果無不得與問之心而固不能自信接之他日而已知其不然徒爾洋洋妮妮建翎傾水而出之不少待焉不作之口莫知其咎亦孔之醜矣則在懷才初進之士與職司言責之臣猶不可不慎也而得君已深歷任已夙居密勿以靜鎮四海者尤勿論矣明道以後宰執諸公皆代天公以臨羣動者也天下之事唯君與我生而論之事至而行之可與則與之已耳可革則革之已耳惟道之從惟志之伸定命以辰告不崇朝而偏天下將何求而不得奚待煩言以聳眾聽如其微言而不悟直言而不從欲行而中沮欲止而旁出則有引身以退免疲惡於寸心而不待暴白以號於人曰吾已縷析言之而上不我庸也此宰執大臣所以靖邦紀而息賢陵之樞要也在昔季太初王子明以實心體國真七十餘年社稷生民於早在一變而為尚口紛紛之朝廷搖四海於三寸之管誰尸其咎豈非倡之者在堂堂和之者盡士類其所由來者漸乎宰執有條奏矣侍從有條奏矣有司有條奏矣庶幾有條奏矣乃至草茅之士有喙斯鳴無不可有條奏矣何怪乎王安石之以萬言聳人主俾從己以顛倒國是而遠處蜀山聞風躍起之蘇洵且以權謀權險之術習淫遁之文章售其尉繚孫臏之說焉當其事而後世之耳目莫姚元之以十事要元宗也在未相之先謂不可行而已不敢相也是亦慎進之一術也既已為相則唯其行之而無復言矣陸敬輿之詳於論事也一事竟而又及一事因時之迫以答上問而非關達迂疏以侈文章之富也雲執之道司聽言以待黜陟耳且浮言以正人心耳言出而行流言長而忠諫言之不已而國事不可為矣讀者感其說為感美蓬山十里聽姑猶聞東宋人章奏於高閣學術治道庶有裨焉俗論不然宜中國之日疲以感也

仁宗之生以大中祥符三年歲在庚申及嘉祐二年乙酉二十有六年繼之於古未遠乎壯有室之盛也曹后之未及期月則皇子之生非所絕望乃育英宗於宮中使后拊鞠之嗚呼念宋社之重而忘私豈非能為人之所不能足為萬世法者或三王以後與子之法立苟為適長道不得而廢焉漢明雖賢先武猶謂失德豈雖關武帝不任其位故三代有廢教之誣盡人之所可為而賢不肖治亂安危舉而聽之於天亦且無如之何矣乃無子而嗣未定以及子病危之際姦人婦寺挾私意以援立庶支布德居功而倒持魁柄漢唐之禍率由此而興其近正者則辨昭穆審親疏弟與從子以序而登斯亦可以止爭而靖國矣而於帝王慎重天位之道固未備也夫唯適長之不容變置為百王之成憲而賢不肖非所謀耳無子而授之同產之弟與從子之長古未有法道無可執則天既授我以選賢而建之權如之何不自化裁可誅諸後以任臣僚之板立邪英宗方四歲而鞠之宮中察其情志審其器量遠其外誘習其家法而抑受恩勤之德於中宮他日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近不慧大者可也帝之留心於國本非一日矣范富包文司馬雖心是其請且不欲授以援立之權獨托腹心於韓公然抑聞命而始請其名前此者亦未敢有所擬也則熟籌密運於一人之心又豈姦邪之得窺伺哉在禮有之曰為人後者為之子非盡人無子而必為立後也自大夫以上有祿命采邑建祖廟者連乎天子苟無子而必有後則三代之興雖無子而固有子孫立之典雖不見於史策而以為後之文推之則苟有世守無與子者必有子而與子之法固不以無出而廢也抑在禮有之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本非替而加以替之謂也若以親疏序及而所立者從子之長則所生父母雖降而固有叔父之親不必加隆而固服替則功總以降之族子但使溫恭之度形於早歲皆擇養而後教之無間親疏亦明矣漢唐之君輕宗社而怙其專私未有能者仁宗慮之早而斷之決以定百王之大法於是高宗有所稟承遂立太祖之裔孫而本支不敢妄爭臣民欽為推戴兩宮全其慈孝社稷賴以小康皆仁宗之貽謀為之先導也雖然義隱於三代而法沮於漢唐仁宗初起而決策以至正之舉而有非常之疑故任守忠感曹后以起釁而仁宗無慮也

黨之興始於君子而終不勝於小人害乃及於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於熙豐交爭於元祐紹聖而禍烈於徽宗之世其始則景祐諸公開之也國家剛方挺直之正氣與敦龐篤厚之醇風並行而不相悖害大臣任之而非但大臣任之也人生平其情以不迫行其用舍慎其聽以不輕動於人言則雖有小人不傷君子其有君子不患其有小人而國是貞矣而黨凌息矣前乎景祐者非無丁謂王欽若之姦佞也而王旦沮欽若之登庸馬知節折欽若之置奏張詠且死請戮尸以留丁謂之頭李迪誓死而斥丁謂之姦王曾且獨任竄謂之舉而不勞廷臣之交擊故欽若謂非無邪黨亦以計訟不行而但偷容容之禍胡旦翟馬周梅詢曾致堯之徒或乍張而終替或胸縮而不前蓋大臣以國之治亂人之貞邪引為己任而不遠情於且吐且茹之交授發姦摘伏之權於鏡起多言之士故剛而不撓抑重而不輕唯其自任者決也而天子亦不矜好問好察之名聞人言而輕為喜怒則雖有繁興之求論靜以聽君相之從違自非田錫孫奭任諫諍之職者皆無能辨其辯也好善則進之惡惡則去之任於己以持天下之平者大臣之道也引之不善激之不忍居乎靜以聽天子之公者天子之道也而仁宗之世又失之矣仁宗之求治也急而性情之所偏倚者寬柔也寬柔者之能容物人所知也寬柔者之不能容物非知道者不知也至於前而有所稱說容之矣未遠以為是未遠以為非也容之容之而言當至則辯言者且將怒其所必怒而終不能容夫苟樂求人言而利用其職否則君子小人莫能自必而特以議論之短長為興廢於是而小人之黨競起而鳴而自附於君子之華士柳綽約振興飾其文辭以為制勝之具言滿天下蔚然可觀相傳為不諱之朝故當時士民與後世之聞其風者所甚敬仰於仁宗皆仁宗之失也於是而宋興以來敦龐篤厚之風蕩然不足以存矣抑及當時之大臣則者舊已凋所僅存者呂夷簡爾夷簡固以訕之不忍逐之不忍為上下交順之術而其心之不可問者多矣其繼起當國能守正而無傾險者又彥博矣而亦利用夷簡之術以自挫其剛方之氣乃恐其志不足以行則旁助於才辯有餘之士羣起以折異己而得伸韓富范諸公雖以天下為己任而不能自超出於此術之上於是石介蘇舜欽之流矯起於庶僚而王素唐介蔡襄余靖一唱百和惟力是視抑此伸彼唯勝是求天子無一定之衡大臣無久安之計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諸膝旋墜諸淵以成波流無定之宇熙豐以後紛呶博論之習已早見於此而君猶自信曰吾能廣聽大臣且自矜曰吾能有容士競習於浮言揣摩當世之務希合風尚之歸以顛倒於其筆舌取先聖之格言前王之大法屈抑以佐其佐證重而習之出而試之持之終身傳之後進而王安石蘇軾以小有才而為之領袖皆仁宗君相所側席以求養成其毛羽者也乃至呂惠卿鄧綰邢恕沈括陸佃張昞秦觀曾肇李薦之流分朋相角以下逮於蔡京父子而後覆敗之局終焉嗚呼凡此等輩捷者皆李沆王旦所視為上偶任其擲棄山隅而不使司福禍者也而仁宗之世亟尊以與其剛方也非氣之正也其敦篤也非識之定也置神器於八達之衢過者得詳其長短而移易之日利月蔽以底於敗亡天下後世猶擬其君德之宏人才之盛則知道者之希知治者之無人抑今古之有同悲矣按仁宗之世所聚訟不已者呂夷簡夏竦之進退而已此二者豈有丁謂王欽若竄國殃民已著而不可掩之惡哉夷簡之罪莫大於贊成廢后后傷天子之類固不可以為天下母亦非甚害於大倫竦之惡莫大於重誣石介而介之始進而被黜以爭錄五代之後亦宋忠厚之澤過而無傷於教化者氣以爭黜之亦非已甚而范余歐尹遂羣起以去國為高投滴水於沸油發而莫之能遏然而呂夏固不足以禍宋而張遂虎之網叫呼以爭死命於屠兔何為者邪天子不慎於聽言而無恒鑿大臣不自東國成而贊浮薄一彼一此以氣勢為榮枯斯其以為宋之季世而已矣讀其書言不可勝求也聞其名美不可勝傳也即而外疆而中枯靜而誇之脈浮而筋緩起伏相代得失相參契丹脅之而竭力以奉金縉元昊乘之而兵將血於原野當時之效亦可觀矣奚問後世哉

言者人得進諫於君而諫無專官不欲天下之以言為尚也聖王樂聞天下之言而惡天下之以言為尚上下交責於己而不攻人以求勝治之所以定功之所以成俗之所以淳亂之所以訖也諫之有專官自蕭梁始而唐因之諫有專官則以言為職矣以言為職則以言為尚矣以言為尚則以言為職矣無言而不可以言為尚求所以言者但可言而即言之於是進不揆於理退不信於心利其所病病其所利賢其所不肯不肯其所賢時之所趨意之所動聞見之所到曲折以斷乎工矯揉以成其是科條繁而搏擊驚枝葉盛而蔓延張唯其所尚以稱其職無不可言也易曰亂之所繇生則言語以為階職此謂矣乃唐之有專官也隸於門下省則與宰相為僚屬而聽治於宰相法猶善也所以然

者天子之職論相而已矣論定而後下之既相而必任之不能其官而唯天子進退之舍是而天子無以治天下夫天子無以博察乎人之賢否而悉乎民之隱志唯此一輔弼之臣寄以子孫黎民者為其所謹司然而弗能審焉則天子無以為天下君若夫必置諫官以贊其不逮者有故大臣者一諫而善道之再諫而昌言之三諫而危言之然而終不庸焉則引身以退大臣之道也故惟宗社安危賢否用舍生民生死之大司宰相執之以彌正天子之愆而自度其去就若夫天子一言之不合一動之不臧好尚之不端喜怒之不節見端於微未形於大宰相屑屑然以力爭爭而不從不從而不去則辱其身不從而急去則遺其君故宰相必漸於其小而以封駁爭論之權授之諫官而後宰相得以持其大而為進退之大經故唐之制猶善也宰相之用舍聽之天子諫官之予奪聽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則舉而聽之諫官環相為治而言乃為功諫官者以繩糾天子而非以繩糾宰相者也天子之職止此一二日侍密勿心膂之大臣弗能決擇而委之諫官則天子曠矣天子曠而繁言與如是而不亂者未之或有仁宗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曰使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得失無敢言者嗚呼宋以言語為興而政事於廷民勞於野境感於疆日削以亡自此始矣且夫宰相之非其人有自來矣上之所優禮而信從者必其所喜者也下之詭遇而獲上之寵任者必上之所敬者也上喜察察之明則苛煩者相矣上喜向阿之惠則柔尊者相矣上貪黷武之功則生事者相矣上利錙銖之獲則格克者相矣上耽晏安之逸則擅權者相矣上濫聲色之欲則導淫者相矣上惑佛老之教則妖妄者相矣上寄耳目於宦寺則結會暨者相矣上委國政於妃嬪則交言聲者相矣天下不患無君子而不能獲上無所不好天下不能無小人而不能惑上於無所迷故諫官以其犯顏無諱之危言繩之於早糾之於微則木不腐而蠹不生形不污而影不黯宰相之可否入明鑑之中莫能隱蔽又豈待諫官之毛舉細過以加其上而使不足以有為乎是道也自天子以至於修士未有不以此為聽言之經者也言之益也在攻其過而詔以其所不知然而有辨矣或聽言而悟或聽言而迷剛愎以自用則禍至而不知無主而聽諷則變生於不審故曰樂聞天下之言而塞天下之口以言為尚道之迹相背而實相成者唯君子能辨之有言於此攻己之失而盡其辭君子之所樂也言雖不當抑必有當焉者矣即無所當而不欲拒之以止人之忠告也自有言於此攻人之失而發其隱君子之所惡也言雖非私必有私者伏矣即果無私而不欲行之以啟人之訐謗也故君子之聽言止以自攻豈徒天子之於宰相為然邪百執之得失有司之功罪司憲者治之矣天子以含宏之德臨其上者其才而進之以所未逮人乃以自勸於修為而樂效其職而越位以持人之短長者矯舉纖芥摘發暮夜以啟人之名節而使自棄固明主之所必遠抑豈徒天子之聽諫官為然邪庶士之族亦有觀疏閭里之交亦有叱騶其離其合自以其倫而為厚薄而浮薄之士喜諛臧否者攻其所不見述其所未聞以使猜疑固修士之所必絕其其徒攻人之過以相排陷者為然邪朝則有章家則有法先王之精意不可以小利疑其不宜先正之格言不可以私心度其未至而積引繁雜瑣陳利害快愚賤之鄙心以要譽乘時勢之偶然以改圖一人之識而欲盡天下之理一端之得而欲強百致之齊焉隱見以虧短成法倚古語以譏駁時宜言不如其心不如其理窮工極變以盡人心而亂常道尤有道者之所必絕而不使敢干夫君子所樂聽人言者嗜欲之不戢器識之不宏學問之不勉好尚之不端喜怒之不節動止之不莊出語之不正勿憚我之戒勿疑我之拒勿薄我為不足言勿怒我以姑有待如石攻玉必致其精如繩裁木必當於正則薰沐以求之拜稽以受之而唯恐其易盡如其剛直之氣不以加我而以加人則小臣僕妾且將不可以一言入而刑賞及之况僅此一二坐論之元臣而授榮辱之大權於悠悠之心口哉自仁宗之為此制也宰相舉臺諫分為敵壘以交戰於廷臺諫持宰相之短長以警擊為風采因之廷叱大臣以辱朝廷而大臣乃不惜廉隅交彈而不退其甚者有所排擊以建其所欲進而巨姦且託臺諫以登庸害乃伏於台輔宰相亦持臺諫之短長植根於內庭而假主威以快其報復於是或竄或死乃至褫衣受杖辱當世之士而好名者且以體膚之傷毀為榮其甚者布私人假中旨以居板垣而自相攻擊害又中於言路聖世之天下言愈長爭愈甚官邪愈侈民害愈深封疆愈危則唯政府諫垣不相下之勢激之也仁宗作法之涼延及五百年而不息求如唐之諫官宰相同察而不憂其容隱者且不可得况古之無人不可諫用匡君德而不以高口為習俗者養教靡剛正之元氣以靖邦家其得失豈尋常之間哉自仁宗之為此制也呂夷簡即以逐孔道輔等十人而余靖孫沔旬日再竄廷臣水火之爭迄於徽欽無日無人不爭為鼎沸論史者猶以為善政則甚矣一曲之士不足與言治道也元昊之必反弗

有傷於物而惡人之傷而物也獨切故以之驅戎無微功之計而致謹於繕修自固之中策唯其短也而善用之乃以終保西陲而困元莫於一隅若其執國柄以總庶務則好善惡惡之性不能以纖芥容而亟議更張裁飾濫敷致課抑詞賦興策問替任于綜覈名實彙立科條一皆以其心計之有餘樂用之而不儀唯其長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靖之天下人挾懷求以求試庶豐紹聖之紛紜皆自此而啟曾不知行邊靜鎮之賴以安也縣是觀之一公者皆善用其短而不善用其長故天下之不以用所長而成乎悔吝者周公而後僅見其人也夫才之所優而學亦樂赴乎其途才既優之學且資之喜怒亦因之而不可遺喜心既行而物之不傷者鮮矣才注於斯學效於斯喜怒循斯以發量之所規不能度越乎斯而欲以此舉及乎規之所不至則何如不足其所不足者上怵心於天時下增疑於物理謹以待物之至而治之以時使可受益於天下而量固未嘗不安遠也才之英發者攝而充之而時履於危危而有所懲則止故韓公之於西夏主戰而不終其刺義勇也已敵而終改若其折辱后定儲位黜姦濫匡幼主無所三思以直行其道則正以不勞心怵心於細故而全其大勇而范公憂之已急慮之已審乃使繼曲脂韋之士得依附以售其術固自天下已任之日極其量而不得有餘矣苟為君子則必知所敬矣才辯不足敬自至焉才所有餘不覺其敬之也惟其敬也是以簡也才所有餘者欲簡而不能才所不足者故不簡而不得簡之必敬敬則不容不簡以此而論二公韓之敬於所長者僅也而范公已甚矣天章開閣之後宋亂之始也范公鎮守之才好善惡惡之量為之也是以須密多知之才尤君子之所慎用也料舉試士之法有三詩賦也策問也經義也宋皆用之並相褒貶而以時興廢夫此三者略而言之經義尚矣策問者有所利用於天下者也詩賦者無所利用於天下者也則策問之賢於詩賦宜其遠矣乃若精而求之要歸而究之推以古先聖王涵泳之仁琢磨之義則抑有說焉經義之制自唐明經科之帖經始帖經者徒取其記誦則其待士者已末矣引而伸之使演其精意而為經義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於此乎取之抑使天下之士成童以後日細繹於先聖之遺書以厭飲於道腴而匡其不執故曰經義尚矣然而不保其不敵者習之斯玩之玩之斯侮之以仁義中正之格言為弋利掠名之捷徑而支離者多出於邪疲者偷安於鄙陋者仍亂其真狗彘者法傷於氣皆所謂侮聖人之言者也則明經而經已侮尊經而經以廢矣夫流之所必趨糾之以法而法愈以錮人之心是其為弊也已弊而後知之未弊之前弊伏而不覺故君子不能度士風之日偷而廢之於先而弊之顯著於初者莫詩賦若也道所不謀唯求工於音響治所勿問祇巧繪其管見其為無所利用於天下也夫夫人而知之夫人而能言之則固不得與策問爭長矣策問之興自漢策賢良始董仲舒天人之對歷數千年而見為不刊嗣起者競起以陳當時之務為得為失為利為病為正為邪為安為危人百其言言百其指以爭效之於天子天子所求於士以共理天下者正在於斯以視取青袍白之章不亦遠乎然為此說者抑未體乎先王陶淑之深心以養士習定國是知永終之敝而調之於早者也夫先王之造士豈不欲人抒其規畫以贊政紀哉乃漢之始策賢良也服官之後品行已徵成績已著三公二十石共保其為賢為不肖而後策之始進之士固不足以此為干祿之徑而自獻以言夫亦有深意存矣道莫亂於多岐政莫紊於爭訟士莫惑於揣摩天下之形勢而思以售其所欲為夫苟以策問進之則士皆於策問習之陳言不適於時則倚先聖以護其迂邪說不準於理則援往事以文其悖足未越乎閭門而妄計九州之盈虛身未試乎壁壘而輒爭一綫之安危於是說遇之小夫心胥吏之心變慕富之學依附公門以察其情教窺探時局以肆其權識人希范蔡之相傾俗競儀秦之互辯而瀟灑簡靜之休風漸焉蕩矣其用也究以無裨於用也其利也乃以成其害也言說於下聽受於上而民不偷國不什者未之有也且夫詩賦則亦有所自來矣先王之教士而升以政也豈不欲規之使圓削之使方繁之使必正求之使必剛無言而非可用無動而非可法俾皆莊肅如神乾惕如戰動敏如疾風纖密如絲雨以與天下相臨而宏濟艱難哉然而先王無事此也幼而舞勺矣已而舞象矣已而安絃操履矣及其成也賓之於飲觀之於射旅之於語津海夷猶若將遠於事情而不循乎匡直之教夫豈無道而處此以為人之樂於為善而足以長人者唯其清和之志氣而已矣不使察乎天下之利則不導以自利之私不使揣於天下之變則不動其機變之巧不使計夫天下之慮則無餘慮之依於心不使測天下之情則無私情之吝於己蓋而滌之不以鄙陋惑其心泳而游之不以紛繁亂其氣養其有用之心為有用之圖則用之也大務其無可尚之志為所尚之道則其所尚也貞諒歌愼敦於人情物態之中揮斥流俗以游神於清虛和暢之宇其賢者進於道而以容四海有萬民而有餘裕不肖者

亦敏哉其奮擊攫之情而不操人世之短長以生事而賦民蓋詩賦者此意猶存焉雖或沈溺於風雲月露之間茫然於治理而豈掉片古舞寸管以倒是非亂紀綱貽宗生民之害於無已哉錄此言之詩賦之視經義弗若也而賢於策問多矣范希文奮起以改舊制於是而浮薄之士爭起而習為揣摩蘇洵以孫吳逞王安石以申商嗚呼皆持之以進而為之和者實繁有徒以裂宋之綱維而遠摩希文之過不可辭矣若乃執政之黨人摘策問之短為之辭曰詩賦聲病易效策論汗漫難知此則卑陋已極適足資希文之一笑而已

上書糾察之言有直有佞有是天下之公是非天下之公非昌言而無諱者直也迎時之所是而是之不顧其非迎時之所非而非之不恤其是曲言而善辯者佞也是天下之公非非天下之公是大言以脅上者姦也要其所言者必明察其短長或以為病國或以為罔上或以為侵權或以為廢事引國計之瀕危指登進之失序自言妨忌者何人直摘失謀者何事乃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雖佞且姦亦託之愛君憂國之直而不避怨以相攻擊則人君為其所動也亦有繫矣乃三者之外有妖言焉非徒佞也非徒姦也託之於直以毀傷人之素履言一發而無可避無可辯也若是者於草為蓬於蟲為蠅於鳥為鵠於獸為狐風一倡而所號為君子者亦用其術以加之小人而不知其不可為也則其為妖也不可辨也凡為此言者其大端有四曰謀為叛逆曰詛呪誹謗曰內行不修曰暗通賄賂嗚呼使直不疑陳平不遇明主則廢錮終身伏仁傑非有天幸則族滅久矣不幸而為其所惑也君以殺其體國之臣父以殺其克家之子史氏且存其說以汗君子於蓋棺之後自春秋以來歷漢唐而不絕猶妖鳥蠶狐之不絕於林莽也而宋為甚王拱辰之以陷蘇舜欽杜衍也丁謂之以陷寇準也賈諤之以陷石介及富弼也將之奇之以陷歐陽修也章惇蘇軾之以互相陷也莫非妖也加之以無將之辟則曰密謀而人不覺汗之以惟薄之符則曰匿醜而跡不宣謹之以誹謗則文字皆索瘢之資計之以關通則禮際亦行私之迹辱之以贖私則酒漿亦暮夜之投人所不能言者言之矣人所不敢言者言之矣人所不忍言者言之矣於國計無與也於官箴無與也於民瘼無與也於吏治無與也大則施以覆載之不容細亦被以面目之有醜傾耳以聽道路之言而藏身託於風聞之謠事已白而自謂青備之履事無幾而猶於誅意之效無所觸而興是怪鳥之啼於坐隅也隨其影而射是蠶蠹之藏於深淵也雖有曲謹之士無得而防雖有善辯之口無從而折昏靈起而眉目不辨疲厲興而沾濡無方且亦終無如之何矣嗚呼向有明君亦豈必其難辨哉天下方定大位有歸懷逆何望也君不殺諫臣士不惜直言誹謗何為也既已登朝誰能極厥晚近信而弗與接也時方暇豫誰能謝燕游歡笑而無所費也至於宗族有讒人而小缺在腹門則間言起嬖妾有怨望而嫌終在笑則醜詆宣明主相信以素履相知以大節度以勢之所屈接以理之所無則密陳之而知其非忠斥言之而知其非直面相質許而知君子之自愛且代為之慙而恥與之爭若夫人之為賢為姦當其舉之於鄉升之於朝進而與之謀國獨契之知衆論之定已非一日何待怨隙開而攻擊進乃俟宵人之吹索而始知哉而優柔之主無救日之弓以射妖鳥則和顏以聽使盡其詞辱朝廷毒當世之士既已成乎風氣於是自命為君子者亦倒用其術以相禁制妖氣所重無物不靡豈徒政之所由亂哉人心波沸而正直忠厚之風漸焉斯亦有心所可為痛哭矣王曾嘗言謂之大罪而以山陵水石詐其有不軌之心唐介所稱真御史也張堯佐之進用陰擬出自中書貴文彥博自有國體乃以燈籠錦進奉貴妃詠詞之於大廷曾言既用謂雖強而罪不昭介賤雖行彥博亦緣之而罷相然則仁宗所終始樂聞者以曖昧之罪加人而曾與介身為君子亦利用妖人之術行卑蠶以快其心風氣狂興莫之能止乃至勤為成書如碧雲駉諸錄流傳後世為怪誕之嚆矢是非之外有毀譽法紀之外有刑賞中於人主之心則淫刑以逞中於士大夫之心則機械日張風俗之惡一邑一鄉之中狂瀾亦日興而不已有憂世之心者且勿以姦佞為防而急正妖言之辭庶有裨與

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猶臭也間之以薰則臭有所止息而何以臭之十年邪知此者而後可與言治仁宗自明道二年劉后姐始親政訖乎帝崩三十年兩府大臣四十餘人夷攷其人韓富范杜諸公之大節炳然者若而人矣抑若呂夷簡夏竦陳執中高若訥清議所交謫者抑繁有徒他如晏殊宋庠王釅丁度之浮沈而無定守者抑與焉其進也不固進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終也俄而又進矣人言一及而輒易之互相攻擊則兩罷之或大過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計偶乘而即斥之且諸人者皆有所懷來持以為用一得位而即圖嘗試而所與偕和以伸其所為者勃然蹶起來所宗主者之大用以急行其術計此三十年間人才之黜陟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

終歲更無適守民無適從天下之若驚若鶩延頸舉趾不一其情者不其何似而知大概可思矣數進而數退者或賢或佞固不可保矣則政之所由亂民之所由傷非但小人之亟代君子君子之澤不及下逮也以君子亟代君子其同也則何取乎代之其異也則亦且之令不保於夕也於且以君子而亟代小人吏民既已受小人之虐而降心如余以從之從之已夙亦不得已而安之而代之者又急反焉則前勞費而後效亦不易收且抑不敢信以為可久而志愈感力愈誦矣况以小人而亟代小人小人者各有其私以相傾而相制者也則且託於鋤莠革弊之大名以搖天下為害之實相若也而名與法則紛糾雜出而不可紀進者退矣已而退者又進矣輸忠者無可釋之憂疑懷姦者挾危機以觀望自非清剛獨立之端士且游移以冀兩容雖以利病昭著之謀猷亦乍行而無成績害者害而利者亦害邪邪者邪而貞者不能固保其貞舉其之不定也築室之不成也以求社稷生民之安乎鞏固於百年也其可得乎夫天子之無定志也既若此矣持之以靜正養之以和平需之以從容者固將望之有學有守之宰執與憂國如家之諫臣深知夫善政難行而不能永也危言難聽而不能終也無亦奉祖宗之成憲以折其狂興息搏擊之鋒銳以杜其反噬猶庶乎其有定也而為大臣者席未煖於紫禁劍已及於寢門議唐勳矣數任子矣改科舉矣均公田矣皇皇然若旦不及夕而一得當以為厚幸言路之臣若登襄唐介孔道輔者賴於於顏髮豎於頤以與當路爭衡於筆舌知不足以及相勝也而特以求伸於眉睫乃至浮薄之士心未喻君子之深衷而聞風以道和身亦試小人之沮害而望影以爭攻一波乍興波隨涌黨邪醜正之徒亦相師以相報天子且厭聞之而姦邪亦不以彈劾為恥於是祖宗朝敦龐鎮靜之風日陵日替而天下不可為矣人知熙豐以後議論繁劇痛四海激激益敵各遠敵亦悉知溫腸之始早在仁宗之世乎伊尹之訓曰咸有一德一者慎擇於先而謹司之於後也王心載寶而綱紀定法守專廷有親臣野無橫議天下永無外侮不得而乘焉嗚呼三代以下能以此言治者鮮矣宜其舉四海而淪胥之也

元吳死諒初立議者請其將破分其勢可以得志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幸遠人立說之非人皆知之誠哉其不可與謀也春秋重伐喪之既予士曰之還彼有取爾也鄰國友邦偶相失以相喻其臨服罪同好如初則非約肆淫大傷人子之心信不仁矣元吳者淪於夷之叛臣為我蠹賊者也死亦不足恤也喪亦不足矜也如其可削平以休息吾民鞏固吾宇惡容小不忍以亂大謀哉故琳說之非不可託春秋之義為之能也雖然宋至此而欲乘喪以圖諒祚誠何容易乎昔者繼遣死德明弱曹瑋欲得精兵俘孤離郡邑其地廟算無成而元昊嗣之以逞今元昊死為破分其國之說亦師瑋之智而美謂其未可邪夫所謂理勢者豈有定理而形迹相若其勢均哉度之已度之彼智者不能違勇者不能競惟其時而已繼遣雖悍不內附收束侵邊宋弗能討而撫之狀猶定難一節使耳德明嗣立需宋之寵命以雄長其部落君臣之分尚在則子奪之政猶行力誦歸降自有餘地以相待弗能為害也猶不害為田與勿庸致死於我而服之也易元昊已儼然帝制矣宋之待之者名之曰夏國則固不能以臣禮畜而視為友邦矣建郊廟立宮闈豈有一日芟夷俯首而從臣列則諒祚雖辱處於無可卻步之勢其以死爭存亡者必也且不徒諒祚已也當德明之始為之節曲者亦節鎮之偏裨幕府之參佐也元昊僭而百官設中國叛人如張元輩者業已將相自居束身歸闕不誅不廢而抑不能與徐鉉楊業同升顯列則人懷有死無降之志以為諒祚效其情其勢豈可旦暮亟推者哉繼遣之叛也雖嘗誘教邊臣董據銀州而宋不能懲厥末嘗一與交兵受其挫者張彼勢而自見其弱也及元昊之世宋一敗於延州而劉平石元孫駢首受刃再敗於好水川而任福全軍覆沒韓范王龐分招討之任僅保殘疆無能報也則中國落膽於西人狡虜益增其壯氣元而餘威固在度之彼勢既然矣且宋當德明之世去平江南下蜀西蜀破太原也宋兵猶習戰習而曹瑋以知兵世將奮志請纓由其後效固知其足恃也及仁宗之季其風將死亡殆盡肅禁之兵僅存名籍王德用伏青且顛倒於廷臣之筆古乃欲以機巧離其卻曲率屢敗疲民以求逞未有不自貶價休者矣度之已者又然也今之時非昔之時而勢可知已勢不相若而安危存亡之理亦昭然其不昧矣抑以天下之大勢言之宋從曹瑋之謀而克也則威建而可折契丹之氣亦唯昔為然而今不可也當彼之時宋與契丹猶相角而不相下則宋苟平西夏契丹且避其鋒及澶州之役一興而宋與薦噴矣劉六符片言恐喝而益弊稱納契丹之得志於宋不待夏人之援而盡宋之力以爭夏則鸚鵡之持契丹且坐乘其弊即如議者之志三大行離叛以捲土來歸一隅孤懸契丹順右臂而收之一劉裕之俘姚泓徒為赫連效

驅除耳聞且及矣矣能終存河西以臨朔漢哉宋於此時急在北而不在西明矣歲幣日增力窮坐困舍契丹以不慮而外徵幸於斗絕之西陲勝不足以立威敵則益增唇亡其如猛虎何邪况乎利誘三將之

求合於理豈可以概論哉

功名之際難言之已哉論小人也為君子者道相謀志相叶好惡相若進退相待無不可視人若己者而於此有不能忘者焉非其寵祿之謂也出而思有為於當世得君而事之才可以勝志可以伸心可以無愧大功可以成大名可以立而不得與焉退處於無能為之地則損德之情一動而不可按抑於是而於友不純乎信於君不純乎忠於氣不純乎和於品不純乎正皆功名之念為之也故君子貴道德而賤功名然後坦然以定於上下而永保其貞嗚呼難言之矣韓富二公之相為輔車也舊矣富任中樞而韓出安撫不以為嫌也富方升而韓不為貶夫豈待是以收厚賞哉富亦辭榮有素非有懷祿固寵之情也然而陰目空著實為隱憂成張耳陳餘之晚節無他功不自己成名不自己立懷忠愛以謀伸不克遂其匡扶社稷之風志以正告天下後世鬱悒周章成乎禍衷而不自覺也故曰功名之際難言之也是以君子以道義自靖其心而賤功名為末節誠有以也或且以致疑於韓公曰大功之所就大名之所居君子於此有讓道焉則前之定議於密勿者胡不待富於服闋之後後之抗爭於簾前者胡不留富於請外之時幸得同心之侶與協恭以允濟而消疑忌於未形韓公有餘歎焉之說也其於君子之道名取而不以誠者也夫苟秉拓達光大之衷則宗社之事苟有任之者必在我韓公固不以挾小人之量擬富之必出於此而天位去留之際國家禍福之機當間不容髮之時如其恤謙讓之文遲回而姑待避怨憎之迹作意以周旋則事機一失變故叢生庸人誤國以全身骨此道矣而公豈屑為之哉且夫英宗之嗣所欲決策者仁宗之獨斷且英宗育於宮中二十八年矣而皇子之名未正仁宗報能而韓與引退深相信也乃其後富有憾於韓韓公死而不弔際

未之覺生死不忘豈韓有以致之哉仁宗之建儲也范蜀公諱言於廷諫官交起以應之而富公居中力勸其以韓公尚未與也己而韓公入相富自以母喪去位於是韓公面對不恤惡怨迫請英宗之名起復之富塊之中正名皇子韓公固獨任焉而富不與適平而仁宗崩英宗立富官攝曹后以思廢立於是危言以鎮壓曹后調和兩宮宗社無動搖之憂韓公亦獨任焉而富不與曹后無歸政之志韓公厲聲迫請撤薦於衣裾尚見之餘韓公又獨任之而富不與於是而富快快求罷出守揚州嫌卻自此開矣及乎英宗早折韓公受憑凡之命請力疾書名以定神宗而折太后舊窠求免之邪心富既出守韓公自獨任之富固不得而與也凡此數不得與者自後而言富以含愠去而自不欲居其任自前而言富以子道在而固不得與於聞乃持此以開隙於趣向同歸之益友富於是乎不得允為君子矣夫此二公者或收功於西陲或著節於北使出入兩府通顯已極人望咸歸君心式重與乎定策而位不加崇局外置之遑回而審可否者已熟然而廷臣爭請膺滿公軍未能決之一朝者有聞之者也曹后之情任守忠輩宵人之計已岌岌矣則斯舉也獨任之則濟分任之則疑韓公他日或告以蹉跌而身不保公歎曰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以此為心忘其身矣而何有於人功可分名可讓而死不可要人而與其專死也非專功也何容輕議哉夫富公固非有異志者而觀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故出使而發視國書以免呂夷簡之陷則奮不顧身以疆人主以犯母后以折姦邪者誠非富之所能與後必相待而相讓不我沮也而固不能我決也且從容審量而授我疑也仰質皇天昭對皇祖捐省夢魂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後世可為則為之可言則言之已耳富實然以功為不可獨成名為不可獨尸期遠怨於朋友而坐失事機為社稷臣者豈若是國家之不幸也多矣伊尹遭桐葉未與周公破斧君顛常聞富懷不平之心自媿於君子而韓公何憾焉夫韓公不以功名之志期富其待之也厚矣惜乎富之末喻也

宋論卷五

英宗

集思廣益而功不必自己之大臣之道也而抑有不盡然者非光大宅心而忠忱不渝者其孰能知之夫博訪於前以盡人之才分功於後以獎人之善是道也則亦惟其當而已矣用人則求公論而後斷之以其真其合者則曰此眾之所允愜者也行政則訪羣議而後折之以其理其得者則曰此眾之所襄成者也此其所當者也若夫宗社之所以安大臣之所以定姦邪類同於旁主心疑於上事機決於俄頃禍福分於毫釐則疏遠之臣民既非其所深喻即同朝共事無敢立異而願贊其成者或才有餘而志不定或志可任而才不能勝徒取其志則清謹自矜之士臨之而難折羣疑抑取其才則妄興微利之人乘之而倒持魁柄如是者雖人而任獨非為擅也知之已明審之已定握之於幽微之存主而其發也如江河之決不求助於細流是道也伊周之所以靖商周慎守其獨知而震行无咎夫孰得而與之哉三代以還能此者惟韓魏公而已矣霍光之敢於易位也張安世田延年之共成之也所以然光於大臣之道未絕而神志不足以充也且其居功受賞之情不忘於事後則固斷之以獨而不可也而韓公超然遠矣人主長矣而母后之簾不撤宵小持其長短誘譖繫輿以惑女主而英宗之操縱在其掌中於斯時也非獨張昇曾公亮趙鼎之不能分任其死生即文富二公直方剛大之氣至此而不充故決取何日之言如震雷之迅發而叱殿司以速撤但以孤忠託先君之靈爽而不假片言之贊助其坐政事堂召任守忠斥其惡而速驅以就氣必不以告趙鼎而制之以勿敢異同嗚呼以如此事而各謀於庶尹會議於堂皇臆書於章奏求其事之不備也幾何哉劉瑾一導淫之小豎耳非有愛感宮闈動搖神聖之危機也韓文偁之李夢陽成之九卿隨聲而和之劉謝居中而應之李東陽王鏊倪仰其間亦非素結瑾以徽榮者而參差巨柄竟以空朝廷而長宵人之氣况守忠所挾者垂簾之母后所欲動搖者入繼之嗣君則天位危而顧命大臣之氣死在俄頃間此何如事而呼將伯之助以召不測之憂哉韓公之獨任於己也其志之真盟於夢寐其道之正積於生平其情之定忘半生死其力之大發以精神功何必不自己成名何必不自己立而初無居功立名之心可揭日月以告之天下易曰或從王事知知光大也知光

船山遺書

大之獨行而無所恤乃可以從王事臣道之極致也太富諸君子且不難推而置之局外而況他有所倚哉趙汝愚之未能此也非韓侂胄不足以立功而事權失矣雖有朱子不能善其後也夫韓公之坦然無懼而以為己任非一日也其請皇嗣也仁宗曰朕有此意久矣誰可者斯言也在仁宗為偶然之語而使願瞻應謹者聞之必震慄失守而不敢爭公且急請其名以宣示中外視神器之所歸如獻酬之爵唯所應得者而揖讓以將之此豈文官諸公所能任而內無可援引之后妃下無可居間之宦寺則即有姦邪亦不能挾以為名而相枝害為仁由己豈難義者之所可與於斯乎無樂取人善之虛衷不足以經庶務無獨行其志之定識不足以任大謀剛愎自用者及其臨事而待命於人斗筭之器所受盡而資於瓶盞必然之勢也漢王典禮之議古今之公論集焉夫論而論之亦易辨矣精而論之言必有所衷道必有所察齊倫不容以毫髮差名義不可以形勢變未易易也如高古有可引而引之言有可以奪彼而抗言之則匪徒其邪也其正者亦以數天理而傷教本豈易易哉人之有倫也有同焉者有異焉者同焉者理之在天下者也異焉者理在夫人之心者也胥天下而親其親長其長一也統之於一其義昭明歷古今統上下而不容異無所異則無所容其辯矣乃人各親其親非以天下之所必親而親之人各長其長非以天下之所必長而長之則名同而實異道同而德異義理同而性情異執彼以概此辯愈繁而心愈離非精義以悅心者弗能與於斯故曰未易易也以漢宣之於史皇孫光武之於南頓府君例英宗之於漢王者非也漢宣雖繼孝昭以立而孝昭不以宣帝為子宣帝亦未嘗以孝昭為父非若英宗早育於宮中業已正皇子之名也光武上繼元帝序七廟之昭穆而已光武之生不逮元帝遭國中地當起庶宗自自戰以復漢社稷其不父元帝而必父南頓尤烈於漢宣故必正名南頓府君曰皇考親奉祀焉不可委之伯叔之子而自忘其所生也則固與英宗無中興之功烈而仁宗實為其禰異矣故以二帝擬英宗而等仁宗於孝昭孝元不協於仁宗之心不協於仁宗之心則英宗之心亦不協此溫公欲以厚仁宗而不知適以薄故曰非也若夫歐陽永叔緣為其父母之文以正漢王皇考之稱其不中於禮夫人而知之而未知其所以非也為其父母服期此大夫以降世祿之家為人後者得伸於其所生爾天子絕期不得伸也而復制期服蓋天子者皇天上帝明禮之所主七廟先皇禘祫之所依天下生民无后父母之所託故於伯

叔父之應服期者生而臣之沒而從為諸侯錫衰之禮尊伸而親屈是以絕期而出後於天子則先皇未莫大之任於其躬可以奪其所自生之恩德則與世祿之子僅保其三世之祀者殊也則使英宗立而後漢王薨不得為之服則父母之稱不足以立矣而時無能以此折水叔之非也溫公曰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者非也漢王之始由節度使而封郡王由郡王而贈漢王皆以其宗故而受殊禮則仁宗之為英宗報本地也久矣蓋其封贈不為加榮即如其前不為有闕子不得以其尊加之於所生而取以爵祿固心之所有憚而實心之所弗忍者也則封贈之說不可行矣以所生言之則父也以族屬言之則猶之平凡為伯父者之為皇伯也固為伯父不待立名實非伯父名非由我而為之名曰皇伯固不如無為之名而心可以安故溫公之說亦曲就而非正也至若王珪之言曰陛下所以負宸端見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此言何為而至於人子之耳哉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傳之子孫為德而不可忘則是以富貴故而父非其父以富貴所不在故而不父其父見利忘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泯矣孝子於此將有懷慙自痛追悔出繼之非故展天下脫之而逃耳以小人之心議天倫之大沒天地祖宗之重任懷其其身庇其子孫之私恩珪乃昌言此不道之說於廷而當時猶以為允世教之哀非徒小人之亂之矣夫漢王既不可稱考抑不可稱伯此中書所為駁珪等議而議以當稱何親珪等窮矣高據典禮以求其允恹自可不窮漢王已薨書召弟及姪若祭則天子於伯叔無喪畢致祭之禮漢王自有子孫世其爵延其祀俾世勿絕則所以報本者已遂而歲時修舉自屬漢國之小宗天子弟與焉天子弟與則稱謂可絕又何必致疑於名之何稱而徒滋聚訟哉然而英宗有難處者於此君子之守道也不昧其初漢王之薨英宗嘗執三年之喪矣未為天子而父之已為天子而不父則始末不相應而前之哀戚以大位而改其素安能不耿耿焉此則仁宗之過也業已方四歲而育之宮中者二十五年知之非不深矣漢王超進大國之封為英宗故立之非不決矣而不早正皇子之名別為漢王立後以定其世系仁宗一猶豫而授英宗以兩不自勝之情故以韓公之秉正而俯仰以從歐陽之議實有其難處者存也李難處而容以率然之心議之乎求盡人倫之至者研義以極其精乃能存仁以無所憾孤持一義不所諸慮以悅諸心其不勝於邪說也必矣况如王珪之以人欲滅天理者乎

宋論卷六

神宗

船山遺書

言有大而無實無實者不祥之言也明主知之知其拓落而以其相震則一聞其說而屏退之惟恐不速唯智小而圖大志大而欲飾其短者樂引取之以指天下之口而遂其非不然望而知其為妄人豈難辨哉王安石之入對首以大言震神宗帝曰唐太宗何如則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又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彼魏徵諸葛亮者何足道哉嗚呼使安石以此對應於堯舜之廷則靜言庸違之誅膺之久矣抑誠為堯舜則安石固氣沮舌噤而不敢以此對也夫使堯舜而生漢唐之後邪則有稱孔明治蜀貞觀開唐之政於前者堯舜固且揖而進之以畢其說不鄙為不足道而遽斥之何以知其然也舜於耕稼陶漁之日得一善則沛然從之豈耕稼陶漁之侶所言善言所行善行能軼太宗葛魏之上乎大其心以函天下者不見天下之小藏於密以察天下者不見天下之疏方步而言趨方趨而言走方走而言飛步趨猶相近也飛則固非可欲而得者矣故學者之言學治者之言治奉堯舜以為鎮壓人心之標的我察其情與緇黃之流推高其祖以樹宗風者無以異韓愈氏之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相續不斷以至於孟子愈果灼見其所傳者何道邪抑僅高舉之以誇其所從來邪愈以俗儒之詞章安石以申商之名法無不可曰堯舜在是吾甚為言堯言舜者危也夫堯舜之學與堯舜之治同條而其實者也安石亦知之乎堯舜之治堯舜之道為之堯舜之道堯舜之德為之二典具存孔孟之所稱述者不一定以何者為堯舜之治法哉命岳牧放四凶敬郊禋觀群后皆百王之常法惟以允恭克讓之心致其精一以行之遂與天同其巍巍故堯曰無名舜曰無為非無可名而不為其為也求一名以為獨至之美求一為以為一成之例不可得也今夫唐太宗之於堯舜其相去之遠夫人而信之矣而非出號令頒科條之大有異也藉令堯舜而舉唐太宗所行之善政允矣其為堯舜抑令唐太宗而倣堯舜所行之成蹟允矣其僅為唐太宗而止則法堯舜者不以治法明矣德協於一載於王心人皆可為堯舜者此也道貞乎勝有具天綱湯武不師堯舜之成迹無所傳而先後一揆者此也法依乎道之所宜宜之與不宜因乎德之所慎舍道與德而言法韓愈之所云傳王安石之所云至簡至易至

要者此也泉慶櫻契以其恭讓之心事堯舜上畏天命下畏民若匹夫匹婦有一善而不敢驕以所不屑唐虞之所
以時雍也顧乃取前人經營圖度之苦心以揆亂扶危者而凌躐之枵然曰堯舜之道至易而無難旦夕致也商鞅
之以脅秦孝公者亦嘗用此術矣小人而無忌憚夫亦何所不可哉揚堯舜以震其君而誘之以易揭堯舜以震廷
臣而示之以不可攻言愈高者趨愈下情愈虛者氣愈驕言及此而韓富司馬諸公亦且未如之何矣曹孟曰吾舜
禹也則舜禹矣源休曰吾蕭何也則蕭何矣姦人非妄不足以利其姦妄人非姦無因而生其妄妄人興而不祥之
禍延於天下一言而已蔽其生平矣奚待其潰堤決岸而始知其不可遏哉

君子之道有必不為無必為小人之道有必無必不為執此以察其所守觀其所行而君子小人之大辨昭矣必
不為者斷之自我求諸己者也雖或誘之而為之者必其不能自固而躬冒其為焉不然榮我者雖眾弗能驅我於
叢棘之中也必為者強物從我求諸人者也為之雖我而天下無獨成之事必物之從而後所為以成非假權勢以
迫人之應則銳於欲為勢沮而中止未有可必於成也以此思之居心之邪正制行之得失及物之利害其樞機在
求人求己之間而君子小人相背以馳明矣夫君子亦有所必為者矣子之事父也臣之事君也進之必以禮也得
之必以義也然君子之事父不敢任孝而祈免乎不孝事君不敢任忠而祈免乎不忠進以禮者但無非禮之進而
非必進得以義者但無非義之得而非必得則抑但有所必不為而無必為者矣况乎任人家國之政以聽萬民之
治古今之變遷不一九州之風土不齊人情之好惡不同君民之疑信不定讀一先生之言暮夜得之雞鳴不安枕
而揣度之一旦執政柄而遽欲行之從我者愛而加之膝違我者怒而墜諸淵以迫脅天下而期收功於旦夕察其
中懷豈無故而以一人犯兆民之指摘乎必有不可問者存矣夫既有所必為矣則所迫以求者人而所憚然忘者已
矣故其始亦勉自矜束而有所不欲為及其欲有為也為之而成或為之而不成則喜怒橫行而乘權以逞於是夫
不避之事其夙昔之所不忍與其所不屑者苟可以濟其所為而無不用於是而其獲效於天人者昭著而莫能揜夫
苟以求己求人必為必不為之衡而定其趨嚮則豈待決裂已極而始知哉故王安石之允為小人無可辭也安石
之所必為者以桑羊劉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堯舜之道則固自以為是斤之為非而不服若夫必不可為

者即令其反己自攻固莫之能遁也夫君子有其必不可為者以去就要君也起大獄以報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毀
游士也喜諂諛而委腹心也置選卒以察誹謗也毀先聖之遺書而崇佛老也怨及同產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
死魄喪而捨宅為寺以丐福於浮屠也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窮瀕死而不為者也乃安石則皆為之矣抑豈不知
其為惡而冥行以蹈汚塗哉有所必為骨體肉憤氣溢神馳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則荆棘生於腹心怨毒興於骨肉
迨及一躡而萎縮以沈淪其必然而矣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違者天之時任民之憂而不能拂者民之氣思而
得之學而知其未可也學而得之試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皆可矣而人猶以為疑則且從容
權度以待人之皆順如是而猶不足以行反己自責而盡其誠之至誠至矣然且不見獲於上不見信於友不見德
於民則奉身以退而自樂其天唯是學而趨入於異端行而沈沒於奸利興羅幟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姦妄則弗
待遲回而必不以自喪其名節無他求之已者嚴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勝也唯然則安石之為小人非苛責之
矣或曰安石而為小人何以處夫驕貨擅權導淫迷亂之弊宗費似道者夫宗費似道能昏荒之主而不能亂英
察之君使遇神宗驅逐久矣安石唯不如彼而禍乃益烈議議之辨硜硜之行奚足道哉

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當國大臣無能達其意而善謀之者於是而王安石乘之以進帝初蒞政謂文彥博曰養兵
備邊府庫不可不豐此非安石導之也其志定久矣國家之事相仍者之必相變也勢也大張之餘必仍之以弛大
弛之餘必仍之以張善治者酌之於未變之前不極其數持之於必變之日不毀其度不善治者反此而大張大弛
相乘以勝則國乃速敝夫神宗固承大弛而勢且求張之日也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休息之是
也解散以休息之則極乎弛之數而承其後者難矣歲輸五十萬於契丹而頰首自名曰納以友邦之禮禮元昊父
子而輸繒帛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宰執大臣侍從臺諫胥在廷在野賓賓噴噴以爭辯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
焉若天建地設而不可犯國既以是弱矣抑幸無耶律德光李繼遷輩悍之力而暫可以賂免非然則劉六符虛聲
恐喝而魄已喪使疾起而捲河朔以嚮汴雒其不為石重責者何恃哉於是而神宗若處梅棘之臺盡然不容已於
傷心奮起而思有以張之固仁宗大弛之反授之以決裂之資然而弗能昌言於眾以啟勁敵之心但曰養兵備邊

待廷臣之默喻宰執大臣惡容不與其焦勞而思所以善處之者乎夫神宗之謀在急以貧為慮而不知患不在貧故以召安石聚斂之謀而散天下然而無容怪也凡流俗之說言強國者皆不出於聚財之計太祖亦嘗為此言矣飽不宿則軍易潰賞不重則功不興器仗甲冑牛馬舟車糗糧芻稿椎牛醢酒不庀不腆則進不速而則不固夫孰謂其不然者要豈有國者之憂哉漢高起於亭長無儋石之儲秦據六國之資斂九州之賦於關中而不能與爭一戰之生死且以為興亡之大數置勿論也劉裕承桓元播亂盧循內訌之餘以三吳一隅之物力俘姚泓縛慕容超拓拔氏束手視其去來而莫之敢較唐積長安之金帛米粟安祿山擁之而肅宗以朔方斤齒之鄉崛起東嚮驅之速適德宗匹馬而入梁州硤碣之土困朱泚而誅夷之則不待積財已豐然後可強矣而挫寇亦較然矣若夫仁宗之過於弛而積弱也寔不在貧也密勿大臣如其有定議與止告神宗曰以今日之力用今日之財西北之事無不可為也仁宗之休養四十年正留餘聽之人心以待後起之用而國家所以屈於小醜者未得人耳河北之能圍圍以待用者誰恃而可也綏遠之能建威以制寇者誰恃而可也守先皇之成憲而益之殷憂待之十年而二虜已在吾指掌則仁宗不言之隱早授以宅心定志之宏圖而戰其求盈無已之妄安石揣摩雖工惡能改無暇之王哉夫宋之所以財窮於薦餽國危於坐困者無他無人而已矣仁宗之世亦孔棘矣河北之守自畢士安撤備以後置之若遺西事一興韓范二公小為補葺輒貢心膽寒裂之語張皇自炫二公雖可分閭閻不能出張子房李長源之上藉使子房執桴鼓以敵秦項長源佩囊鞬以決安石勢固不能而其為彭韓李郭者何人宋固不謀也懷黃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僅一王德用狄青而猜防百至六豈無可恃之才哉使韓岳劉吳生北宋之代亦且束身偏裨老死行間無以自振黃天蕩米德鎮鵠塘和尚原之績豈獲一展其雄邪唯不知此而早以財置自沮乃倉窮民之銖累止以供無益之狼戾而畜其所餘以待徽宗之奢縱若其所恃以挑敵者王韶已耳徐禧已耳高遵裕已耳又其下者宦者李憲已耳以兵為戲而以財為彈雀之珠當國大臣無能以定命之計謀為神宗辰告徒欲摧抑其有為之志宜神宗之厭薄已亟固必曰贊仁宗四十餘年養癰之患者皆此儔也言之徒長祗益其驕而已嗚呼宋自神宗而事已難為矣仁宗之弛已久仍其弛而固不可張其弛而又已幸然而酌其所自弛以漸張之猶可為也

過此而愈難矣安石用而宋故安石不用而宋亦故神宗急進富公與謀而無以對也宋之日故以即於亡也可於此而決之矣

王安石之未試其虐也司馬君寔於其新參大政而曰眾喜得人明道亦與之交好而不絕迨其後悔前之不惜而已晚矣知人其難洵哉其難已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夫知言者豈知其人而言哉言飾於外志藏於中言發於先行成於後知其中乃以驗其外致其成乃以印其先外易辨而中不可測後易覈而先不能期然則知言者非知其人而言可知已商鞅初見孝公而言三王則固三王之言矣王莽進漢公而言周公則固周公之言矣而天下或為其所欺者知鞅莽之言而不知三王與周公之言也知言者因古人之言見古人之心尚論古人之世分析古人精意之歸詳說群言之異同而會其統宗深造微言之委曲而審其旨趣然後知言與古合者不必其不離矣言與古離者不必其不合矣非大明終始以立本而趣時不足以與於斯矣立聖人之言於此以求似無不可似也為老氏之言者曰虛靜虛靜亦聖人之德也為釋氏之言者曰慈閱慈閱亦聖人之仁也為申韓管商之言者曰足兵食正刑賞者亦聖人之用也匿其所師之邪慝而附以君子之治教奚辨哉揣時君之所志希當世之所求以獵取養訓而跡亦可以相宣當其崇異端尚權術也則弁髦聖人以恣其云為及乎君子在廷法言群進則抑撫拾堯舜周公之影似招搖以自詭於正夫帝王經世之典與貪功謀利之邪說相辨者在幾微則尚色莊以出之而不易其懷來之所挾言無大異於聖人之言而君子亦為之動無感乎溫公明道之樂進安石而與之言也夫知言豈易易哉言期於理而已耳理期於天而已耳故程子之言曰聖人本天異端本心雖然說也以折浮屠惟心之論非極致之言也天有成象春其春秋其秋入其人物秩然名定而無所推移此其所昭示而可言者也若其密運而曲成知大始而含至仁天奚在乎乎人之心而已故聖人見天於心而後以其所見之天為神化之主知言者務知其所以言之密藏而非徒以言也如其有一定之是非而不待求之於心則惻但不生於中言仁者即仁矣蓋惡不整其言義者即義矣飾其言於仁義之圖而外以毒天下內以毀廉隅皆隱伏於內而仁義之言抑可不察安石之所能使明道不斥絕而與之交者此也當其時秀慧之士或相獎以寵榮或相溺於詩酒而有人焉言不及

於戲豫行不急於進取則奉天則以鑿之而不見其過將以為合於聖人之言而未知聖人之言初不僅在於此乃
揖而進之謂是殆可與共學者與寔則懸之隱與聖人傳心之大義微言相背以馳尤甚於戲論說過之徒何則
彼可裁之以正而此不可也若溫公則愈失之矣其於道也正其於德也疏矣聖人之言言德也非言道也而公所
篤信者道其言也尤非言法也而公所確持者法且其憂世也甚而求治也急則凡治之有故引之有徵善談當
世之利病者皆嘉予之而以不謬於聖人之言於明道肅然敬之矣於安石竦然慕之矣乃至於蕩開敗度之蘇
氏亦翕然推之矣侈口安危則信其愛國極陳利病則許以優民博徵之史則喜其言之有餘雜引於經則羨其學
之有本道廣而不精存誠而不知問邪於以求知人之明不為邪慝之所欺必不可得之數矣凡彼之言皆聖人之
所嘗言者不可一概折也惟於聖人之言洗心藏密以察其精義則天時物之變極乎深而研以其幾然後知堯
舜周孔之治教初無一成之軌則使人揭之以號於天下此之謂知言而人乃可得而知固非溫公之所能及也窮
理而後詭於理者遠盡性而後淫於性者誣至於命而後與時偕行之化不以一曲而蔽道之大全知言者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之謂也明道早失之而終得之溫公則一失已彰而又再失焉悔之於安石敗露之餘而又與蘇氏為
緣無他在知其人之言而不知古今先哲之言也

熙豐新法書之已烈者青苗方田均輸手實市易皆未久而漸罷哲徽之季姦臣進紹述之說亦弗能強天下以必
行至於後世人知其為虛無復有言之者矣其元祐廢之不能廢迄至於今有名寔相仍行之不革者經義也保甲
也有名異而寔同者免役也保馬也數者之中保馬之害為最烈保馬者與民以值使買馬給以牧地而課其孳生
以輸之官洪武以後固舉此政於淮北山東而廢牧地愚民貪母馬之小利於目前幸牧地之免征於後世買孳
而任之遺其子孫貧弱種馬死牧地徒闕歲納馬馬不能良則折價以輸一馬之值至二十五金全積於闕寺而國
無一馬戶有此役則貧餓流亡求免而不得皆保馬倡之也夫馬非其地弗良非其人弗能牧也水旱則困於鬻粟
寒暑則死於疾役惟官有牧苑而群聚以恣其游息官有牧人而因時以蠲其疾官有牧資而水旱不窮於飼則一
虛一盈孽產自倍自成周以迄於唐皆此制也漢唐車騎之盛用悍邊陲而不憂其匱索何以誘愚民而使陷於死

亡哉行此法者曾不念此為王安石之虐政徒以殃民而無益於國馬相踵以行禍延無已故曰言最烈也保甲之
法其名美矣好古之士樂稱說之飾文具以塞責之俗吏亟舉行之以為可使民之親睦而勸於善邪則非片紙尺
木之能使然矣以為團聚而人皆兵可以禦敵邪則寇警一聞而攜家室故非什保之所能制矣以為互相覺察而
姦無所容邪則方未為盜誰能詰之既已為盜乃分罪於鄰右民皆重足以立矣以為家有器仗盜起而相援以擒
殺之邪則人持數尺之杖鉅鎗之鉢為他人以與盜爭生死誰肯為之責其不援而加以刑賊吏猾胥具乘之以索
賄而民尤無告矣如必責以器仗之精部隊之整養勇者賞之豪傑者長之始勸以烏雄終任以嘯聚當熙豐之世
乘以為盜者不一而禍危昭著者則鄧茂七之起殺掠徧於閩中寔此致之也溺古不通之士與導民之化理固國
之洪猷寶此以為三代之遺美不已愚乎免役之愈於差役也當溫公之時朝士已群爭之不但安石之黨也民亦
受免役之苛索而終不願差役者率天下通古今而無異情驅遲鈍之農人奔走於不習知之政令未受役而先已
魂迷既受役而弗辭家破輸錢畢事酌水亦甘不復怨杼柚之空於室矣故免役之害日增而民重困者有自來矣
自宇文氏定租庸調之法以徵之民也租以田庸以夫庸者民之應役於官而出財以輸官為雇役之稍食也庸者
征而役免矣承平久而官務簡則庸恒有餘而郡庫之積以豐見於李華所論清河之積財其徵也及楊炎行兩稅
之法概取之而斂所餘則歸之內帑於是庸之名隱而雇役無餘資五代僭偽之國地狹兵興兩稅悉充軍用於是
而復取民於輸庸之外此重征之一也安石唯務聚財復行雇役之法取其餘羨以供國計而庸之外又征庸矣然
民苦於役乃至破產而不償責抑不復念兩稅之已輸庸甯復納錢以脫差役之苦由是而或免或差皆項屠以責
之民民雖疲於應命然止於所應派之役而已未英不審而立一條鞭之法一切以輸之官聽官之自為支給民乍
脫於煩苛而欣然以應乃行之漸久以軍興設裁減之例截取徭徧於條鞭之內以供邊用日減日削所存不給有
司抑有不容已之務酷吏又以意為差遣則條鞭之外役又興焉於是免役之外凡三徵其役概以加之田賦而游
惰之民免焉至於亂政已亟則又有均差之賦而四征之是安石之立法已不念兩稅之已有雇資而溫公之主差
役抑不知本已有役不宜重差之也此歷代之積弊已極然而民之願雇而不願差者則脂竭髓乾而不悔也若夫

經義取士則自隋進士科設以來此為正矣納士於聖人之教童而習之窮年而究之涵泳其中而引伸之則耳目不淫而漸移其不若之氣習以視取青妃白役心於浮華蕩治之中者貞淫之相去遠矣然而士不益端學不益醇道不益明則上之求之也亡寔而下之習之也不令也六經語孟之文有大義焉如天之位於上地之位於下不可倒而置也有微言焉如玉之韞於山珠之函於淵不可淺而獲也極之於小而食息步趨之節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擴之於大經邦制遠之猷引伸之而各盡其用也研之於深保合變化之真寔體之而以立其誠也所貴乎經義者顯其所藏達其所推辨其所異於異端會其所同於百王證其所得於常人之心而驗其所能於可為之事斯焉尚矣乃司試者無寔學而干祿者有鄙心於是而王藝錢福之徒起而為苟成利試之法法非義也而害義滋甚矣大義有所自止而引之使長微言有所必宣而抑之使隱配之以比偶之詞絡之以呼應之響言詞賦之陋格以成窮理體道之文而使困於其中始為經義者以革詞賦之卑陋繼乃以詞賦卑陋之成局為經義則侮聖人之言者白首經營傾動天下而於道一無所覩如是者凡屢變矣而因其變以變之徒爭肥瘠勁弱於鏡影之中而心之不一靈已瀕乎死風愈降士愈偷人爭一牘如兔園之冊復安知先聖之為此言者將以何為邪是經義之納天下於弊替者自成宏始而潰決無涯豈安石之為此不善哉合此數者觀之可知作法之難矣夫安石之以成憲為流俗而亟改之者遠奉堯舜近據周官固以脅天下曰此聖人之教也夫學聖人者得其精意而古今固以一揆矣詩云思無疆思馬斯臧此固自牧畜之證而保馬可廢矣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不責民以弭盜之證也而保甲徒勞矣周官行於千里之畿而胥盈於千徒溢於萬皆食於公田此民不充役之驗也則差役之虐政捐而免役之誅求亦止矣記曰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則經義者為良法也而曰順者明不敢逆也為瑣瑣之法以侮聖言者逆也繼其逆而士可得而造存乎其人而已矣誠得聖人之精意以行之而天下大治自立辟以擾多辟之民豈學古之有咎哉

老氏之言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言兵者師之為亂而已矣王韶請擊西羌收河湟以圖夏王安石稱為奇策而聽之誠奇矣惟其奇也是以進無尺寸之功而退有邱山之禍也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正不足而以奇濟之可以暫試不可以常用可以脫險不可制以勝可乘疲寇而速平不可禦強敵而徐效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後可奇也舍正用奇而恃奇以為萬全之策此古今畫地指天之妄人誤人家國者所以積也論者皆咎陳餘之不用李左車也使餘用左車之策韓信抑豈輕入其阱中者前車偶涉伏受挫信亦自有以制之以漢之強信之勇加脆弱之孤趙井陘小蹶四面環攻餘固無術以繼其後惡足以救其亡哉一彼一此一死一生視其力而已矣唯在兩軍相持而不犯不須與之頃姑試其奇發於其所不及防而震撓之可矣然而其不可震撓者固自若也議之於朝廷傳之於天下明示以奇而延之歲月以試吹劍首者之一快而已矣夏未嘗恃西羌以為援西羌未嘗道黃以東侵河湟之於朔方不相及也拓拔赫連端視劉裕之拔姚泓而不為之動知裕之道為已滅泓也則使宋夏盡群羌全有河湟之士十郡孤懸固不能守祇為夏效驅除其能乘風席捲進叩諒祚之壘乎如其能大舉以西征與擇大將整六師壓諒祚之疆以討之逆之罪而諒祚據賀蘭以自保於是遣偏師掠西羌以潰其腹心是或一策也收蜀者棧道劍門夾攻之術也然而西羌各保其穴固且阻頓而不能前今一矢不及於銀夏而遠涉沙磧河洮之險薄試之於羌一勝一負一叛一服且不能制羌之死命夏人睥睨而笑之然且相相自矜曰此奇策也安石之愚不可破矣在昔繼遷死德明弱德從曹瑋之請捕滅之可以震龍虬丹者彼一時也席太宗全盛之餘外無澶州納賂之辱宋無所屈於契丹內無軍士各散居歸農之令兵雖力未之餘而尚未自形其不足且繼遷肉袒稱臣與契丹為唇齒則威伸於德明而契丹自震固必然之勢也抑謂兵不可狃於不戰而以征夏之役使習勇而不倦亦其時風將猶存部曲尚整有可用之資勿以不用廢之也今抑非其時矣弛不虞之防狎安居之樂者凡數十年徒以群羌散弱乘俞龍珂內附之隙微幸以圖功然且謀之五年而始城武勝七年而始降木征操彈雀之弓欲射猛虎惡足以自強而使彼畏我以不相侵乎木征之降未幾而屢懦之秉常且馮凌而起宋之死者六十萬人其於正也無毫髮之可恃而孤持一奇以相當且其奇者又非奇也然而不敗者未之有也是故奇者舉非奇也用兵者正而已矣不以猜疑任將帥不以議論為謀畧不以文法責進止峙芻糧精甲仗汰老弱同甘苦習擊刺嚴營陳堂堂正正以臨之攻其所必救搏其所必爭誠有餘也而後臨機不決間出奇兵以迅薄之而收速效故奇者將帥應變之權也

非朝廷先事之算也趙充國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此之謂也老氏者持機械變詐以徼幸之祖也師之者速斃而

已矣

國民之交敵也自苛政始苛政興足以病國虐民而尚未足以亡政雖苛猶然政也上不任其君縱欲以矜物下不恣其吏私法以戕人民怨漸平而亦相習以苟安矣唯是苛政之興眾論不許而主張之者理不勝而求贏於勢急引與己同者以為援群小乃起而應之竭其虔矯之才巧黠之慧以為之効於是汎濫波騰以導諛言淫豐其君以毒天下而善類壹空莫之能挽民乃益怨讟乃倏生敗亡沓至而不可禦嗚呼使以蔡京王黼童貫朱勗之所為俾王安石見之亦應為之髮指而群姦尸祝安石奉為宗主彈壓天下者抑安石之所不願受然而盈廷皆安石之仇讐則呼將伯之助於呂惠卿蔡確章惇諸姦以引凶人之旅進固勢出於弗能自已而聊以為緣也勢漸迫者趨愈下志蕩於始而求正於末者未之有也是故苛政之足以敗亡非徒政也與小人為類而害乃因緣以蔓延倡之者初所不謀固後所必至也夫欲使天下之無小人人之必不列於在位雖堯舜不能其治也則惟君子勝也君子勝而非無小人其亂也則惟小人勝也小人勝而固有君子其亡也則惟通國之皆小人通國之皆小人通國之無君子而亡必矣故苛政之興君子必力與之爭而爭之之權抑必有所歸而不可以泛權之所歸者德望兼隆之大臣是已大臣不能持之於上乃以委之於群工於是而爭者競起矣其所爭者正也乃以正而爭者成乎風尚而以爭為正越職弗問矣雷同弗問矣以能言為長以貶削為榮以罷閒為樂任意以盡言而唯恐不給乃於其所言非能弗相刺謬也非能弗相刺謬也非能無已甚之辭未然而斥其然也非能無蔓延之語不然而強謂然也搗糶及於纖微之過訐諷及於風影之傳以激天子之厭惡以授群小之反攻且躍起而自矜為君子而君子小人遂雜糅而莫能致詰如攻安石者無人不欲言無言不可出豈其論之各協於至正心之各發於至誠乎乃至懷私不逞之唐炯反覆無恆之陳舜俞亦大聲疾呼咨嗟涕洟而惟舌是出於是人皆罷而空宋庭以授之小人迨乎蔡京王黼輩興而言者寂然矣通國無君子何怪乎通國之皆小人哉乃其在當日也非無社稷之臣德重望隆足以匡王而倚國是若韓富文呂諸公者居輔弼之任而持之不堅斷之不力如先世李太初之拒梅詢曾致堯王子明之抑

王欽若陳彭年識皆有所不足力皆有所不逮而以潔身引退倒授其權於新進之庶僚人已輕而言抑頓不足登人主之聽否以益安石之橫且使使才無有裨之士挫折沉淪不為國用而驅天下干祿者徼其履軌望風遙附以群陷於邪諸公過矣而韓公尤有責焉躬任兩朝定策之重折辱后之垂簾斥權奄以獨斷德威樹立巨絕古今神宗有營利之心安石挾中商之術發乎微已成乎著正其恩怨死生獨任而不可委者曾公亮王陶之瑣瑣者何當榮辱而引身遠退虛端揆以待安石之縱橫哉韓公尤過矣雖然抑非公之過也望之已隆權之已重專政之嫌先起於嗣君之肺腑則功有不敢居位有不敢安權有不敢執身有不敢辱公亦未如之何也夫東正以拒邪而使粹起爭鳴之安石不得違者公之責也斥曾公亮之姦訟韓公之忠以覺悟神宗安韓公者文富二公之責也乃文之以柔居大位無獨立之操富抑以顧命不與懷同堂之忌晚韓公之遠引而隱忍忘言及安石之狂興而姑為緩頰下與小臣固爭緒論不得則亡身休老而自詡不污亦將何以質先皇而謝當世之士民乎韓公一去而無可為矣白日隱而繁星燦曙彼之光固不能與妖孽競耀也夫神宗有收燕雲定銀夏之情起仁宗之積弛宋猶未徹非不可圖也和平中正之中自有固本折衝之道而籌之不素問之莫能酬答然且懷私以聽韓公之謝政安得謂宋有人哉無大臣而小臣瓦解小臣無可效之忠而宵小高張皆事理之必然者司馬范呂諸公強挽已發之矢而還入於設宜其難已然則宋之亡也非法也人也無人者無大臣也李太初王子明而存焉豈至此乎

論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是非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於相值正者其言恆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恆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廢言是者有功而功不必如其所期非者無功而功固已施於世人不可以廢言而顧可以廢功乎論者不平其情於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謂之非凡功皆謂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後世無能易猶且摘之曰此邪人之以亂天下者此之謂不思其反以責小人人惡得而服之已庇其身天下後世已安之而莫能易然則任一往之怨效人之詞誦而詞誦之小人之不服非無其理也而又惡能抑之章惇之邪灼然無待辨者其請經制湖北蠻夷探神宗用兵之志以希功賞宜為天下所公非亦灼然無待辨者然而澧沅辰靖之間蠻不內擾而安化靖州等州縣迄今為文治之邑與湖湘諸郡縣齒則其功又豈可沒

乎愒之事不終而麻陽以西沅淑以南苗寇不戢至今為梗近蠻之民軀命妻子牛馬粟麥莫能自保則愒之為功
為罪昭然不昧胡為樂稱人之惡而曾不反思邪乃若以大義論之則其為功不僅此而已也語曰王者不治夷狄
謂沙漠而北河洸而西日南而南澄海而東天有殊氣地有殊理人有殊質物有殊產各生其生養其所養君長其
君長部落其部落彼無我我無彼虞各安其紀而不相瀆耳若夫九州之內負山阻壑之族其中為夏者其外為
夷其外為夏者其中又為夷互相襟帶而隔之絕之使胸膈肘臂相亢悖而不相知非無可治而非不當治也然且
不治則又奚貴乎君天下者哉君天下者仁天下者也仁天下者莫大乎別人於禽獸而使貴其生苗夷部落之魁
自君於其地者皆導其人以駢戾淫虐沈溺於禽獸而培削誅殺無間於親疏仁人固弗忍也則誅其長平其地受
成賦於國滌其腥穢被以衣冠漸之摩之俾詩書禮樂之澤與焉於是而忠孝廉節文章政事之良材乘和氣以生
夫豈非仁天下者之大願哉以中夏之治夷而不可行之九州之外者天也其不可不行之九州之內者人也惟然
而取蠻夷之土分立郡縣其功溥其德正其仁大矣且夫九州之內之有夷非夷也古之建侯也萬國皆冠帶之國
也三代之季暴君代作天下分崩於是而山之陬水之濱其君長負固岸立而不與於朝會因異服異制以趨苟簡
至春秋時莒杞皆神明之裔為周之藩臣而自淪於夷則潞甲之狄淮浦之夷陸渾之戎民皆中國之民君皆諸侯
之君世降道衰陷於非類耳昭蘇而豐被之固有待也是以其國既滅歸於侯服永為文教之邦而藝倫攸叙故春
秋特書以大其功豈云王者不治而任其為梗於中區乎永嘉之後義陽有蠻夷號仇池有戎名迨及蕩平皆與汗
維豐鎬無異矣然則辰沅澧靖之山谷負險阻兵者豈獨非漢唐政教敷施之善地與出之泥滓登之雲蓬雖有誅
戮仁人之所不諱而勞我士馬費我芻糧皆以保艾我與相接壤之婦子勞之一朝逸之永世即有怨咨可弗避也
君天下者所宜修之天職也夫章愒之立心逢君生事以邀功誠不足以及此而既成乎事因有其功既有其功終
不可以為罪近於今日其所建之州縣存者猶在目也其治之以設若城步天柱諸邑之幕布者抑在目也而其未
獲平定為苗夷之穴以侵凌我郡者亦可覩也孰安孰危孰治孰亂孰得孰失徵諸事問諸心奚容揜哉概之以小
人而功亦非是亦非自怙為清議弗能奪也雖然固有不信於心者存矣

